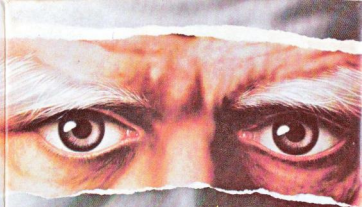




# 敵不敵 知否知否

JEFFREY ARCHER 著 · 潘岳 譯



# 傑弗瑞·亞契爾 知語總統

JEFFREY ARCHER 著 謝其穎 譯

傑弗瑞·亞契爾——這位聲名顯赫的偶像人物，一九四〇年出生，牛津大學畢業，曾經獲選為英國國家代表隊的百公尺選手，二十九歲那年，成為英國國會中最年輕的下議院議員。目前，更投身於第一流的國際暢銷小說大園之林，舉世性癖為「當代最會講故事的才子之一」。亞契爾膾炙人口的名著「浪蕩女子」，曾冠蓋代名著精選九十九，被譽為「全英暢銷全稱的冠軍寶座」，登榜長達近半年之久，備受國內讀者熱愛，本書是他另一部深具代表性的金榜名著。

要不要告訴總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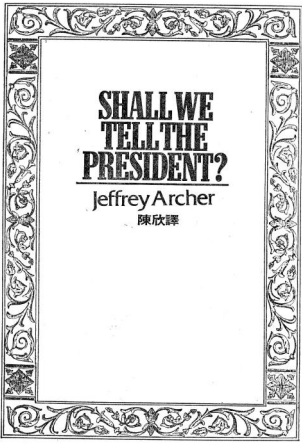
時間定在一九八三年的三月三日，對象是順利就職已經兩年的美國總統

愛德華·甘迺迪

晚上七點半，聯邦調查局敬備情報，八點半，五位幹探跑出機庫，九點半，四位已被撲殺。這位甘迺迪王爺的第三位繼承者，生命只剩七天，要不要告訴……

當代名著精選131

# 要不要 告訴總統



# **SHALL WE TELL THE PRESIDENT?**

---

Jeffrey Archer

陳欣譯

#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

梁實秋

翻譯是件苦差事，能力高的人多半不肯做，能力差的人一定做不好。可是我們需要翻譯，因為能直接讀外文書的人畢竟不多，普通外文也不易體會得原作的妙處。翻譯的作品，開拓我們的胸襟，擴大我們的視野，是現代人不可缺少的精神糧食。

可譯之書甚多，當代小說是其中重要的一部份。小說的重要性已漸取代詩與戲劇的地位。皇冠「當代名著精選」就是以介紹歐美暢銷

小說為目標。先是參考紐約時報「最佳暢銷書金榜」，然後加以選擇淘汰，故謂之精選。

一本書能暢銷，必有其能暢銷的道理。那道理若能長久的顛撲不破，那本書便會長久的存在，不僅是暢銷一時。能暢銷一時，也可以說是一本書成為經典之作所經過的一種測驗。有那麼多的人喝采叫好，決錯不了。現代的讀衆的程度已不同於往昔，能欣賞「灰子營」的人很多，能讀和「陽春白雪」的人也不少。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於兩年多來出版了一百多種，每星期出版一冊，主持者和翻譯者的眼力、魄力、精力、毅力，只可以用 *incredible* (巨大絕倫) 一字來形容。令人十分佩服。

## 主要人物表

尼克·史丹——聯邦調查局華盛頓行動室主任。

格蘭·南那——聯邦局行動室緝捕組組長。

麥可·安魯斯——緝捕組組員，本書主角。

巴比·可威——緝捕組組員。

哈特·麥生——聯邦調查局局長。

伊麗莎白·達斯德——威爾遜醫藥中心的女醫師。

卡基羅·卡菲基斯——希臘移民，本書關鍵人物。

拉夫·馬遜——退還聯邦局特工，參與謀殺案。

東尼——義大利籍駕車能手，流氓，參與謀殺案。

阮道賢——越南籍殺手。

彼得·尼可生——槍枝販賣商，策劃謀殺案的「主席」。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日

星期二

中午十二時二十六分

「我，艾德華·摩爾·肯尼迪，莊嚴地宣誓……」

「我，艾德華·摩爾·肯尼迪，莊嚴地宣誓……」

「……我將虔誠地執行美國總統的任務……」

「……我將虔誠地執行美國總統的任務……」

「……將我的能力來防護、保衛、防禦美國的憲法。」

「……將我的能力來防護、保衛、防禦美國的憲法。」

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產生二個掌握了美國最高政治地位的兄弟。

他的手按在聖經上。這本聖經是屬於他們的祖母，也是第三十五任總統宣誓時用的那一本。第四十任總統向第四十三任的第一夫人微笑。這是個人鬥爭的終點，也是另一個人鬥爭的開始。她，肯尼迪熟悉這種鬥爭。經過激烈的選運動，在特薩克斯州休士頓民主黨全國大會上的第五次投票後，他終於以微少的多數票，擊敗了占美·卡特總統。一九八〇年十一月，經過一番激烈的競爭後，他也擊敗了共和黨的候選人，伊利諾斯州州長古士·湯普森。艾德華·肯尼迪以美國史上最少數票——147,000票，或一巴仙的多數票——當選總統。

另一個想跟他競爭的是前總統，格羅·福特。他本想以共和黨的候選人的對抗肯尼迪，但他的競選隊於一九八〇年沒有發動起來。現在他再也沒有機會了。

前總統尼克森沒有出席。

欢呼聲過後，總統等待二十一响禮炮結束。艾德華·摩爾·肯尼迪清了清喉嚨。

他轉向國會廣場上五萬名人民與全國電視前的二億人。不像他的哥哥約翰的時刻那樣必須帶上皮包及大衣，一月尾的氣候格外溫暖。國會大廈擠滿人群的東部一片濕灘地，聖誕節的雪花已消失了。

「副總統布賴特，首席法官，卡特總統，副總統蒙代爾，尊敬的主教，同胞們。」

第一夫人注視著，時不時在她丈夫的演詞中發現她所推荐的字眼或詞句而微笑。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他們的一天是在早上六點三十分開始。他們兩人在前一晚的就職音樂演奏會後就未曾好好睡過。肯尼迪為他的就職演說作最後一次的演習，在一些重要的字眼下劃線，作一些微小的更改。比利·沙利根前晚來了電話，要他鼓勵國內童軍注重歷史。肯尼迪本來就喜歡修辭，所以他很容易就把這些補進演詞中去。

肯尼迪起身，靜靜地洗臉刮胡子，穿上件綠色衣服，打上領帶。他從臥室的窗口望向門外，草率而又含糊的，在晨光下閃耀的波托馬克河。他腳下還在睡覺的妻子的面龐，然後慢慢地走下樓梯，走向三層是以橡木建造，教堂般的客厅。從玻璃造的第四面牆望出去，肯尼迪再次看到波托馬克河。今天他就遷移到河對岸。

走過拱門，肯尼迪走進大廳。他照樣這五海軍大家族的管家，靜靜地打開門。他知道這當選總統要去那里。他走出大門時，一位由白宮派來，陌生的司機走前來迎接他的這位新主人。他是第一個說：「早安，總統先生」的人。肯尼迪放下手錶，這種致意提早半小時。第二十三條修正案要他在中午十二點三十分正式宣誓過後，才能使他當上第四十任總統。現總統及他的職員將在十二點正離開他的辦公室及產房。

肯尼迪很想駕駛他自己的汽車。但不是今天，或者以後的八年都不可能了。他靜悄悄地坐進他的波克亞GTO車內，留意地望向他那幢時髦的房子，一所擴長，由設計又愛國國家紋內約翰·肯尼迪的坟墓的設計師，約翰·卡·華納所設計的建筑物。他望向窗戶都已放下的臥室窗口。他的三個孩子還在睡眼惺忪中。

一英里外，在維基尼亞州，友連區的珍橋路上，羅拔·肯尼迪的遺孀，埃塞爾·正離開她的家。

他的「波克亞」在屋子的圓道上行駛，有兩輛車在前，兩輛車在後護衛著——肯尼迪從此以後不會再一個人了。然而，確實地說，今天跟過去十六年的任何一個星期二並沒有什麼差別。

車子沿著波托馬克河經過喬治·華盛頓紀念公園大道駛上山去。五輛車停了下來。沒有記者在場。肯尼迪從「波克亞」內站出。這是他最後一次以公民身份出現。他曾要求在今天的這段時間不要有新聞報導，而大眾廣播界都尊重他的要求。他站在約翰及羅拔的墳地，靜靜地低下頭祈禱。埃塞爾·肯尼迪已在那兒。他們寒暄了陣子。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他停留會兒，望向河對岸華盛頓市內白色閃閃發光的紀念碑。三十分鐘後，他坐進他的「淡灰亞」車子，最後一次駛回奔表連區去。他的廚師、史提文，已替他弄妥了份輕簡的早餐。琼、卡拉、帕特里克，及她都興奮地在早餐室等候着他。當選總統隨意吃着早餐，同時掃視下「華盛頓郵報」及「紐約時報」。這兩份報紙都想給這位新的國家首席行政人員一個新的開始，所以它們避免提起過去的丑聞。肯尼迪的行政助理，李察·伯克走到他身邊時，他轉過身來。

「早安，參議員。」

「早安，李。一切都弄妥當了？」他微笑着說。

「應該是，先生。」

「好。何不像平常的日子一樣地？別擔心我。我會根據你的提示行事。你要我先做什麼？」

「已收到842封電報及2412封信件，但這些可以擱下先，只是那些州長，在十二點以前我必須把信弄妥。」

「今天就讓他們定個時間。他們喜歡這樣。我會簽好每一封信的。」

「是的，先生。我已弄好你的行程。在十一點時，在白宮內與卡特總統及蒙代爾副總統進餐，然後就是就職禮。你當上總統後的第一個小時，你參加參議院的午餐會，然後，在白宮前參觀就職游行。」

他克交給他一張三乘五吋的索引卡片。五年來他每天都是這樣做的。卡片中間縮地寫着參議員每個小時的行程表。今日似乎比往常較少活動。卡尼迪拿起那些卡片塞進大衣的衣袋，向他的行政助理道謝。琼、肯尼迪她坐在餐桌邊站起，整個世界的人還不知道她是否能勝任地當第一夫人。當然，很多年來她一直被杰奎琳的影子所籠罩。現在，她也要讓人知道這一個肯尼迪也是娶了個有為的女人。在這淡藍色的套房內，她等候着丈夫的下午三個行動。

(三)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一群祝賀的群眾已在屋子外集合。

我希望下雨，保安酋長史達·耐自付地說。今天也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我知道這些人是無害的，但終究擔心有個萬一。

人群大約有一百五十人，其中五十人是屬於耐的人員。管家幫當選總統穿上內衣，女管家弗洛琳·依半頓幫她戴上帽子。

管家打開門前，遞給他那頂絨帽。這時人群歡呼起來。史達·耐不禁緊張起來，他只希望他及肯尼迪能平安地呆到他們退休的時刻。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時他還只是个低級人員，但那天的情景還活生生地印在他的記憶里。

當選總統及他的妻子向欢呼的人群揮手致意。他們當然沒有發覺人群中至少有五十個人根本沒有朝他們。這行車已早五分鐘就出發去檢查總統到白宮去的道路

了。一路上，保安人員監視着聚集在一起的人群。有些人還揮动着旗子。他們是來觀看總統就職禮。然後他們會告訴他們的孫子們，說在艾德華·肯尼迪當上美國總統的那一天，他們看見了他。

早上十點五十九分，一輛黑色的大房車在白宮的北門悄悄地停下。海軍護衛隊肅立向在門廊上出來迎接肯尼迪的五十六歲的卡特總統敬禮。這是迎接外國首長應有的禮儀。總統引着他的繼承人走向圖書室。在那里，他們與羅莎琳·卡特及副總統蒙代爾夫婦一起用茶點。卡特總統穿着件深色的制服。他仔細的肩膊使他看來很稱職，至少比當選總統還好些。琼、肯尼迪跟羅莎琳·卡特寒暄。上個星期一她就跟第一夫人在一起學習白宮內任何未來的住客都要知道的一切。雖然六個月以來在選法中她們互相爭鬥，現在這兩位女人終於和好起來。

總統抱怨地說從今以後他得看羅莎琳的烹飪術了。「她已經很久沒有下廚了。以前她是个好廚師。為此，我要買本『紐約時報烹飪書』給她。這是唯一沒有批評我的刊物。」肯尼迪很緊張。他想了解行程，但他也意識到這是占美·卡特作為總統的最后時光，是以他假裝很有興趣地听着。這是他二十多年來政治生涯中常戴着的假面具。

(四)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总统及当选总统花了一个小时讨论一些过去两个月来常互相研究的难题。研究着在今日的仪式过后他们所应负起的责任。

「总统先生——」肯尼迪连忙调整他并没有对「总统先生」这字联起了即刻的反应。「已经十二点过一分钟了。」卡特总统看他的新闻秘书，然后站起来，引着当选总统及他的夫人走向白宫的台阶。海军乐队最后一次吹起「向首长欢呼」。一点钟时，他们会再吹起这首歌——那是重新开始的第一次。

卡特及肯尼迪被护送进汽车队前的第一部，黑色防弹的豪华车。国会的前袖，狄·奥福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罗拔·拜代表国会，也一起坐进总统的豪华车。这辆车

后面是两辆坐满保安人员的车子。卡特夫人及肯尼迪夫人坐在第四辆车。卸任副总统及来任副总统，蒙代尔及盖伯斯，坐在下一辆车；他们的妻子坐在接下来的另一辆。

史达·耐哥一次检查下行经的路程。他的五十个人员现在已增加到一百了。到中午时，如把地方警察及联邦调查局的人员计算的话，就有五百人了。这还不包括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呢，耐不禁感叹地付着。他们最不会告诉他，他们的人员是否会出现在，而且他也不能在人群中把他们辨认出来。汽车队开始移动，朝国会大厦驶去时，观看的群众大声欢呼。

车内四个人互相和睦地交谈着。肯尼迪有点心不在焉。他机械式地向排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人群挥手，但在回想起来另一次的汽车队游行。在装饰中的怀德旅店，新的店屋及餐馆及人行道的匆匆而过。然后是艾格·胡佛大厦，那间以第一任局长的名字命名的联邦调查局大厦——虽然有好多位参议员企图把这个名字收掉。二十年来这条大道几经沧桑。二十年是一个大循环，他沉思着。一月在华盛顿的游行，十一月在塔拉斯的汽车游行，然后出旅行列，然后再一次的华盛顿游行……。

(五)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他们接近国会大厦时，卡特总统打断了当选总统的冥想。「上座跟你在一起，迪。记住，如果你需要帮助或者想谈谈话，我会在乔治亚那里。不必我告诉你，你也知道这是份很孤独的工作。我知道你将会遇到什么情况，所以，任何时候，打电话给我。」迪轴诚实地微笑点头。这是基督教徒的热诚。六辆车同时停了下来。

肯尼迪走进国会大厦。占美·卡特向他的司机致最后的谢意。两位被保安人员保护的夫人向人群挥手，然后走向高台上他们的座位去。「总有一天，」罗沙琳·卡特对迪·肯尼迪低声地说：「终有一天，男人会像我们现在的任务一样。坐在这儿看着他的妻子宣誓就职。」在那儿，当选副总统，阿肯沙州的达·盖伯斯走前来迎接，他们站在那儿谈着，但双方都没有聆听对方的回答。

美国总统，占美·卡特从人群中微笑着走来，脸上充满了肩上新担的傲笑。再一次在礼仪上，他与肯尼迪互相握手；今天之内他们必须互相握手七次。首席司仪引导这两个人穿过接待室走向检阅台。在这里，国会大厦的东面，为了总统的就职礼，已经搭就了一个临时的检阅台。人群站起来高声欢呼，总统及当选总统双双向人群挥手；最后，他们沉默地坐下来，等待政府的更换。

「美国同胞们，在我就任的同时，美国面对的世界性难题是巨大而又危险的。在南非，黑人与白人正在进行可怖的内战；在中共，去年的推翻还未复原，然而他们却在重振军装，而不是修建学校及家园。在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及苏联与中国的边界，那里的三个世界上最强大及最多人口的国家，正潜伏着战争的风云。南美洲却在极左与极右间飘荡，然而这两种极端都不能搞好人民的生活情况。」(六)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北大西洋公約機構的兩個成員國，法國及意大利正處在向共產主義投降的邊緣。

「一九四九年時，哈林·杜魯門總統重申一旦自由受到威脅時，美國必以它的資源及能力站起來保護它。今天，三十二年後的今天，有人說這種富庶的行為已經失敗了，而美國已經衰弱得不能再當這世界的領袖了。面對着世界各地的糾紛，一些美國人會問，為什麼我們要關注一些離開我們很遠的糾紛。為什麼去保護離開美國老遠的地方的自由是我們的責任呢。」

「這些，我不必以我的語言來回答。沒有人是孤獨的，」兩百五十年前唐德士寫道。『每個人都是這大陸的一份子』。美國從大西洋伸延到太平洋，從北極圈到赤道。『我欲與人道義』，所以不要去向神是為誰而戰；它是為你而戰。」

她喜歡這一段演講詞。它反映了她的感受。她曾懷疑，不知肯尼迪家族在六十年代所引起的狂熱是否能在今天的聽眾中重現。然而那陣陣耳語的家聲使她重獲信心。那魔力還是存在的。

「在國內，我們需要有一人能代表世界榮譽的医疗队。它將使我們每一個公民得到好的醫藥照顧。沒有一個美國公民因沒有這種照顧而死去。」

「所以我告訴你們，同胞們，讓美國在八十年代成為這自由世界的領袖，同時也是美國向病菌、歧視及窮困宣戰的年代。」

總統坐下來。全體的觀眾站了起來。這十六分鐘，一千四百零十個字數的演講詞給喝采聲打斷了十次。當這位最高的行政首長停下來時，他肯定這些群眾是支持他；然而他的眼睛並沒有望向喝采的群眾。他的眼睛在檢閱台上搜尋一個他最想見的人。在人們的扶助下，九十歲的露絲·肯尼迪站了起來。她已接近半個美國史那麼老了。如果他的母親沒有出席的話，這就與典禮對總統來說是大失光采了。但她站在那兒——佝僂着身、脆弱地、但也勝利地——站在那兒。他走向她，輕輕地牽了她。

然後他轉身，牽住第一夫人的手。司禮員走來。肯尼迪握手叫他退下。世局已經改變，現在是艾德華·肯尼迪當總統了，所以他想這麼快就離開現場。他先向美國的前總統——現在已是一個公民——占美·卡特握手，然後向圍繞在身邊曾幫助他獲選總統職位的人握手。

(七)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今天的一切行程都不應順當地按照行程表行事，這便妥當，耐感到不耐煩，看來午餐會又得延遲三十分鐘了。

羅拔·拜參議員向總統祝賀。他那瘦削而又隨和的形象使他成為黨的發動機器。拜在民主黨中完美地替肯尼迪拉攏了一些同道來支持他提議。『總統先生，你下一次的非官方聚會至少在四年之後才有了。從現在起，你為你的國家而活了。』

總統走進來時，七十六位嘉賓都站了起來。這些男女都是控制着民主黨的人。北方聯盟不讓那位來自喬治亞平原的人再當一任總統，因為他們覺得他與他的班底人員爭執的情形，比福特總統時代更緊張。最後的攤牌是因為卡特在參議院中通知民主黨人士說他要超越他們并向人民負責。直截了當——以喬治亞的方式——他要使這個國家有個明確的選擇。他們於是投向肯尼迪。

除了少數幾個人外，這些人現在都出席，且以民主黨人士的身份緊攏在艾德華·肯尼迪的身邊。由於卡特在參議院沒有足夠的中堅支持份子，所以卡特在雙院中比一九七六年選出時得到更少的支持。高層民主黨員明白這對選出聯邦的卡特有大的影響，然而卡特似乎不明白這些。艾德華·肯尼迪本來不打算與卡特競爭的，但在黨基層強大的壓力下，他終於參加新罕布許州的初選。肯尼迪及卡特都沒有在新罕布許州進行競選運動，然而在選料之外，艾德華·肯尼迪得到五十七巴仙的支持票；即使是有這樣的成績，他似乎還很熱衷競選。但每州的初選中，他的支持者却越來越多，以致他終於不得不站起來接受挑戰。這看來好像一九七六年時福特與里根之戰一樣。然而在民主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情況就不同以往了。在得克薩斯的支持下，挑戰者贏得第五次的投票。在亞三他州也失敗後，卡特的大勢已去。得克薩斯州的州民始終忘不了卡特總統在「花花公子」的訪談中指責莊園是個「說謊者及騙徒」。是以肯尼迪終於成為候選人。

午餐會中有幾個已是內定的國員。這些人中有幾個為了這個時刻已等候了十八年；至於那些較年輕些的，這是肯尼迪朝代的開始。

總統與他的新國務卿亞比·榮耶，及新任衛生、教育及福利部長宋路、華納爾握手言歡。拜參議員牽着總統向每個人介紹。在今天，似乎每個人都想摸下總統。不久，他便像任何肯尼迪家族的人一樣，為人面包找着。

(八)

总统没有机会，也没有胃口吃午餐；每个人都想跟他谈他的胃口和特备的。第一道菜是龙虾，接下来是牛排，然后是主菜，还有一座白模模的大蛋糕。琼看着他的丈夫激动地到前面的椭圆形厅。如果每天为他举行就职典礼，他将变成一条铁路线。」她向刚上任的总统总长马连·艾德门说。马连曾向琼再三强调孩童人权的重要性。在另一天，琼会细心听他的，但是不是今天。

最后那座白蛋糕被吃掉了。总统及他的人员赶到就职游行的检阅台时，已经迟了四十五分钟。他们赶到白宫前的检阅台时，二十万观众的总统的仪仗队才松了口气。这仪仗队为了总统的降格，已肃立了两个小时。他坐下座位，游行仪式开始。国家后备队排列而过，然后是吹奏着「天佑美国」的美国海军乐队，接着是各个州的花车，一些花车还装饰着肯尼迪生平的事迹来点缀。

当这三个小时的游行仪式结束，最后的队伍在大道前方消失时，肯尼迪的幕僚长，艾迪·马丁——在参议院时当过他的行政助理——趋前问总统，他如何打发从现在到就职午会前的这段时间。

「签署所有国员的调书及整理下书桌，」肯尼迪即刻回答：「我们只有四年吧了。」

总统直接走向白宫。当然走经南拱门时，海军乐队奏起了「向首长欢呼」。在还未抵达椭圆形厅前，他已卸下他的大衣。他在办公桌前站定。他沉默地看着这个房间。他搬的东西都摆设了；在他后面是约翰及罗拔玩足球的熊架。在他前面挂着乔治·梅白纳的格言，这也是约翰·肯尼迪选时常用的宣言：「有些人看到某些东西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佛利·艾察著  
陳欣譯



煤在壁炉内燃烧着。林肯的画像直盯着新总统，这使他不由地想起在古巴导弹危机时，他的哥哥也曾望着画像而说：「我渴望你跟我们在一起，林肯。」窗外，微绿的草地伸展向华盛顿纪念碑。总统微笑着。他已回到他的家。

他伸手拿起调书文件，把目光投视在那些在他的内阁服务的名单上。威可新的李·亚士去，麻省理工学院的前任院长，纽约的罗拔·罗沙，可罗拉多的李察南；全部有三十多个职位。总统在每一张调书上签下名字。最后一个名字是亚比·毕恩。毕恩夫人马上把这些文件送进国会。他的新秘书拿起这些文件，然后说：「谢谢，总统先生。」

(九)



本版小说 拥有版权

这是他长久以来替他服务的参议员以新秘书哈利·罗夫第一次如此称呼他。总统正要回答他时，琼走了进来，告诉他还有半个小时，他就必须与家人一起进晚餐。总统把那支金光闪闪的「派克」笔放回桌上的绒毛笔盒，在笔盒上面，还有同样的十一支「派克」笔放着。放在白宫里应该该是安全的。

「好的，亲爱的，我一下子就来。」

总统一边向他的新闻秘书口述，一边走向电梯。这电梯将把他送上总统的套房去。这电梯很窄小，他得自己拉上门，按下上三楼的按钮。他在想，如果美国的总统被困在电梯里而他们不能把他弄出来时，这国家将会怎样。在他还未想出解答前，他已平安地抵达三楼。

他走过大厅，马轻就熟地走进总统的卧房。当中放着华盖、柱窗门，肯尼迪及菲洛普睡过，最为显眼的大床。他及琼已决定把隔壁那一夫人的卧室改为起居室。

「琼，你还记得杰克最喜欢挂在金厅那强壁内的图画吗？」

「当然记得。塞纳河的早晨。」

「就是那幅。把它拿来挂在这房间。你知道吗，占美·卡特告诉我，在我任期内，我可以把国家美术馆的任何一幅画移到白宫来。」

「那太好了，」琼说：「那么我们要拿那幅毕加索在他蓝色时期的佳作——叫做「悲剧」的——还有我一直很喜欢的吐内的画。虽然只有四年也好。」

这时有人敲门。

「天，在我们的卧室内也有人来打扰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佛利·艾察著  
陳欣譯



「这是历史的套房，」这是历史的套房。」

楼上的管家进来查问一切可否妥当。她迟疑着，因为她是第一次看到个只围着浴巾的总统。

「我不喜欢卡特

总统用来刮胡子的那种香味，其他一切都很好。」

管家一时不晓得是否要堆上微笑，还是假装无动于衷。最后她勉强可地微笑下。在今天的盛大典礼之后，总统开了个小小的玩笑来松弛自己。琼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打扮，而艾德华在花了十二分钟穿上礼服后，不安地在房内来回走着，「我在统治美国，我在统治美国。」

「我知道，亲爱的，」琼说：「既然你在这儿，替我拉上拉练可好？」

这两人走下楼梯，走进大厅。在那儿他们会合整个肯尼迪家族，一起共进晚餐。

总统进来时，他们全部站了起来。自从1963年以来他们未曾如此聚会过。

「第一个舞会是军人俱乐部。总统先生，我们必须马上离开，我们已迟到了。」哈利·罗夫说。这时家族内大部份人还未吃完第二道菜。罗斯·肯尼迪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微笑着向高去的艾德华及琼挥手。接下来是繁忙的一晚，必须参加六个舞会，二万个宾客，其中大部份是曾经帮助总统取得竞选胜利的人。总统很耐心地又风采飞扬，与琼那身华丽的打扮圆满地参加昨晚所有的宴会。当他们最后回到在宾夕法尼亚道1600号的新家时，已是第二天的早上二点三十分。

(十)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葆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回到林肯臥房時，她的評語打破了我的靜寂。「幸好這只是四年才舉行一次。而且感謝上帝，一生人之中也不能超過二次。」她不由地想起自從艾森豪爾以來，還沒有有人擔任過二任總統。

總統隨上床。「不很爽吧，是不？」他說。

「對林肯來說也許是吧。」她回答。

總統剛要熄燈時，看到放在燈旁的一本藍色耶魯版本莎士比亞的「凱撒傳」。「這讀到機關行去。」他低聲說道。她沒有聽到。他自然地打開第三十六頁，然後讀下他用紅筆圈了線又作了記号的句子：

「懦夫在他未死以前，就已經死过好多次；

勇士一生只死一次。  
在我所听到過的一切怪事之中，  
人們的貪生怕死是一件最奇怪的事情

因為死本來是一個人免不了的結局，  
它要來時誰也阻止不了它。  
總統關上了燈。  
美國睡去了。

一九八三年

三月三日 星期四  
下午五時四十五分

尼克·史當就要回家。从早上七點他

就開始辦公，而現在已是下午五時四十五分。他記不起他是否有吃午餐；他的妻子，諾瑪常常想他沒有回家吃晚餐。有時候他有回家，但也已遠超过了晚餐的時刻了。想想下，他又何曾好好地吃過一頓？早上六時三十分他离家去上班時，諾瑪還睡著。現在孩子們都回家去上學去了，所以他的唯一工作就是替他作晚餐。這是沒法子的事。如果他是個失敗者，那至少她還有可以埋怨的理由，但他媽的，以平常人的水準來講，他可是個成功的。他是聯邦調查局內最年輕的行動室主任，而如果他每晚都回家吃晚餐的話，在四十一歲時你定是得不到這职位的。总之，尼克熱愛他的工作。它就像他的情婦；他的妻子應為此而感到庆幸。

尼克·史當在華盛頓行動室已當了九年的頭子。這是美國國內第三大的行動室，雖然它管轄的區域最小——只是華盛頓周圍的六十一方哩——有二十二個小組：十一組是緝捕隊，十組是保安隊。他是這世界首都的警長。所以，有時他不得不遲歸。但是，今晚，他要早回家，當他沒有時間時，他會想念他的妻子。他在今晚要準時回家。他提起內線電話，找緝捕組的組長格蘭·南部。

「格蘭。」

「頭子。」

「我就要回家。」

「我還以為你沒有家。」

「你也没有。」

尼克放下電話筒，把手插進他那頭又長又黑的頭髮。他去當電影上的罪犯影鬼比當聯邦調查局的人員還要恰當，因為他全身都是黑的——黑眼睛、黑皮膚、黑頭髮、黑衣服、黑皮鞋。所有的特務人員都是穿黑衣服黑鞋的。在他的額額上別著美國及希德蘭國的別針。

(十一)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葆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几年前，他有个  
調升到對街調查局總  
部去當局長十個個  
理中一個的機會。  
但去當一個人的助理，  
這不合他的胃口，  
所以推掉了。這一調  
升本可把他像從貧民  
窟搬到皇宮去；因為  
這華盛頓行動室是在

旧郵政局的四、五及八樓上。這間在賓夕  
法尼亞道的旧郵政局大廈，要不是因為柏  
·菲遜夫人認為是有紀念性而建議加以保  
存的話，它在二十五年前就該被拆除了。  
它的房間像火車的廂房，就跟著民區的屋  
子一樣。

太陽在高大的建築物背後降落。本來  
已是陰郁的辦公室更加阴暗了。他走向電  
燈開關處。上面貼著張「別浪費能源」的  
標語。聯邦調查局華盛頓行動室的穿著黑  
色衣袋的男女人員在這間郵政局大廈進出  
出，所以政府也把聯邦能源部調進在這  
賓夕法尼亞道上的建築物。

國家藝術及環境部很久以來就計劃把  
這間古旧的建築物改建為一間藝術及辦公  
室中心。繪圖已經批准了，只是還未籌足  
基金。中央服務部一直在替這聯邦調查局  
及聯邦能源局找新的辦公室。在這古旧的  
建築里，尼克·史當指揮著現代化的行  
動。

尼克从窗口望向對街那間新的聯邦調  
查局總部。這座龐大而又丑惡的建築物在  
1978年建成。里头的升降機比他的辦公室  
還要大。他並不討厭他。他已是十八年級  
的職員。只有局長的薪水比他的還高。总  
之，在退休以前，他將不會坐在那些辦公  
桌後面。他要跟那些在街上跑動的人員接  
觸，要接受調查局的採訪。他坐死也要坐

，向她咧咀一笑。

「回家與妻子吃頓飯；可別通知黑手  
覺。」

尼克一只脚踏出辦公室的大門時，他  
的私人電話响了起來。再跨一步他就能回  
去了，然而尼克忍不住想知道究竟是誰的  
電話。萊莉站了起來，尼克望向她那双美  
麗。她身材均勻丰满。他會因他的辦公  
室引誘而被捕嗎？他應該查一查聯邦條  
規。

「不必麻煩，萊莉，我未接。」他走  
回辦公室，拿起電話。

「我是史當。」

「午安，先生。我是巴中尉，市中  
心警署。」

「嗨，戴爾。恭喜你被提升了，我好  
久沒見到你了……」他想了下：「有五年  
了吧，那時你还是中士呢。好嗎？」

「謝謝你，我很好。」

「怎样，中尉，現在搞大案件嗎？提  
到了位十四歲偷了包口香糖的小偷而要  
殺好的人員去替你找那包口香糖嗎？」

巴中尉笑了起來：「不致於那麼嚴重，  
史丹先生。有一個在華尼·威爾遜醫院中  
心的家伙要見聯邦調查局的頭子，說有很  
重要的事情要向他說。」

「他是不是我們的线人，戴爾？」

(十二)

在華盛頓的行動室內，  
而不是坐在辦公桌  
後面。他又拿起內線  
電話。「萊莉，我就  
要回家了。」

萊莉。巴中尉抬頭  
看下手表。

「好的，先生。」

他走过辦公室時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不是。」  
「叫什麼名字？」  
「艾基羅·卡菲基斯。」巴克繪出這名字的字母。

「有何特征？」史當問。  
「沒有。我只是跟他通了電話，他只說如果聯邦調查局不聽下他的話，美國將發生着慘重的事。」

「是嗎？請等下，我查看他的名字。他可能是個瘋子。」

尼克·史當按下按鈕，把他接到當值官那兒去。「誰在當值？」

「保羅·菲茨斯，頭子。」  
「保羅，拿出瘋子的卡盒來。」

這個調查局內稱為「瘋子盒」的盒子，裝有着一些三吋乘五吋的卡片，上面記着一些在半夜三更打電話來說火星人要在他們後園登陸，或是他們發覺中央情報局在總統治全世界的陰謀的瘋子的名字。

特工人員再拿起電話，那個「瘋子盒」就放在他面前。

「准备好了，頭子。什麼名字？」  
「艾基羅·卡菲基斯。」史當說。  
「一個希臘瘋子，」菲茨斯說：「真搞不通這些外國人。」

「希臘人並不是外國人，」史當反駁地說。他的名字在還未簡化前，是尼克·史當意基斯。他一直感激那位升天的父親，給他这么一个美好的希臘化的姓氏。

「对不起。」這盒子內沒有這個名字，也沒有在候人的名單上。這傢伙可曾提過我們人員的名字嗎？」

「沒有。他只是要跟聯邦調查局的頭子對話。」

「我們何嘗不這麼想？」  
「別再开玩笑，保羅，你會被再調派去申訴的。」

每個行動室的特工人員每年都要被派來主管這「瘋子盒」一个星期。他必須整夜回答電話，調查一些所謂火星人或是中夜間傳報大陰謀的報告。最重要的是，避免讓調查局出滿子出洋相。每個人員都不喜歡這份工作。保羅·菲茨斯急忙放下電話。在這種工作下，兩個星期，你自己也有把自己的名字寫在那白卡片的資格了。

(十三)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你認為怎樣呢，戴爾？」史丹對巴克說，同時陰郁地從抽屜里拿出支香煙。

「他怎樣？」  
「激動而又語無倫次。我派了個人去見他。除了說整個美國都該聽他的話之外，提不出別的東西。他看來太恐慌了。他的腳受了槍傷，而且開始惡化。發病了，很明顯的，他是受傷几天后才來醫院求治的。」

「他為何槍傷了？」  
「不知道。我們想找目击証人，但到目前为止還找不到，而卡菲基斯又不肯透露。」

「他要找聯邦調查局，是不？要最好的人員？」史當說。他為他的語氣感到歉意。但他並不想掩飾自己。「謝謝你，中尉。」他說：「我會即刻派人去，明早我再通知你。」史當放下電話。已是六點了一——為什麼他要轉回來呢？他媽的電話。

格蘭·南聯會處理這件事，而他也就不會沖口而出說出「要最好的人員」這句話來。聯邦調查局與市中心警署已有太多的事纏了。尼克拿起內綫電話，找緝捕組的組長。

「格蘭。」  
「我還以為你已經回家了。」

「過來我的辦公室一下，好嗎？」  
「好的，我就過去，頭子。」

几秒钟後格蘭，南聯會咬着他的標誌一雪茄——走了進來。他為了要會見尼克，而才穿上他的大衣。

南聯的生涯就是篇故事。他出生於德克薩斯州的艾甘伯。在懷羅得到碩士學位。然後又得到法律學位，在匹茲堡行動室工作時，他認識了聯邦調查局內當打字員的妻子——貝蒂。他們的四個孩子，全在佛吉尼亞的工藝學院讀書：兩個讀工程，一個讀醫科。一個讀牙科。南聯當了三十三年的特務人員。比尼克還多十二年。

其實，尼克曾經是他的部下。南聯沒有妒忌他。他是緝捕組的頭子，而且他熱愛他的工作。同時他也尊重尼克——他私下這麼稱呼他。

(十四)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什么事，头子？」

南那走进来时，史当抬起头。他那五呎六吋硕大、强健的身子以调查局的体重规格来说已「不大适合」了。五十五岁，嚼咬着雪茄。一个五呎九吋的人，他的体重应该是在一百五十四到一百六十一磅之间。每年四次局员的体重检查来临时，南那都不合格。他多次强迫自己减轻重量来符合调查局的规格，尤其是在胡佛当政时代，更加得照规格行事。像其他人员一样，他也明了削发的好处，但以他那付庞大的骨格来说，体重水准可是另外一回事了。根据1977年的法规，还有一年他就得退休了。

怎么搞的，史当付道。以格兰的知识及经验，华盛顿行动室内任何十二个年轻的人员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他。他曾再三地告诫自己，再过些时候，才跟南那商量关于他体重的问题。

尼克向他重复了巴克中尉所说的关于华星·威尔逊医药中心那个希腊人的事。「我要你派两个人去，派谁去呢，格兰？」

「还没决定，头子，如果你怀疑是我们的线人，我就不能派「爱斯别琳」了。」

「爱斯别琳」是行动室内老特工人员的浑名。跟胡佛工作了二十七年后，他不由照老规矩行事了。还有一年就要退休，那股冲劲已为怀旧的心情所代替了。

「不，别派「爱斯别琳」。派两个年青的去。」

「可威及安鲁斯如何？」

「好的。」史当回答：「即刻让他们了解情况。我现在还来不及回家吃晚餐。有什么紧急事可打电话给我。」

格兰·南那离去。尼克微笑着再一次向他的秘书道别。朱利抬起头淡淡地微笑着。她是华盛顿行动室内最迷人的小姐。「我愿意替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工作，但我可不想跟他们任何一个人结婚。」她不止一次照着她的小镜子喃喃自语，而且有一次还故意当尼克，史当经过她身边时故意这么说。

(十五)

格兰·南那回到他的办公室，拿起支线接到缉捕组。

「叫可威及安鲁斯进来。」

「好的，先生。」

接着是敲门声，两个特工人员走了进来，以通常人的水准

来说，巴利·可威那一付六呎六吋的身子可是罕见的了。三十二岁，他是个缉捕组内最雄心勃勃的一个。他穿着件深蓝色的夹克，深色的裤子，粗革厚皮的靴子，那地棕色的头发剪得很短，而且很整齐地分开向右边梳去，戴着一付七十年代的流行眼镜，通常在五点半下班后，他还是呆在办公室内——而他，可不是只单单地为了往上爬才如此苦干，他热爱他的工作。他的同事们都知道，他不会爱上任何人，也不曾爱上任何人，可威来自西部，在印地安那大学得了个社会学的硕士学位后，他就加入了联邦调查局，然后在查地可的联邦调查局学院接受十五个星期的特别训练，从任何角度来看，他是联邦调查局的典型人员。

相反地，麦可·安鲁斯是个不寻常的人员，在耶鲁大学他主修历史，然而却在耶鲁大学的法学院毕业出来。在加入法律界前，他想到些历险的经验，他认为要认识犯罪及警方，最好的方法便是直接渗透与他们。在申请进入调查局时，他可没有把这理由说出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把调查局来当作他私人的学术跳板。其实，胡佛要求他的人员把调查局当作个人的事业，所以他从不再收容那些离开过调查局的人员。麦可·安鲁斯身高六呎，站在可威的身边可就被比了下去。他有张清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洁、英俊的脸庞，蔚蓝的眼瞳，卷曲的头发刚好长到衣领，今年二十八岁，是该组内最年青的一个，他的衣著时髦合身，有时不符合调查局的条规。有一次他穿着件红色的夹克及棕色的裤子而被尼克·

史当捉住。尼克让他即刻回家去换上较庄重的衣服。这样才能避免让调查局感到尴尬。麦可的衣著常在缉捕组引起了不少麻烦，然而这可是他在学校时所养成的习惯。他充满了自信，但并不计较他职位的升降，他从不让人知道他的事业计划。

格兰·南那向他们叙述了关于那个在华星·威尔逊饱受惊悚的人的故事。

「黑人？」可威询问。

「不是，是希腊人。」

可威感到惊奇，华盛顿的市民八十巴仙是黑人，而那些被逮捕的罪犯九十八巴仙也是黑人。水门门事件中令人感到蹊跷是因为在那案件中，没有黑人参与。这些是每个人都知的事实，虽然没有一个人会承认。

「就是这样了。巴利，你能处理吗？」

「当然能，明天早上你要份报告？」

「不，有什么紧急的事，头子要你直接跟他联络，不紧要的话，写份报告来就行了。」南那的电话响了起来。夜班接线员，波丽说：「史当先生在他的车中要跟你谈话。」

「他不休息的，是不？」格兰手掩着电话筒向这两位年青的人员说。

「嗨，头子。」

(十六)

「格兰，我可跟你说那个希腊人受了枪伤，而且发了炎？」

「是的，头子。」

「这样，你替我数件事可好？打电话给圣·康得尼与圣·海伦教堂的格克利神

父，叫他也到教堂去见那人。」

「照你的吩咐。」

「你可以回家了，格兰。『爱斯别琳』能接手今晚的工作。」

「我就要回去了，头子。」

电话挂了线。

「就这样，你们两位——出发吧。」

这两位特务人员走经灰黑色的走廊，向电梯走去。这电梯似乎需要吊重来发动似的，他们终于走出到宾夕法尼亚道上，坐进辆调查局的车子。

麦可驾着这辆深蓝色的福特车子，驶向宾夕法尼亚道，经过国家档案馆及美轮画廊，他绕过国会大厦，转向独立大道驶向华盛顿的南部，在国会图书馆附近，第一大道等待绿灯时，巴利看着繁忙的交通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皱着眉头看下手表。

「为什么他们不来

派个『爱斯别琳』？」

干这他妈的案子？」

「谁又曾派过个

『爱斯别琳』去医院

？」麦可回答。

麦可微笑着，自

从他们在奎地可的联

邦调查局训练学院认识以来，他们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十五个星期的训练课程的第一天，每个受训生都收到一件电报，证实他们的聘请书。为了确实，每个人员都向他左边及右边的人对比下，这只是一项通常的形式。麦可看下巴利的电报，然后微笑地递回给他。「我想你已合格了。」他说：「联邦调查局接受了你这位金刚。」

「听着，」可威读了麦可的电报后，回答说：「安鲁斯先生，有一天你会需要金刚的帮助的。」

交通灯转绿，麦可及可威前面的一辆车要向左转向第一大道。这两位不耐烦的调查局人员一时被塞在车流中。

「你猜想那个家伙要告诉我们些什么？」

「我倒希望他与城市内那宗银行打劫案有关。」巴利回答。

「我还在办这件案子。三个星期了还没有一点头绪。史当开始催促了。」

「不，不可能是这个人。他的脚中了子弹。他可能是『疯子盒』中的一个。可能是外出而未依时归家而被妻子射了一枪吧。你也听到的。为了这希腊人，头子也派了个神父去。假如是你或者是我，他才让我们去腐朽而不管呢。」

两个人同时笑了起来。他们两个人都知道，不管他们之中任何人遇上麻烦，尼克·史当总会是他们有力的靠山。他们的车子沿着独立大道直驶向华盛顿南部，车子越来越少。几分钟后，他们经过第十九街及军械库，在华屋·威尔逊纪念中心前停下。他们在访客泊车处泊好车子。可威小心地检查车子的每个门是否有锁上。没有比特务人员的车子被偷了而又得麻烦警署把它送回来更令人尴尬的事了。如果是这样，那似乎是被调派去主管「疯子盒」一个月的最佳捷径呢。

(十七)

医院的入口处巷剥而又阴暗，走廊上也是一片灰暗而又惨淡。接待处的夜班小姐告诉他们卡菲基斯是在第四楼的4308房。这两个人看到医院保安这么松弛而感到吃惊。他们并不必出示身份证，就能

像医院内医务员那样在这座建筑物内四处流浪，没有人去看他们第二眼。也许，作为个特工人员，他们太紧张了吧。

电梯慢吞吞地把他们送上四楼，一个拄着拐杖的男人及一个坐在轮椅的妇女在电梯内，似乎有太多的时间以待打发似地无聊地喋喋不休。他们走出电梯，可威即刻找当班医生。

「我想，达斯德医生可能已经下班了，我去查看看。」护士长说着就忙碌地走开。不常有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来访，而那个矮矮，蓝眼睛的又一表人材。这护士带了个医生从甬道走来。达斯德的出现使他们都感到诧异。他们互相通报姓名。一定是她那双腿吧，麦可付道。最后一次看到这样的一双美腿，是他十五岁那年在电影「毕业生」中看到安妮·班克斯的那双美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腿。那时他是第一次注意女人的腿，过后他就一直注意女人的腿了。

伊丽莎白·达斯德医生套着件白医袍，袍上别了个红色塑胶牌。麦可看到里头是一件红色绸衫，配着件黑色及膝的裙子

•她有中等高度，身材姣美。以麦可的眼光看来，她并没有化庄。细嫩的皮肤加上一对深黑色的眼瞳，他不禁暗中感到仰慕。这一趟的奔波可值得了。巴利对这位美丽的医生可提不起兴趣。他向她要了卡菲基斯的病历卡。麦可却在想着如何接近她的策略。

「你跟达斯德参议员可有关系？」他问，在参议员这字眼上加重语气。

「是的，他是我的父亲，」她语气平淡地回答。可以想像她对这种问题感到厌烦——而人们却总是要提出。

「我在耶鲁大学的法学院最后一年时听过他的课，」麦可说。这时又感到自己这么说未免太炫耀自己了。可威在这时刚好看完那份病历表。

「噢，你也在耶鲁？几时毕业的？」

「一九七六年。一九七九年在法学院。」

麦可回答。

「我们一定曾见过面。我在一九八〇年时才离开耶鲁。」

「如果我曾见过你的话，达斯德医生，我是不会忘记的。」

「你们两个的历史什么时候才谈完，」巴利，可威插口说：「那个中西部的家伙的任务还在等着办呢。」

是的，巴利今天是头子。麦可付道。

「这人怎样，达斯德医生？」可威问。

「很难说，」医生拿回卡菲基斯的病历卡，说：「他自己跑来说是受枪伤了。那伤口已经发炎，看来已有一个礼拜的事了。我倒希望他早些来。今早我取出子弹。你知道的，可威先生，有人受了枪伤而且住院，我们理应通知警方的，所以我通知了你们警署的一个警员。」

「不是我们的警员。」麦可更正说。

(十七)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对不起，」达斯德冷漠地说：「以医生的眼光看来，警察就是警察。」  
「以警察的眼光看来，医生就是医生，但妳们之中又有分别，譬如矫正形医生，妇科医生，神经医生，是不？妳难道看不出我们与那些警察家伙有所不同？」  
达斯德医生为这恭维的话所动。她打开纪录卡。「我们只知道他是个希腊人，名叫艾基罗·卡菲基斯。他从未来过这间医院。他年龄三十八，只有这些了。」  
「很好，我们已知道这些，谢谢你，达斯德医生。」可威说：「我们现在可以去见他吗？」  
「当然可以。请跟随着我。」伊丽莉白·达斯德引导他们向甬廊走去。  
这两个男人跟随着他。巴利在寻觅4308的房间，麦可却注视着她的腿。他们停

下时，从个小窗口看进去，看到房内有两个人。艾基罗·卡菲基斯及一位神情愉快，盯着个并没有发出声音的电视机的黑人。可威转向达斯德医生。  
「我们可以单独和他谈话吗？达斯德医生。」

「为什么？」她问。  
「不晓得他要告诉我们些什么，但他可能不要另一个人听到。」  
「那你们可别担心了，」达斯德医生笑着说：「邻床的那位本杰明·来诺斯是个聋哑的邮差先生。在下个礼拜我们替他动手术前，他一点声音也听不见的。更不必说什么秘密话了。」  
可威第一次微笑起来，「倒是位他妈的证人呵！」  
医生引可威及安鲁斯进入病房，然後就转身离去。希望能再见到，可爱的小姐，麦可对自己说。可威深怀戒心地注视本杰明，但这黑人邮差只是愉快地向他微笑，挥挥手，就继续瞪视那个无声电视。虽然是这样，可威还是站在卡菲基斯的床边挡住他的视线，以免万一他看懂卡菲基斯的唇部移动。巴利想得很周到。

「是卡菲基斯先生？」  
「是的。」  
卡菲基斯是个身材中等，满脸病态而又憔悴的汉子，一双粗眉，鼻子隆凸，神情紧张。放在白色床单上的双手看来很粗大，脉纹明显地凸出。大概有几天没刮胡子，整个脸黑脏脏地。一头黑发又粗硬蓬乱。细带包紮着的支脚搁在床单上。他的眼睛不安地注视着这两个访客。  
「我是特工人员可威，这位也是特工人员安鲁斯。我们是联邦调查局的人员。」

他们从右方内衣袋里拿出联邦调查局的证明卡。这虽然看来是小动作，然而所有调查局的人员都是这样受训的，以便他们的另一支「较强的手」在急需时能随时拿出手枪射击。

卡菲基斯皱着眉头，双唇紧合着舌头，不知所措地看着证明卡。局员的签字一部份给司法部的印章盖着，以保确实。他看到麦可的号码是3302，而他的徽章号码是1721。他沉默着，不知从何时说起，或是改变主意向他们说没有什么事情。他看这个比较有人情味的麦可，开始叙述他的故事。

(十八)

「我从来没有跟警方有过麻烦。」他说。

这两位特工静静等着。

「但现在可惨了，上帝助我。」  
可威插口问：「你要我们如何帮你？」

「我是个非法移民，我的妻子也是。我们是希腊籍。我们乘船来巴狄摩，而且已在此工作了两年。我们已无家可归。」

他断断续续地说着。  
「我有一些情报，如果不驱逐我们，我可以供出。」

「我们不接受这种——」麦可开口。巴利触下麦可的手。「如果那是非常重要的情报，而且能帮我们破案的话，我们能帮你向移民局说项。我们能保证的也只有这些了。」

麦可想了下，在美国内已有六百万个非法移民，即使再加上一个也不会使船沉没了。

卡菲基斯看来无路可走。「我需要工作，我需要钱，你们明白吗？」

这两个人都明白，一个礼拜内他们面对这样的麻烦及通报者至少有十二次以上。

「在一间餐馆里找到一份当侍者的工作，我的妻子很高兴。第二个星期时，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我被分派到去为旅社内的一个贵宾送午餐的工作。这个贵宾要一个不会讲英语的侍者侍候。我的英语很差劲，所以老板叫我去，同时吩咐我不要开口，开口时也只说希腊语。为了二十元，我答应了。所以我被派到旅馆去——我猜想那旅馆在乔治市吧。我抵达时，就直接去地窖下的厨房报到。我穿上制服，开始把食物送到间私人房去。房内有五六个人，我听到一个大汉说我不懂得英语。所以他们继续讨论下去。我当时也没有去听他们谈话的内容。送上咖啡时，他们开始说到肯尼迪。我喜欢肯尼迪，所以注意起来。我听到说：「我们得再干一次。」另一个说：「照我们所计划，最好的日子是三月十号。」然後我又听到：「我同意参议院的意见，干掉他，像干掉他哥哥那样。」有人瞪着我，我於是离开房间。在楼下收拾东西时，一个人走进来。喊道：「喂，接住。」我抬头张开手。那人即刻向我冲来。我向门外跑去，跑到街上。他向我开枪。我感到脚部一阵痛楚。我跑掉了，因为那人年纪较大而且又胖又慢。我听到他叫喊，但他追不上我。我恐惧。我连忙回家，那晚我和妻子在我希腊朋友的家躲藏，期望能平安无事，但几天後我的伤势恶化。於是艾列娜叫我来医院，并且向你们通报。因为根据我的朋友说，那些人曾到我的住处找我，如果他们发现我的话，一定会杀掉我的。」他喘着气，停了下来。那满是胡子的脸流着汗滴。他恳求地望着眼前的两个人。

「你的全名是什么？」可威说，他看来似乎很兴奋。

「艾基罗·麦斯·卡菲基斯。」  
可威叫他一个字母一个字母读出来。

「你住在那里？」  
「现在住在威顿的艾京街11501号的蓝岭公寓。我朋友的屋子。他是个好人，请别烦他。」

「这件意外几时发生的？」  
「上个星期四。」卡菲基斯即刻回答。

可威算下日期，「那是二月二十四日。」

那希腊人耸耸肩。「上个星期四。」他重复。

「你工作的餐馆在那里？」  
「在我住的隔街。叫金鸭子的。」

(十九)

可威记录下来。  
「你被派去的旅馆在那里？」

「我不清楚，总是在乔治市。出院时我能带你去。」

「卡菲基斯先生，现在你注意听着，在那午餐期间，还有没有别人听到你所听到的话？」

「没有。我是唯一的侍者。」  
「你有没有告诉任何人关于你所听到的话？你的妻子？和你住在一起的朋友？任何人？」

「没有。只有你们。我没有告诉我的妻子。没有告诉任何人。太可怕了。」

可威继续盘问，叫他详细描述那间房间内的人，并且又叫他重复整个事件，以确实他所说的前后都没有矛盾。麦可静静地听着。

「就是这样了，卡菲基斯先生。今晚我们到此为止。明早我们再来看你，并会要你在供证上签个名。」

「但他们来杀我。他们会来杀我的。」

「别担心，卡菲基斯先生。我会尽早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安排警方人员来保护你；没有人会来杀你的。」

卡菲基斯无奈地垂下眼。

「我们明早再来见你，」可威合上记事簿。「好好地休息。晚安，卡菲基斯先生。」

可威望着那个还沉迷在无声无息的电视机上的本杰明一眼，他向他们微笑挥手，同时露出口内的三枚牙齿，二枚黑色，一枚金黄色。可威及安鲁斯回到走廊上。

「我才不相信，」巴利即刻说：「以我的英语水准，他可能听错了。这可能是没恶意的。人们常常咒骂肯尼迪。我的父亲也是这样，就不见得他会去谋杀他。」

「可能是吧，但如何解释他的枪伤呢？」

「那可是真实的。」麦可说。

「我知道。就是这件事使我不安，」巴利说。「它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但为了安全起见，我想我还是跟头子说下。」

可威走向电梯旁的公共电话，并拿出两个角子。所有的特工人员都带有整把的角子。调查局人员并没有使用电话的特权。1981年电话费增加到两角时，无形中也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他是不是打劫了诺斯堡？」伊丽莎·白·达斯顿的声音使麦可精神一振；虽然他也一直在期待她的出现。显然地，她是刚下班要回家。她的白医袍已换了件红色的夹克。

「不是那回事，」麦可回答：「明早我们会再来看看；也可能叫他在供证上签个名字及叫他打个手指印。」

「好啊，」她说：「狄可多医生会帮助你们的，明天我休假。」她甜甜地微笑着：「你会喜欢她的。」

「这个医院怎么全是漂亮的女人当医生？」麦可说：「告诉我，我如何才能生病入院？」

「哈，」她说：「这个月的流行病是感冒。连肯尼迪总统也患上了。」

可威听到这个名字时即刻环首四顾。伊丽莎白看下手錶。

「我刚作了两小时免费的额外工作，」她说：「如果你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安鲁斯先生，那么我就即刻回家了。」她微笑着转身离去，她的高跟鞋在砖面上敲击着。

「还有一个问题，达斯顿医生，」麦可跟着她走到巴利。可威听不到，看不到的角落。「跟我一起去吃顿晚餐，怎样？」

「我怎样说呢？」她轻佻地说：「我说呢，我想我能感激

地但可不是热诚地接受你的邀请。我想发掘下你们这种人是件趣事吧。」

「试下吧，」麦可说。他们互相对视一笑：「好的，现在已是七点一刻。如果你接受的话，我在八点半时能去接你。」

「妳的地址呢？」

她在他的日记簿上写下她的地址及电话号码。

「妳是用左手，是不，丽？」

那对黑眸子即刻射向他。「只有我的人才可嗅我丽。」她说着，转身离去。

「我是可威，头子。我不敢肯定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敢肯定他是在说谎，还是真实的，所以我想让你作决定。」

「好的，巴利，说下去。」

「嗯，这可能是件严重的事，或是个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骗局。他可能只是个毛偷，想干下大案子。我自己也不能肯定。如果他说的每个字是真实的话，我认为你是应该立刻被通知。」巴利重述了整个事件经过，但没有提起有个参议员参与的事。他只说还有个重要

的事情，而他不想在电话中提起。

「你这下子很可能把我引向离婚法庭去嘛——我想我不得不转头回到办公室吧。」尼克·史当说，同时避开他妻子一脸不愉快的神色。「好吧，好吧。我至少已吃了些东西，真该谢谢上帝。三十分钟后再见面，巴利。」

「好的，头子。」

可威按下电话筒，然后又拨市区警署的电话。这再花他二个角子，他的裤袋内只剩下十六个角子。他常想，要检查联邦调查局人员的工作效率的最佳办法，是叫人员们翻开他们的袋子；如果他还有二十个角子，那这家伙无疑是调查局内的懒虫了。

「巴克中尉在前面的柜台。我替你接给他。」

「巴克中尉。」

「我是特工人员可威。我们已会见你的那个希腊人，我要求你们派个人保护。他为了件事而恐惧得要命。我们也不想冒这个险。」

「他不是我的希腊人，他妈的！」巴古说：「你不能派你们的人去吗？」

「这下子我们没有过剩的人，中尉。」

「天，我这里也没有多馀的职员。你以为我们是在做旅社生意呵？天，我尽力而为就是了。他们要几个小时后才能赶到那儿。」

「好的。谢谢你的协助，中尉，我会通知我的办公处。」巴利放下电话。

麦可、安鲁斯及巴利。可威在电梯间等着，这电梯似乎不情愿送他们下去似地姗姗来迟。他们坐进那辆深蓝色的福特车前，一直缄默着。

「史当要求听下这故事，」可威说：「我想象不出他会采取什么行动，但我们还是让他知道下比较好。然后我们就可以下班了。」

麦可看下手表，一小时四十五分钟的超时工作，而这又是每个人每天最高的超时额。

「我希望如此，」麦可说：「我刚有个约会。」

「我认识的吗？」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就是那个漂亮的达斯德医生。」

巴利抬起头：「不要让头子发觉才好。要是他知道你在办公时间内勾搭女人，也会把你调到蒙他那，布地的蓝场去。」

「我没听说过蒙他那州，布地那儿有蓝场。」

「只有那些闯了祸的联邦调查局人员才知道布地那儿有蓝场。」

麦可把车子驶回华盛顿市中心，巴利在车上写他的采访报告。七点四十分时他

回抵那个旧邮政局大厦，这时泊车场已空旷无人。在这个时候，文明人都该回家去干文明事了，例如吃顿丰富的晚餐。史当的车子已停在那儿。真他妈的。他们乘电梯直上五楼，走进史丹的接待室。朱利回去后，房内一片冷清。可威在头子的

「可威详细地把他们抵达华屋·威尔逊医院后，直到他打电话吩咐市署署派人保护那希腊人的过程重述一番。麦可为巴利完整的记忆称羨不已。没有一点夸张，没有一点成见，也没有显示出巴利本人的想法，头子也没有问他们的意见。史当沉思了一阵子，然后转身面对麦可。」

「你的看法怎样，麦可？」

「我不知道。这似乎很戏剧化，但他看来不像是个说谎的人。他很恐惧，而且在我们这儿没有案底。我曾叫他们查过他的名字。卡菲基斯有过案底。」

尼克拿起电话，叫电线员接向调查局的总部。「请接给我国家情报电脑中心，波丽。」接通后，有个年青的女人接电话。「我是史当，华盛顿的行动室。请即刻用电脑替我调查这个人——艾基罗·卡菲基斯：高加索人；男性，希腊籍；高度：五呎九吋；重量：大约一百六十五磅；头发：深棕色；眼睛：棕色；年龄：三十八。没有任何显目的伤痕疤结，也没有任何索引号码。」他读着可威放在他面前的报告。他静静地等了阵子。

「如果他说的是实话，」麦可说：「我们不可能会有他的案底。」

「如果是真实的话，」可威说。

史当等待着。要花上很长的时间去检查一个人在联邦调查局内是否有案底的日子已过去了。自从一九七九年那崭新的电脑启用以来，只要花上几秒钟，就能检查了一百多万件宗卷，而给出答案来。那个女员的声音传了来。

「我们没有艾基罗·卡菲基斯的案底。也没有个姓卡菲基斯。电脑中最接近的姓氏是卡斯斯基，这人出生于一九〇一年。就只有这些了，史当先生。」

门上轻敲下，然后两人走进来。史当抬起头，自他回到办公室以来，他就忙着他的工作，以致差点忘了他是专程转回来会会他们的。

「巴利，从头开始，慢慢而又详细地重述一回。」

「非常谢谢。」

史当搁下电话。「好，伙计们。我们暂且相信卡菲基斯说的是实话，我们来个严重的调查行动。他没有他的故事之前，他们还是宁信其有吧；他可能有所企图，但如果是这样，我们也没什么损失。明天早上，巴利，我要你带个指纹专家去医院，打下手印，以防他用了个假名，然后立刻放进手指的电脑内检阅一下，而且要一份签上名的报告书。然后到市中心警署调查看他可有参与任何在二月廿四日发生的枪击事件。在他能行动时，用救护车载他去指示那个午餐宴的地点。如果可能，加一点压力促使医院能让这件事在明天早上就搞妥了。直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被逮捕或是有犯罪的嫌疑，所以我们不能用武，侵犯了他的基本权力。麦可，我要你即刻回到那医院去，去看他是否有警员保护。如果没有，就一直呆在警员到来。早上时，去『金鸭子』调查一下。我要跟局长约个时间见面，大约明早十点吧，这使你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向我报告。如果电脑的身份检查证实他的身份，而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那个旅社及餐馆确有存在的话，我可就有个大案子了。我们必须立刻让局长知道这件事。目前，我不要有任何文字记录。在明天早上之前，不要呈上任何备忘录。还有，别跟任何人提起有个参议员有嫌疑这件事——包括格兰·南那在内。可能在明天会见局长之后，我们只需呈上整个事件的报告书，整个案子就会交给特务员去处理。别忘了各部门有各别的责任——保护总统是特务组的事，我们只是对付罪犯。如果只关系到参议员，那是我们的案子。如果关系到总统，那是他们的事。我们让局长去决定这件事——我不想跟国会拉上关系，那是局长的烧饼。而且只剩下七天的时间，我们不能只坐在这儿研究细节。」

史当拿起红色电线，接通到局长的办公室。

「尼克·史当，华盛顿行动室。」

「晚安。」低沉而又文静的声音响起。

麦·芝格夫人是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忠心手下，这时还在办公。据说胡佛对她也有点敬畏。

「麦·芝格夫人，我与特工人员可威及安鲁斯想预约会见局长。只要十五分钟的时间。在明早九点到十一点间的任何时间。可能在今晚及明早的深入调查后，我们可能不必再去打扰他。」

麦·芝格夫人查看着局长桌上的日记簿。

「在十一点时局长跟警长有个约会。他在八点三十分时就上班。在日记簿上，从八点半到十一点之间他没有约会。我替你预约在十点半十分。史当先生，你是否要先给局长一个大槓？」

「我想不必。」

麦·芝格从来不会坚持或问第二个问题。她知道只要是史当打来的，必定是重要的事。一年之中，他在应酬会上见到局长大约十次，在工作上，一年里他们是会见三或四次。他是个不会浪费局长时间的人员。

「谢谢，史当先生。除非你预先通知，这会见是在明早十点十分。」

尼克搁下电话，抬头望向他的两个手下。

「好吧，我们跟局长在十点开会。巴利，送我回家可好？然后你可以回家，明早第一件事是再来找我。这样我们有时间研究下。」巴利点点头。「麦可，你直接回到医院去。」麦可正心不在焉

地幻想着伊丽莎白·达斯德在华屋·威尔逊中心的走廊向他走来。她身穿着红绸的衫，外罩着件白色医袍，下着条摆荡着黑裙。他张着眼在作白日梦。他愉快地微笑着。

「安鲁斯，总统的生命受到威胁有什么好笑？」史当喝问道。

「对不起，我只是为了我的约会化成烟而微笑。我用我自己的车子好吗？我想从医院直接去赴个约会。」

「也好。我们用公用车。明天一早见面。出发吧，麦可。希望在早餐前搞妥一切。」他看下手表。「天，已是八点钟了。」

麦可悻悻不乐地离开办公室。如果警方保护人员在他抵达之前已在那里的话，他还是来不及赴伊丽莎白·达斯德的约会。他得在医院内打个电话给她。

「好好去吃一顿，巴利，而且来瓶丽斯娜酒？」

「好呵，头子。」

两个人离开办公室。史当脑海中检视着今晚应该进行的事件。

「巴利，出去时顺路检查下『爱斯别琳』可有工作，同时告诉他们今晚我们不再回来。」

可威绕道到缉捕处走了一趟，同时把话传给「爱斯别琳」。他正在玩着「华盛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顿星报」的填字游戏。他已经完成三排字；这将是漫长的夜晚。巴利在蓝色福特车前与尼克·史当会合。

「是的，头子，他在工作。」他们互相对视。是个头痛的夜晚呵。

巴利钻进车子驾驶盘前，身子倒躺下去，调整下座位。他们静默地驶向宪法大道，然后经过白宫驶上「E」高速大道，向纪念桥驶去。

「如果卡菲基斯的话是真的，那将来面临的一个礼拜可有我们好受了。」巴克·史当说：「他对行刺的日子可很肯定。」

「我第二次审问时，他还是重复地说是三月十日在华盛顿。」

「嗯。七天。不很长。不知局长会如何处理？」史当说：

「把它转给特务组，如果他理智的话。」巴利说。

「哎，暂且不提此事吧，让我们想下顿丰富的晚餐。明天的事明天办吧。」

车子在白宫后面的交通灯前停下，这时有个满腮胡子，长头发，一身黧黑的青年，站在总统的屋子前面，拿着个大招牌，上面向世人展示着「末日就要来临」。史当瞥了可威一眼，点点头。

「我们希望今晚能这样。」

他们经过弗吉尼亚大道，转上高速路直驶纪念桥，一辆黑色的「林肯」牌车子以七十哩的车速越过他们。

「希望巡警捉住他。」史当说。

「可能是赶着去杜里机场吧。」巴利回答。

(二十四)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车子不很多，塞车的时间已过去了。当他们转上乔治，华盛顿公园道时，他们加快车速。公园道，及跟着而来的弗吉尼亚海滩丛林。这一段路又暗又弯。可威的反应并不比任何特工人员差；而史当，虽然年纪大了些，反应也像他一样的灵敏。一辆庞大，黑色的「布理」车从左方超越他们。可威扫视它一下，然后在再下一分钟注视它时，另一辆黑色的「林肯」车似乎驶错车道地扫撞在他们前面。这时他好像听到枪声。巴利急忙转动驾驶盘，但这时已不能避免了。两辆车子都同时撞向他的车子，但只有一辆卡住他的车子一同向山坡滚落，它们一起快速地向水面冲去。尼克挣扎地想打开车门，同时感觉到这无可避免的沉没似乎很缓慢。

那辆黑色的「布理」车若无其事地向高速道驶去。这时一辆坐着一对青年男女的车子急忙停下，目瞪口呆地目睹这场车

祸。他们钻出车子，跑到山缘去。他们眼视那辆「福特」及「林肯」车一起沉没下去，不知如何援手地呆望着。

「天，这是怎么一回事？」那年青男人说。

「我不知道。我只看到两辆车一起飞坠。我们怎么办？占？」

「赶快通知警方吧。」

那男人及他的妻子向他们的车急速奔去。

下午八時十五分

「哈罗，丽。」

电话线另一端静默了阵子。

「哈罗，特工人员。你的工作进展怎样？」

「还不差。听着，伊丽莎白，我又回到你们的医院来监护妳那位卡菲基斯先生，我需等到警方人员来接手。他可能有生命的危险，所以我们得保护他。我们的约会要被延迟了。妳不介意吧？」

「不，我还不饿呢。每个星期四我都跟父亲共进午餐。我们吃得很多。我想要到妳来我家时，我才会饿吧。」

「那很好。妳需要好好吃一顿的，看来妳很难提提呢。总之，我得想法子患上感冒才好。」

「如果这样，我要远离你才好。并不会因为我医病，我自己就能免疫，知道吗？」

「哈，妳是个怎样的医生？下次我要找妳医病时，我浇了冷水才去。」

(二十五)

小說  
天地

本版小说 拥有版权

「这样不是更糟  
糕了？」  
「总之，我尽可能  
早些去见她吧。」  
「也许吧。」  
麦可摘下电话筒  
，向电梯间走去，他  
按下箭头向上的按钮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上帝保佑那个警

方人员已来到了。干吗电梯迟迟还下不来呢？等这样的电梯，可把病人给等死了。电梯的门终于打开来，一个粗壮的，戴着顶深色的高帽子，戴着面纱，胸前挂着正教十字架的希腊神父匆忙地与他交错而过。他敢发誓那是个希腊正教的神父。这神父给麦可一种神奇的触觉，然而他想不出是什么。他站在那儿，迷惑不解地望向那神父逐渐消失的背影，同时移步进入电梯。他按了几下上四楼的按钮。快点，快点，他妈的。然而电梯并不会听麦可的话，它还是以平常一样的速度慢慢升上去。它不知道他急着去赴伊丽莎白·达斯德的约会。门终于缓慢地打开，他挤身出来，向4308病房的甬道跑去。警方人员还没来值勤。整条甬道空旷地，看来他得在这地方呆上一些时候了。他从门上的小窗口望进病房，那两个人正在床上睡着，那没

房吗？」

「没有。今晚没有人来过这地方。静寂得像坟场，你在等候他们吗？」

「是的，看来我得等候了。你能替我找张椅子吗？在市中心警署的警员抵达前，我得在这儿呆一阵子。我希望没打扰了你。」

「不会的。你喜欢呆多久就呆多久。我去看看是否能替你找到张舒适的椅子。」

她放下书本：「要来杯咖啡吗？」

「那很好。」麦可打量着她。今晚可能搞不到医生而搞上个护士吧。这可有点可惜，毕竟医生较吸引人些。麦可想还是先回到那病房，如果卡菲基斯还醒着的话，也正好让她宽下心。然后打个电话给警署，质问他们的人员到那儿去了。他再一次向那病房慢慢走去；现在他大可不必太匆忙了。他轻轻打开门。除了电视上的萤光外，房内一团黑暗。他的眼睛一时不能聚焦。他扫视下那两个人。他们静静躺着。要不是他听到「滴哒」的声音，他是不会去看第二眼的。

滴哒、滴哒、滴哒。

听起来像是水龙头的滴水，但他想不起这儿有个水龙头。

滴哒、滴哒。

他静悄悄地移近艾基罗、卡菲基斯的床边看去。

滴哒。

热血从床单上滴落，从他口中涌出。他的眼睛凸出，他的舌头吐出肿胀。他的颈被人割开了。血液在地上已滴成血滩了。麦可正踏在血滩上。他感到他的双脚无力，他的双手紧抓住床沿。他向那个犄角望去。麦可的眼睛现在已能聚焦，他大声地呕吐起来。那个邮差的头颠松松软软地挂在他的身上，只有一层皮把头颅及身上连系着。麦可挣扎地跑出门外，跑到公共电话。他的心脏激烈地跳动着。他感觉到他身上的衣衫也在颤抖着，双手满是血迹。他颤抖着手拿出几个角子，打电话给凶杀组，简略地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这次他们不能只随随便便派个人来了。这时，值班护士拿着杯咖啡走来。

发出声音的电视机并没有关上。麦可去找值班护士，他终于发现她在护士长的办公室内看书。她也欣悦地见到这位外貌英俊的联邦调查局人员的到来。

「市中心警署有派人来维护4308

「你怎么啦，看来很苍白，」她说，然后看到他的双手颤抖起来。

「不可走进4308房，不要让任何人进入那间房间，立刻叫个医生来。」

那护士把杯咖啡塞到他手上，然后向甬道跑去。麦可无能为力地回到4308号病室。除了干等之外，他也帮不上手。他开灯，走向浴室；他想洗净手上的血迹及他衣服上因呕吐而沾着的秽物。麦可听到开门声，他急忙冲回病房。另一位年轻的女医生走进来……艾利卡·狄佳多医生；她襟上的牌子写着。

「不要触摸任何东西。」麦可说。

狄佳多医生瞪着他，然后望向尸体。

「不要触摸任何东西，」麦可重复：「须等待凶杀组，他们就要到了。」

「你是谁？」她问。

「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麦可·安鲁斯。」他即刻从他的皮包拿出他的身份卡。

「难道我们只能互相对视地站着吗？还是让我动手收拾下？」

「在凶杀组完成他们的调查后给下许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可之前，我们不能动到任何东西。我们走到外面好吗？」他在她身边经过，用肩膀顶着门，把门打开。他们回到甬道上。

麦可吩咐狄佳多医生守在门外，别让任何人进去；他再去

打电话给市中心警署。

她勉强地点点头。

他走向公共电话，拿出两个角子；他拨到市中心警署找巴克中尉。

「巴克中尉在一小时前已回家，我能帮你吗？」

「你们几时才要派人来保护华屋·威尔逊医药中心的4308号房？」

「你是谁？」

「联邦调查局，华盛顿行动室的安鲁斯。」麦可重复地说出这双疑谋杀的细节。

「我们的人在半小时前已出发，大约就要到了。我马上通知凶杀组。」

「我已知道了。」麦可反驳道。

他放下电话，虚弱地坐下旁边的椅子。甬道上这时挤满了穿白制服的医院人员。两张轮床已运来4308号房，现在该怎么办了，他们全在等候着。

再拿出两个角子，他拨转尼克·史当家里的号码。电话响了一阵子，怎会没有人接听？正想着，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

不要紧张，他想，同时抓紧住电话筒：「晚安，史当夫人，我是麦可·安鲁斯。我想跟你的丈夫说话。」他平静安稳地说。

「尼克还没有回家，麦可。两小时前他再倒返办公室去了，奇怪，他还说要跟你及巴利·可威见面呢。」

「是的，我们见了面。然后在四十分钟前他离开办公室回家去了。」

「他还没有抵家，刚才他才吃了第一道菜就即刻回办公室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可能他又回到办公室去，你不妨再拨回办公室试试。」

「好的。打扰了你，真对不起。」麦可挂上电话，然后回头看下是否有人进入4308号房。他再拿出两个角子，拨电话回办公室。波丽在值班。

「我是麦可·安鲁斯。请快点给我接史当先生。」

麦可吩咐狄佳多医生守在门外，别让任何人进去；他再去

打电话给市中心警署。

她勉强地点点头。

他走向公共电话，拿出两个角子；他拨到市中心警署找巴克中尉。

「巴克中尉在一小时前已回家，我能帮你吗？」

「你们几时才要派人来保护华屋·威尔逊医药中心的4308号房？」

「你是谁？」

「联邦调查局，华盛顿行动室的安鲁斯。」麦可重复地说出这双疑谋杀的细节。

「我们的人在半小时前已出发，大约就要到了。我马上通知凶杀组。」

「我已知道了。」麦可反驳道。

他放下电话，虚弱地坐下旁边的椅子。甬道上这时挤满了穿白制服的医院人员。两张轮床已运来4308号房，现在该怎么办了，他们全在等候着。

再拿出两个角子，他拨转尼克·史当家里的号码。电话响了一阵子，怎会没有人接听？正想着，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

不要紧张，他想，同时抓紧住电话筒：「晚安，史当夫人，我是麦可·安鲁斯。我想跟你的丈夫说话。」他平静安稳地说。

「尼克还没有回家，麦可。两小时前他再倒返办公室去了，奇怪，他还说要跟你及巴利·可威见面呢。」

「是的，我们见了面。然后在四十分钟前他离开办公室回家去了。」

「他还没有抵家，刚才他才吃了第一道菜就即刻回办公室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可能他又回到办公室去，你不妨再拨回办公室试试。」

「好的。打扰了你，真对不起。」麦可挂上电话，然后回头看下是否有人进入4308号房。他再拿出两个角子，拨电话回办公室。波丽在值班。

「我是麦可·安鲁斯。请快点给我接史当先生。」

「史当先生及特  
工可威在四十五分钟  
前离去——我想他们  
是回家去了，安鲁斯  
先生。」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的。」  
「他们是这么说，  
我亲眼看着他们离  
去。」

「请再次调查下。」  
「好的，安鲁斯先生。」  
麦可等待着。对他来讲，这段时间可  
真冗长。他该怎么办？他只孤单一个人，其  
他的人去了那里？他该怎么办？天，他所经  
的训练并没有这样的情况——通常联邦调  
查局人员是在案发后廿四小时抵达现场，  
而他，现在却在案发的现场上。

「没有回应，安鲁斯先生。」  
「谢谢妳，波丽。」  
麦可绝望地注视着天花板，想理出个  
头绪来。他已被吩咐不可把今晚较早时所  
发生的事向任何人透露，在史当及局长见  
面之前无论如何不能透露一个字。他必须  
找到史当，他必须找到可威，他必须找到  
一个他能透露这事的人。再拿出二个角子，  
他拨给巴利·可威。电话响了阵子。可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威那独身的公寓内没  
有人，以同二个角子  
，他再拨给诺玛·史  
当。史当夫人，我  
是麦可·安鲁斯，对  
不起，再次打扰妳，  
妳的丈夫及可威先生  
抵家时，请他们即刻  
打电话给我，我在华  
屋·威尔逊。」

「好的，尼克一抵家我就通知他，他  
们可能在路上耽误了。」

「是的，一定是这样，我一时没有想  
到。我想，要是我的接班人抵达时，我会  
进城回办公室去，所以请他们那里去联  
络我。谢谢妳，史当夫人。」他挂上电话  
。

就在这时，那个警署派来的人员大摇  
大摆地在拥挤的甬道上走来，他的手上还  
拿着本艾·麦边的小说。麦可想因他的迟  
到而向他怒吼，但这又有什么用？对着那  
滩血渍，怒吼又有什么用？他不自禁地又  
感到一阵毛骨悚然。他把这年青的警员叫  
到一旁，告诉他发生了谋杀事件，但并没  
有向他说明为何这两个人这么重要。他只  
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以及叫他通知他的  
上司，而且凶杀组的人员就要抵达了。这  
名警员向他的值班上司报告了这儿发生的  
事。华盛顿的市中心警署每年处理六百宗  
的谋杀案。

医药人员不耐烦地等着；这真是个漫  
长的等待。他们的职业训练使他们不再惊  
慌。麦可还不知道他该转向何处，或是该  
做些什么。史当去了那里？可威去了那里  
？所有的人去了那里？

他再走向那个警员。这警员正在解释  
为何人们不可进入那病房……他们没有被  
说服，但他们等待着。麦可告诉他说他要  
回到行动室去。他没有说明卡菲基斯为何  
这么重要。那警员控制了现场。凶杀组随  
时会到来。他对麦可说较後时警方要和他  
对话。麦可离去。

他回到车上，拿出盞警灯搁在车蓬上  
。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办公室，回到他  
认识的人群中，回到现实去，去见个能解  
释今晚这梦魔式的事件的人。

麦可扭开车上的无线电。「行动室 1  
80 对话，请替我找史当先生及可威先生  
，紧急事件。我即刻就要回到行动室去。  
」

「好的，安鲁斯  
先生。」  
「行动室 180  
收线。」

十二分钟後，他  
回到华盛顿的行动室  
。他泊了车，跑进电  
梯间，电梯员把他送  
上去，他衝了出来。

「爱斯别琳，爱  
斯别琳，今晚是谁在值班？」

「只有我一个，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  
，」爱斯别琳懒散地抬起头，从眼镜後望  
向他：「怎么一回事？」

「史当在那里，可威在那里？」麦可  
问道。

「他们已於一小时前回家去了。」  
天，他该怎么办？不可以向爱斯别琳  
透露这件事，然而目前只有他一个人能给  
麦可提意见。虽然史当再三重申在他与局  
长会商之前不可向任何人透露风讯，然而  
现在可是最紧急事件。他不能泄露任何情  
报。他真想知道胡佛本人怎么处理这件事  
。

「我必须即刻找到史当及可威，你可  
有任何提议？」

「嗯，第一，你可有叫汽车无线电电  
台替你找？」爱斯别琳问。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这真是个冗长而无尽头的等待，而且  
没有结果。「怎么啦，波丽，发生了什么  
事？」

「我已尽力去联络他们，但我只收到  
「吱吱」的声音。」  
「试试看，第一，第二，第三，或者  
第四电台，无论如何，试试每一个电台。」

「好的，先生。我只能一次试一个电  
台。共有四个电台，而我逐次的试下去而  
已。」

麦可发觉自己很惊慌失措，他该镇定  
地坐下。世界末日还未降临——或者已经  
降临了吧？

「第一电台及第二电台都找不到他们  
。第三及第四电台不可能找到他们，尤其  
是在晚上这个时候，他们已在回家途中了  
。」

「我不管他们去了那里，我要找到他  
们，再试下去。」

「好的，好的。」邮试了第三和第四  
电台。她需要得到特别准许才能试下第五  
及第六电台。麦可望向爱斯别琳。只有值  
班官员才能授权接线员如此做。

「这是紧急事件——我向你发誓，这  
是紧急事件。」

爱斯别琳於是吩咐波丽试下第五及第  
六电台。第五及第六电台是联邦调查局内  
的联邦电讯局电台。第五电台没有回音。  
她试下第六电台，也是一样没有信息。怎  
办，天，怎么办？他该转向谁求助？爱斯别  
琳只是好奇地望向他。他并不想让自己沾  
到麻烦。

「冷静下来。」  
「这并不能帮我找到史当先生，」麦  
可压制自己，平静地说：「不要紧，爱斯  
别琳，去玩你的填字游戏吧。」

麦可走进洗手间，在水龙头下漱口，他似乎还嗅到呕吐及血液的味道。他洗漆了一番，然后回到缉捕组办公室坐下。他应决定该怎么办，然后就去进行。史当及可威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就像那黑人邮差

及希腊人一样发生了事故。或许他该跟局长联络。但这可超了常轨，以他目前的阶段，二年的训练使他明了他不能随随便便打电话给局长。而且他还得在明早十点三十分跟史当一起去会见局长。明早十点三十分，还有整整十二个小时，而这十二个小时中，他只能枯等，独自保守个不能向任何人透露的秘密，保密着个没有第二个人知道的情报。

电话响起，然后听到波丽的声音。他祈祷那是史当，但他的祈祷并没有实现。「嗨，麦，你还在吗？凶杀组来了电话，何根队长要和你谈话。」

「你是安格斯？」

「是的，队长。」

「你要告诉我些什么？」

麦可直言告诉他：卡菲基斯是个非法移民，脚部受了枪伤而又延迟来医院就医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然后扯谎地说有个歹徒以要揭发他非法进入美国一事来勒索他，而且开枪打伤了他的脚。麦可明早就会呈给他一份书面报告。

侦探队长对他的话感到可疑。

「你是对我隐瞒

什么吧，伙伴？第一，为什么联邦调查局人员会在这里出现？我想，背后一定有问题。如果我发现隐瞒一些什么情报的话，我将毫不犹豫地拿全华盛顿内最热的煤炭来炙你的屁股！」  
麦可想起史当一再重申不可泄漏的指示。

「没有，我没有隐瞒些什么。」他提高声调时，感觉到他的声音不禁因颤抖而失去了说服力。那凶杀组的侦探发些牢骚，再问了几个问题后即挂上了电话。那听筒沾了汗水，他的衣衫也湿漉漉地。他再打电话给诺玛·史当，头子还是没有抵家。他打给可威，可威那单身公寓没有回应。他再打给波丽，叫她再试下所有的无线电波道；除了第一波道发出「吱吱」之声外，其他毫无反应。麦可终于放下电话，告诉爱斯别琳他就要回家去，爱斯别琳似乎无动于衷。

麦可退出走向电梯，直接走往他的车子，先回家去，然后打电话给局长。他再一次在街道上飞驰。

他回到位于华盛顿西南部的公寓。他打开房门，即刻拿起电话，几声铃响后，调查局有人回答道：「局长的办公室，值班人员在讲话。」

麦可压制着自己的激动。

「我是华盛顿行动室的特工人员安格斯，」麦可缓慢而明确地说：「我要与局长讲话，这是非常紧急的事件。」

局长似乎是在司法部长的家参加宴会，麦可要司法部长的电话号码。在晚上这个时候，他是否有特权直接联络局长？他是有特权的，因为他跟局长在明天早上十时三十分有个约会，所以，上天保佑，他是该有特权的。

对方好像感到安格斯很紧急。

「你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我等下回电给你。」

安格斯知道对方是在调查他是否联邦调查局的人员，而且是不是已安排好明天早上与局长会面。一分分钟后，电话再次响起，还是那位值班人员。

「局长现在还在司法部长的家，她的私人号码是761—4386。」

麦可转了这号码。

「这是艾坎曼夫人的住宅。」一个冷漠的声音回答。

「我是特工人员麦可·安格斯，」他开口说：「我要与联邦调查局局长讲话。」

他缓慢而语句清晰地说，虽然他私下在打颤。

「请你等一下，先生。」

他等了又等。

换了个声音说：「泰生讲话。」

麦可吸了一口气。

「我是特工人员麦可·安格斯。我与史当先生及特工可威在明早十点三十分跟你有个见面约会。你不知道有这个约会，因为这是在你离开办公室后，我们与麦·芝格夫人安排好的。我需要马上跟你见面，我希望你再打电话给我，我此刻在家里。」

「好的，安格斯，」泰生说：「我再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打电话给你。你的号码几号？」

麦可告诉了他。「年青人，」泰生说：「希望是件严重的事。」

「是的，先生，非常严重。」

麦可等候着。一分钟过去，又再一分

钟。难道泰生以为他在开玩笑？怎么一回事了？已过了三分钟，四分钟过了，他似乎比那值班人员更澈底地调查麦可。

电话铃响起，麦可跳了起来。

「嗨，麦，我是罗渣，出来喝杯酒吧？」

「下一次吧，罗渣，下一次。」他连忙把电话搁上。

电话又响了起来。

「好的，安格斯，你要告诉我些什么？简单而又准确地说。」

「我必需跟你见面，先生。我只需要十五分钟的时间，我需要你指示我该他妈的怎么做。」

他因说出「他妈的」而感到懊悔。

「可以，如果是真的很紧急。你知道司法部长的家吗？」

「不知道，先生。」

「记下来：艾灵顿、埃屋街2924号。」

麦可放下电话，把地址用大号字母写在个火柴盒上，然后打电话给爱斯别琳，那个还在玩填字游戏的家伙。

「如有什么事情发生，可跟我车子的无线电联络；这样你能找到我。我让第二波道一直开着，第一波道有点不对劲了。」

爱斯别琳嗤之以鼻；现在这些年青人太沉不住气了。在艾格·胡佛时代，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使是现在也不当允许。幸好，他只有多一年就可以退休了。

他回到他的填字游戏，第七排，十个字母的——跟海盗有关。爱斯别琳又再陷入沉思。

麦可·安鲁斯衝进电梯时，他也在沉思。他走上街道，坐进车子，以全速向艾灵顿驰去。他驶经东平原大道，转上独立高道，经过林肯纪念堂朝向纪念桥去。他全速飞驰，常因那些在这温暖清新的夜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晚出来散步的人们所阻塞而高声咒骂，向那些没有注意到他车上安置的红色闪光灯而让路的人们咒骂。他一路上大骂一通。史当去了那里？巴利去了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局长会以为他是疯子吗？

他驶经纪念桥，在乔治·华盛顿公园道出口处停了下来。塞车，他动弹不得。可能又发生了车祸。这时候竟发生了个他妈的车祸，这就是他所面对的。他驶进路中央，大力按着警报器。大多数的人以为他是属于警方的拯救队而闪开让他过去。总之他驶到挤满了警车及急救队救伤车的地方。一个年青的市中心警员向他走来。「你是办这案子的吗？」

「不，联邦调查局，我有紧急事件，必须赶往艾灵顿。」

他出示了身份卡。警员引路让他过去

。他急驰离开车祸现场。他妈的车祸，他驶离现场后，一路上车辆稀少。十五分钟后，他抵达艾灵顿。埃屋街2942号前。他用车上无线电与华盛顿行动室的波丽联络，证实史当及可威都没打电话来。

麦可钻出车子。在他开步时，一个特务人员出现阻止他。麦可出示身份卡，并说他已预约会见局长。

那名特务人员谦恭地叫他在车内等着。在询问屋内的人后，麦可被引导到大厅右边的一个图书室等候。局长走进来，麦可起立。

「晚安，局长。」

「晚安，安鲁斯，你打扰了个很重要的宴会。我希望你知晓你是在作什么吧。」

局长冷漠而又跋扈，很明显地，他因被一名不认识的初级人员叫来见面而感到不满。

麦可把从开始与史当见面，直到他决定超越所有的人来见局长为止的故事，很详细的叙述一番。局长的脸部很凝重。麦可讲完时，他还是一直显得很严肃。麦可心想这回可惨了，他还是应该去联络史当及可威。他们现在可能已抵达家门。他等待着，汗水已从他额头泌出。今天可能就是他在联邦调查局的最后一天了。然而，局长的话使他感到惊异。

「你作得很对，安鲁斯，如果我是你，我也会作同样的决定。要凭很大的勇气才使你跑来见我。」他注视着麦可：「你很肯定只有史当、可威，你及我知道今晚发生的事？特务组及市中心警署没有人知道吗？」

「是的，先生，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

「而你们三个人已安排在明早十时三十分与我见面？」

「是的，先生。」

「好，拿出你的记事簿记下来。」

这本联邦调查局人员用的簿子只是张四时乘二时的卡片。什么事都能记录在里头，而且可以收藏在手掌里。麦可从他的大衣内袋拿出来。

「你有这儿司法部长的号码？」

「是的。」

「我家的号码是721—4069，用脑子记下来。现在我告诉你该作些什么。回到华盛顿的行动室，查看史当及可威的去处。查下陈屍所，医院

及交通巡警。如果找不到他们，我要你在明早八点三十分来我的办公室，不是十点三十分。这是你明早的第一件差事。第二，查下办理这案子的凶杀组侦探及警员的名字。现在再说一次——你没有告诉他们有关你去找卡菲基斯的原因？」

「没有，先生。」

「很好。」

这时司法部长在门边出现。

「一些都在掌握中吧，哈特？」

「是的，谢谢妳，马莲。我想妳未曾见过这位华盛顿行动室的特工安鲁斯吧？」

「未曾见过，幸会，安鲁斯先生。」

「晚安，夫人。」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会呆很久吗，哈特？」

「不，我跟安鲁斯谈完后就即刻来了。」

「有什么特别的事吗？」

「没有，没什么可担忧的。」

明显地，在水落

石出之前，局长并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回事。

「说到这里了？」

「你叫我回到华盛顿的行动室去，同时查看史当及可威的去处。」

「对的。」

「然后去查陈屍所，医院及交通巡警。」

「对的。」

「还有，你叫我查看办这宗案子的凶杀组人员的名字。」

「对，把这些记下来：调查下所有在4308号房那两位病人还生存着到你发现他们死亡那段时间，所有医院工作人员及访客的名字，及任何在那房间附近逗留的人。用调查局的索名卡及电脑查看这两个死者名字，及任何有关他们的背景。收集所有值班的医院人员及访客，还有任何在4308房附近出现的人的手指纹。同时，也别忘了那死者的手指纹，我们需委这两人的手指纹，以便我们日后手指纹的搜索。如果你找不到史当及可威，那就照我所说的，明天早上八点三十分来我的办公室见我。今晚我会在我家里，所以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别犹豫地打电话给我。十一时三十分以后，我一定已回到家里。如果你打电话给我，就用个绰名——让我想想——朱丽叶斯——这名字并不象做什么，然后告诉我你的号码。你必须用公共电话，我会马上回电给你。在早上七点十五分之前，除非是非常紧急，别打扰我，明白吗？」

「明白了，先生。」

「好，我要回到我的宴会去了。」

麦可站了起来，打算离去。局长的手按在他的肩膀上。

「别担心，年青人，这种事常常发生的，而你也做了正确的决定。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你表现的还很坚毅果敢。现在回去干活吧。」

有人知道他所经  
困境，这使麦可  
宽慰，况且这个  
他的人背后有着  
无比的势力。

在回返华盛顿行车途中，他拿起车内的无线电。「华盛

顿行动室180号在对话，有没有史当先生的消息？」

「还没有，180号，我还在尽力。」

他抵达时，爱斯琳琳还在那儿，一点也没发觉麦可已跟联邦调查局局长对了话。爱斯琳琳曾在鸡尾酒会上见过全部四任局长，但这些局长中可没有一个知道他的名字。

「紧急情况过去了？」  
「是的。」麦可扯了个谎，「可有史当及可威的消息？」他尽量放松自己紧张的心情。

「没有，一定是在什么地方闲荡了。别担心，你不必拖着它的尾巴，这些小羊儿也会自己走回家去的。」

麦可很担忧。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打电话。波丽那儿还是没有信息。第一波道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依然没有反应。他打电话给诺玛·史当斯，史当斯夫人问他有什么事，她听来是否是一个冷冰冰的猜谜。我们只是猜出了那间酒吧。」

她笑了起来，她知道尼克是不会光顾酒吧的。

麦可又转打给威那，那独身公寓也是没有反应，他知道事态有些不与劲，可是他却不知道在那儿。至少局长看手表，一起十点十五分。他的这个晚上怎么啦？整个晚上在作什么？今天十五分。他今晚该是怎样渡过的？一天，他邀请了一个漂亮的女人共进晚餐。然而，他提起了电话，至少，她必定安全地留家里吧。

「哈罗。」  
「哈罗，伊丽莎白吗？我是麦可·安鲁斯。我为今晚的约会事感到抱歉。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没有什么的，」她轻快地说：「你不是曾警告过我说，你不一定可靠吗？」

「我希望你能宽恕我。我希望在明早前搞妥一切，那么我就能去见你了。」  
「明早？」她说：「你是说在医院吧，但明天我休假。」

麦可迟疑着，绞着脑筋想他该怎么回答：“这样也好。我有个坏消息。卡菲基和他的同伙人今晚被人谋杀了。警方护送他们过后才抵达，而我们也找不到任何线索。”

「被谋杀了？他们两个人？为什么？谁？不会毫无动机地杀死卡菲基斯吧，是不？」她激动地说：「天，这是怎么回事？唔，不必回答我。你不可能告诉我整个事件的实情的。」

「我不想浪费时间来欺骗你，伊丽莎白。今晚可够我受的了。总之，为了今晚，我欠妳的一餐，过些时候再打电话给妳可以吗？」

「当然可以，反正谋杀也使我反了胃。我希望你能捉到那个凶手。在华屋·威尔逊发生了这么残酷的事，但这可不是常发生的事呵。」

(三十四)

「我知道，很抱歉牽連到了妳。晚安，小姐，希望你能安眠。」

「你也一樣，麥可，如果你能的話。」

「他一个整夜，可放下的电话，想起一个时不晚的又案件。现」

「在以前又已他但急沒」

尼園媽交長，時  
法通。的市點那  
夕交。多芳心；  
賓个佳太恩中，去  
已。向一窩因，為而  
他。的製第給領利心延  
：。貼他存通盛比中伸  
：。不。交。市面  
游可。去把个。以八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因，安初要地能通陸船  
求点些人的可交可  
划要又一人确他些委團  
策的交。的正，那。通  
市理的團領在話在轉交  
城地有通盛得的失团个  
及所交华懂弯迷团这  
后何在上來是转会而轉  
过凡而置次不方便畢於

他这半晌竟忽然上，车伕林，地还听不见的。道外门领的特慢他听，员单化用意们领的特慢他听，机思播而惹公了它颜色福缓，机思播而惹公了它颜色福缓，可时音心法越喊生把来黑，可时音心法越喊生把来黑，他取的那制来盛发机来是，他取的那制来盛发机来是，次公的他且管提华子重戴辆色，次公的他且管提华子重戴辆色，这高上散况挽势，车起移一簇，这高上散况挽势，车起移一簇，柏车分，松滑治网由杰，柏车分，松滑治网由杰，去交开了想事的乔网正从说，去交开了想事的乔网正从说，驶过给他。么总南，下一股另驶过给他。么总南，下一股另亚。播什；在偶被灯耀目，亚。播什；在偶被灯耀目，尼寓都产生倦，新车明眼妇子，尼寓都产生倦，新车明眼妇子，夕的防闹发会方宗照。夫年上，夕的防闹发会方宗照。夫年上，多的人有持地了在起年牌，多的人有持地了在起年牌，其他样的没便招是生时吊青，其他样的没便招是生时吊青，向商一夜并色者肩发这这的背，向商一夜并色者肩发这这的背，

神曉也。后老員了。全。街然他。閉他。是。九。心。美。不。特。第。頭。前。中。被。去。情。并。隔。从。龍。時。市。且。距。洋。他。火。上。造。的。然。的。救。个。小。李。現。多。色。樣。个。三。場。條。向。藍。送。上。現。的。是。特。輛。要。換。去。橋。上。下。有。一。不。点。快。車。橋。停。前。一。請。看。所。在。金。前。色。一。急。急。紀。障。藍。着。帶。道。向。橋。兒。在。前。地。上。東。向。橋。兒。在。往。不。向。速。這。可。在。貫。轉。送。還。在。泰。

示交可步

目。能  
外，为  
人意行  
人意见  
逞强，  
由是写  
目算的  
不可常  
网客寻  
到果不  
找相俱  
只一些  
員二内  
此外有  
意，分  
地地中  
警一屈  
回送明

起這等過去，鐘的，鐘的大作顛分巨元兩十。那上中五看面夜，看回來了，在在去，走下他趕踏灯；鐘到照長分走探完十可在鏢西寒人可。蛙師望和分探

子安名生  
牌上那  
一系找  
肯迷去  
林普回  
死转能  
色。可才  
黑体素  
柄舞，时  
那具动  
一行什  
后有刻  
钟肉即  
分半员  
中，警  
六超。警  
用带牌

五半

「不会很久了。那辆『林肯』不是你们的车子吗？」  
「不是。」麦可说。

十分钟、二十分钟，他终于看到那辆深蓝色的车篷；接着是车身，一个窗口已被打开，他终于看到

整辆车子。里面有两个人，他看见了车牌，这是今晚里他第二次感到要晕倒。他几乎要哭了起来地跑回向那名指挥警长，告诉他车子内那两个人的名字，然后又跑到路旁的一个公共电话站。他看下手表，然后盘转号码；现在已将近一点了。电话响了，然后一声疲惫的声音说「喂。」

麦可说：「朱丽叶斯。」

那声音说：「你的号码？」

麦可告诉了他。半分钟后，电话响起。

「安鲁斯吗？现在已是凌晨一点了。」

「我知道，先生。是关于史当及可威，他们已死了。」

静默了阵子，那声音似乎清醒了起来。

「你肯定吗？」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是的，先生。」

麦可尽力使他的声音镇定平稳，他向局长报道了车祸的细节。

「立刻通知你的办公室，安鲁斯，」泰生说：「但可别把今晚你告诉我的事情

说出。只报告车祸的事——没有别的。明早，你向警方要更详细的报告。七点三十分来我的办公室见我，不是八时三十分。从大厦旁边的大门进来；那儿会有个人在等候你。他会认得你；别迟到了。现在回家去睡觉，在明早之前不要让人联络到你。别担心，安鲁斯。我们两个人知道这件事，我还有大把的特工人员支援，所以别担心。」

电话搁上。这真是多事的夜晚。麦可打电话通知爱斯琳琳有关史当及可威的事，然后在爱斯琳琳问任何问题之前即忙把电话挂掉。他走回他的车子，缓慢的驶回家去。凌晨的街道上车辆稀少，早上的晨雾使大地一片迷蒙。

在公寓的车房前，他见到那年轻的黑人泊车员，西蒙。西蒙很喜欢麦可，而且更喜爱麦可的「马赛地」车子。麦可大学毕业时，得到他的一个牌子的笔小小遗产。他以那笔钱买了辆他并不认为奢侈的「马赛地」车子。西蒙知道麦可在车房内并没有订车位，所以他每次都自告奋勇地替麦可泊车——这样就给了他一个驶下这辆银白色，豪华的「马赛地 SLC 580」的机会。麦可通常都与西蒙说说笑话，然而今晚，他连看西蒙一眼都没有地就把车匙递给他。

「我在早上七点时要用车，」他边说边离开。「天，我要好好的睡一觉。」

在电梯门关上前，麦可听到西蒙发动汽车的声音。他回抵他的公寓；三个空旷的房间，他锁上门，又插上门栓。以前他不曾如此作过，他在房间内巡视一番，然后脱下那充满汗酸的衣服，向衣盆抛去。他洗了澡，然后上床，直瞪着头上白色天花板。他想不通今晚所发生的事件；他想闭上眼睛。然而六个小时后，他却依然直睁着双眼。

(三十六)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一九八三年三月四日

星期五 上午七時正

麦可终于忍受不住，在七点正时就起床了。他洗了澡，穿上件清洁的衬衫及一套新鲜的外套。从他的窗口望出去，他望见华盛顿运河对面的东波托马公园。再多几个星期，樱花就会绽开。再多几个星期……

他关上公寓的门，为能出门采取行动而感到庆幸。西蒙把车匙递给他。他在一个私人泊车处找到他的「马赛地」。

麦可慢慢地把车子驶向第六街，然后向右转向第七街。在这个时候，街道上除了些卡车外，车辆稀少。他经过被当地人称为炸饼圈的海斯亨博物院，国家航空及太空博物院，然后转上独立道。在第七街与宾夕法尼亚道的交叉处，在国家档案馆附近，麦可在交通灯前停下。他感觉到根本就没有什么事情出错，昨夜的事件就好像是场梦魇。他抵达办公室时，尼克·史当及巴·可威像平常一样还没来上班。当他向左方望去时，这种幻觉顿时消失

。在空荡荡的大道尾端，他可以看见白宫前的草地及映现在树丛间的那间白色建筑物。在他右方，大道的尽头，晨曦闪露下矗立着国会大厦。在这两者之间——就如在凯撒及卡西西间——麦可这么想，站着联邦调查局大厦。他不由地这么想：在这些的中间，他和局长操纵着它们的命运。

他把车驶到联邦调查局总部背后的斜地，把车子停泊。一个身着深蓝色夹克、灰色法兰绒长裤，穿着双黑鞋，击上蓝色领带的年青人已在等候他。这一身穿著是调查局标准的制服。一个毫无特征性的男人，麦可付道。看他一身整齐的服装，一定是起床很久了。麦可、安鲁斯向他出示身份卡。这年轻人默默地把他引向电梯；电梯把他们送上七楼。麦可被护送到间接待室等候。

他在局长办公室内的接待室坐下；这儿摆放着些过了期的「时代周刊」及「新闻周刊」；这时候他本该去找他的牙医的。这是他第一次要找牙科医生。他回想起过去十四小时来发生的事。他本来是在享受着在联邦调查局内担负任何重要特工的生涯，然而骤然间，他可面对张着咀的虎口。他只来过调查局一趟；那是来面试的。他们不曾告诉过他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只告诉他有关薪水、花红、假期、工作的满足感及为国家服务等。他们没有说过会发生希腊移民及黑人邮差被人割断喉管，他的朋友会被溺死在波托马河的事。他环顾整个房间，同时想集中他的思路；昨天本该是他的假期，但为了多得额外工资而来上班。要是换上另一个特工，他可能更早些抵达医院，而逮捕了那个凶手。如果昨晚他驾驶那辆「福特」车的话，可能是他——而不是史当及可威——溺死在波托马河。如果……麦可闭上眼睛，感到一阵冷颤从背脊传下。他压制着心中的恐惧。可能下一个就是他了。

他看到墙上安置着的一塊匾，上面写着在联邦调查局的六十年历史中，只有三十四个人在值班时被杀；只有一次有两个人在同一天死亡。昨天该破了纪录，麦可阴郁地想。他的目光在墙壁上移动，终于停在一幅巨大的国会大厦的照片上。旁边是挂着同样大小的一张最高法院相片——政府跟法律紧站在一起。在他左方挂着五任局长的相片。胡佛，格雷，拉格斯豪，格利及现任的H·A·L·泰生——调查局中每个人都称呼哈尔。很明显地，除了他的秘书，爱·芝格夫人之外，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三十七)

在调查局内有这么一个玩意儿：就当他的一个调查局时，就给他加付给这个替他服务的麦芝格夫人一块钱，然后字格猜中了，他的名字，他的奖金。到目前为止，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已累积了三千五百十六元。麦可曾猜说是叫海德·麦芝格夫人笑了下，那个奖金次数又增加了一块钱。如果你想猜第二次的，你得再付一块钱，但这次假如再猜错，就要被罚款十元。只有少数人猜了第二次，但每新局员加入时，奖金数目就再次增加。麦可以为他有个更聪明的方法，而跑去查罪犯手指纹的档案。联邦调查局的手指纹档案分成三类——军事、平民及罪犯三种，而联邦调查局人员的手指纹是归纳在罪犯部，以方便如果有何局员犯罪时容易追捕，或是在犯罪现场上排除局员的手指纹。这些记录很少被应用到。麦可以为他很聪明而去调查泰生的记录。指纹部的一个助理把局长的记录卡递给他。上面写着——「高度：六呎一时，重量：一百八十磅，头发：棕色，职业：联邦调查局局长，名字：泰生·H·A·L·」上面写着他的缩名。那个穿着蓝色套服的助理苦涩地微笑，然后转身把记录卡放回时大声地说：「又有一个自以为聪明的家伙以为举手之劳就能赢得那三千元。」

泰生是肯尼迪推荐的人选。在过去的两位总统任内，调查局的政治色彩愈来愈浓，然而，哈尔·泰生却轻易地得到国会的批准。保护法律是他家族的传统。他的曾祖父是个护法人，提着手枪在旧金山及

华盛顿州的西雅图间奔走。他的祖父是波士顿的市长，同时也是警长。他的父亲在退休前是麻省一位很出色的检察官。这个家族的子孙跟循传统而成了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这并不使人感到怪异。麦可要想，这个家族还不知道要产生多少这样的人才。

在哈佛与耶鲁的拳击决赛中，泰生以破记录的分数击败对手。他也是1948年美国派往伦敦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唯一的白人拳击手。至于他是否有对尼克逊总统说过他宁愿替魔鬼效力，而不愿在尼克逊时代主持联邦调查局的话，也只有尼克逊本人才能确实，然而，这可不是肯尼迪的班底想隐瞒的故事。

他的光明磊落及率直的办事态度赢得全国政府官员的敬仰。在胡佛去世后不久，格利及哈尔赢回了联邦调查局在三十、四十年代时期的威望。泰生的存在也是麦可愿意加入调查局服务五年的原因之一。

麦可烦躁不安地抚弄他大衣上的一粒钮扣，所有的调查局人员都有这种习惯。在奎地可的十五个礼拜的训练中，每个特工人员都已习惯了打开钮扣，以便随时随地即可取出枪来。电视剧上的联邦调查局人员的动作都是错误的，这常使麦可感到气馁。每当调查局人员感受到危机时，他们都下意识地摸下上衣的钮扣，肯定它已被打开了。麦可感到恐惧，对未来感到恐惧，对哈尔·泰生感到恐惧。

那个穿着深蓝色制服的人员再度出现。

「局长要见你。」

麦可起立，抖起精神，双手在长裤上擦掉手掌心的汗水，然后跟随着那人员走进局长的私室。局长抬起头，挥手叫他在一张椅子坐下，然后等那人员走出并关上房门。即使是坐着，局长看来魁梧壮硕，硕大的脑袋搁在一个壮健的肩膀上。一双粗浓的眉毛，卷蓬的棕色头发，那双巨大的手掌摊在桌面上。这张安妮皇后时代的桌子被局长的手掌压着。他的双颊胀红，但不是因喝酒而胀红。在麦可背后不远处，坐着壮硕，满脸修得很整洁，一声不响的人。

(三十八)

局长开口：「安鲁斯，这位是副局长告马提·罗渣。我已告诉有关卡菲基斯死亡后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我们会再派几个人跟你一起作调查的工作。」局长灰黑色的眼睛直瞪住麦可。「我昨天已损失了

两个最好的人员，安鲁斯，没有人——我重复——没有人能阻止我去找出凶手来，即使是总统本身也不能阻止我，明白吗？」

「是的，先生。」麦可平静地说。

「你大概有读到纽约时报及华盛顿邮报的新闻报道吧，昨晚那事件只不过是另场交通意外，这就是我们要给人民知道的情况。没有任何报章会把华屋·威尔逊医药中心的谋杀案与我们的死亡案死亡案行联系在一起。他们又怎会呢，全美国二十六分钟就发生一宗谋杀案。」

桌上有份盖有市中心警长的印章的报告搁着。即使是宗谋杀案也被控制着了。

「我们，安鲁斯先生……」

这使麦可肃然起敬。

「……我们不会藐视他们。昨晚，我将你告诉我的情况再三思考，在此，我把整个事件来个总结，如果你有任何意见，请随时截住我。」

在通常的情况下，麦可会为这番话而笑起来。

局长看着那份报告书。

「那个希腊人要会见联邦调查局的头子，」他说着：「如果我事先被通知的话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我可能会允许他的请求。」他抬起头：「事实是：卡菲基斯在华屋·威尔逊向作了个口供，主要是他认为有个行刺美国总统的阴谋在进行中。日期是在三月十日；这是他在乔治市某家旅社的私人午餐会

；当侍者时无意中听到的情报，而且他也听到有个美国参议员参与这项阴谋。到此为止是不是正确，安鲁斯？」

「是的，先生。」

局长再望向那份报告书。

「警方打了死者的手指纹，他并没有在电脑或市中心警署档案中出现。所以到目前为止，尤其是在发生了昨夜四宗谋杀案后，我们必须假设那个希腊移民所说的都是实话。他可能不明了整个阴谋，然而他所知道的事件已促成了四宗谋杀。我认为我们也可以假设这阴谋的幕后人，现在一定以为没有任何人发现他们的阴谋，因为他们已杀死了任何可能知道他们的计划的人。你是很幸运了，年轻人。」

「是的，先生。」

「他们一定是以为你坐在那辆蓝色的『福特』车内。我想，为此你该感到庆幸吧。」

麦可点头，这十个小时来他想得更多，他只希望诺玛·史当没有联想到。

「我要让这些阴谋者为此而产生错觉，以为没有人知道他们的阴谋。我要让总统在三月十日时照着已定的行程行事。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这么打算。」

麦可发问：「但是，先生，这样一来，总统就要冒着很大的危险。」

「安鲁斯，某个人，在某个地方，他可能是美国的一个参议员，现在正策划着行刺总统；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杀了我两个最好的人员，一个可能指认他的希腊人，及一个可能指认杀死卡菲基斯的凶手，查理耶。如果我们大举行动，就会打草惊蛇。况且，我们还没有头绪；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即使我们知道了，我们也找不到任何证据。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让这些杂种以为他们已请白——他们是这样，在最后一分钟时，我们可能捉到他们。也有可能吧。他们不懂使用暴力来遮掩他们的秘密，所以，他们一定有所原因为要等到三月十日才采取行动。我们必须找出要等到那个日子的原因。」（三十九）

「我们应该通知总统吗？」  
「不，不，还不  
需要。他已有足够的  
难题待解决，他没有  
时间回过头去看那一  
个参议员是刺客。」  
「那么，未来的  
六天我们该怎么办？」  
「你和我必须找

出刺客来，他可不会有一副刺客的脸容。」

「如果我们找不到他呢？」  
「天佑美国。」  
「如果我们找到他呢？」  
「可能要你杀了他！」  
麦可沉思了会儿。有生以来，他从未  
未曾杀死任何一个人；细想之下，他可未  
曾有意杀死任何生物，他不曾踏死过昆虫  
。但想到他第一个要杀死的人可能是美国  
的一个参议员时，他不禁感到气馁。  
「别担忧，安格斯，可能不会发生这  
种情形。现在让我告诉你有关我们的计划  
。我要通知总统的保安首长史达·耐，告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诉他我的两位员工正  
在调查一个人，这个  
人透露说，在下个企  
行刺美国总统。但是  
，我不会告诉他人。可  
有个参议院参与这些  
阴谋；我也不会告诉  
他说我们有两个人员  
已为此事而丧生；这

些不是他的事。可能整个事件与参议员无  
关，我可不想有整堆的人向那些人民推选  
的代表瞪着怀疑的眼光，在猜测谁是罪犯  
。」

副局长清了下喉咙，第一次开口说道  
：「总之我们一些人会这样去猜测。」  
局长继续说下去：「安格斯，今天早  
上，你呈上份报告书，叙述了卡菲基斯所  
提供的情报及他被谋杀的事件，然后递给  
格兰·南那。别牵连到史达及可威被谋杀  
的事件；别让任何人把这两件事牵连在一  
起。只报告说总统的生命已受到威胁，同  
时别提起可能有个参议员参与此事。你觉  
得恰当吗，马？」

「是的，」罗渣说：「如果我们大事  
行动，我们必然打草惊蛇，把那个刺客给  
吓跑了；这样我们又得重新做起——如果  
我们还有第二个机会的话。」

「对，」局长说：「我们该这样进行  
工作，安格斯，我们有一百位参议员。其  
中一个跟阴谋者有连系。你的工作就是去  
找出这位参议员。副局长手下有几个人员  
去追缉别的丝迹。他们不必知道太多的细  
节，马。首先，去调查金鸭餐厅。」

「还有乔治市里面所有的旅馆，调查  
那一间在二月二十四日时有举行私人午餐  
会，」罗渣说：「还有医院，可能有人看  
到可疑的人物在泊车场或走廊上流连；那  
个刺客一定有看到我们的「福特」车，那  
时是可威及你，安格斯正在跟卡菲基斯会  
面。我想，这些就是我们目前能进行的工作  
。」

「我同意。」局长说：「好吧，谢谢  
你，马，我不想多耽误你的时间。有任何  
消息时请即刻通知我。」

「好的。」副局长说，他离去。  
麦可静静坐着，对局长抓紧整个事件  
要点的手法感到钦佩；他的脑子就像个情  
报档案。

局长按下内线电  
话的按钮。  
「两杯咖啡，麦  
·芝格夫人。」  
「好的，先生。」

「从现在起，安  
格斯，你在每天早上  
七点钟来调查局向我  
报告，如果有任何紧

急事件，打电话给我，记得用暗语『茉莉  
叶斯』。我联络你时也用同样的暗语。如  
果你听到『茉莉叶斯』这字眼时，即刻放  
下你在进行中的任何工作。你明白吗？」

「明白了。」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在任何情况下  
，如果我死去或消失了，你即刻向司法部  
长报告，那时罗渣会主持其他的事。如果  
你死了，年轻人，我会替你拿主意的。」  
他第一次微笑起来——这可不是麦可喜欢  
的玩笑：「我从你的记录那里知道你还有  
两个礼拜的假期。从今天起，你就开始休  
假。在公事上，我要你离开，至少一个星  
期。我已通知了格兰·南那，你已调到这  
里来协助我，」局长继续说：「你必须日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夜地容忍我，至少六  
天。年轻人，除了我  
死去的妻子之外，没  
有人这样尝试过。」  
「你也同样必须  
容忍我。」麦可毫不  
思索地回答。  
他以为要遭殃了  
；那知局长反而微笑  
起来。

麦·芝格夫人捧了两杯咖啡进来给他  
们，然後离去。局长一口把咖啡喝下，然  
後开始在房内踱步。麦可没有移动，他的  
目光跟随着泰生。他那壮硕的体格及肩膀  
上下移动，那庞大的脑袋及那头蓬发摆动  
着。他正在苦苦沉思。

「安格斯，你第一个任务是去调查在  
二月二十四日时，有那些参议员留在华盛  
顿。那时已接近周末，所以有些家伙已到  
国内其他各个角落去，有的去演讲，有的  
带他们娇养的孩子渡假去了。」

局长之所以惹人喜爱，是他那直说真  
话的坦率性格。麦可轻松地微笑着。

「如果我们有了名单，我们就能找出  
他们的共同点。把共和党及民主党党员分  
开来，然後又在党内又分开为公共利益  
及私人利益。然後，我们要调查出那一个  
跟总统有牵连，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的，  
友善的还是敌视的。你的报告要包括以上  
的要点，而且在明早与我见面时准备好，  
明白吗？」

「明白。」  
「还有一点我要你明白的，安格斯，  
我想你一定也知道，在过去十年中，联邦  
调查局一直是处在政治上很敏感的地位，  
那些国会的走狗一直在等着我们出差错。  
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证据而去怀疑他们的  
会员，他们会向调查局攻击。我的看法是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警方人员应该向人  
民证明他们是可信的，而不是去颠覆  
政治活动。它该比凯撒的妻子还要纯洁，  
明白吗？」

「明白。」  
「从今天开始我们还有六天，从明天  
起有五天，我要把这些人当场捉住。所以  
我们都必须做超时工作。」

「是的。」  
局长回到他的桌子，传召麦·芝格夫  
人进来。

「麦·芝格夫人，这位是特工人员安鲁斯，在下去的六天内，他跟我一起进行调查工作。他要见我时，让他进来。如果我是和别人在一起——除了罗渣先生之外——马上通知我，不要让他等候。」

「好的，先生。」  
「我也希望你别把这件事向任何人说起。」

「当然不会，泰生先生。」  
局长转向麦可：「现在你回去行动室去，开始进行工作。明天早上七点钟时来这里见我。」

麦可站起来。他没有喝完他的咖啡；接着下来的六天也是如此吧。他向局长握手后，向房门走去。他抵达房间时，局长又说：「安鲁斯，我希望你小心些，要常回头注意你的背後。」

麦可感到一阵战慄，急步走出房间，走经走廊，在抵达电梯时，他背靠着墙壁。在底层时，他靠着墙边走路。在那儿，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他遇见一群正在参观着「美国十大罪犯」的排像的游客。下个礼拜，是不是有位参议员的相片也会挂在上头？在街道上，他闪避路上的车辆，走回黄昏时分的华盛顿行动室。今天

已不像往常，两个人员已失踪，没有任何人员能代替他们的位置。联邦调查局大厦及旧邮政局都下了半旗，他们的两位人员已死去。

麦可迳直走向格兰·南那的办公室；看来一夜之间他已老了十年。对他来讲，他失去了两个朋友，一个是他的上司，一个是他的下属。

「坐下，麦可。」  
「谢谢。」  
「局长今早已跟我通了话，我不会发

问题，我知道从今天中午起，你休假两个礼拜，你也将写份发生于医院中的报告书。我会把它呈上更高的一级，在行动室来讲，这宗案件就到此结束，因为凶杀组会接手去办这案子。他们也告诉我，尼克及巴利是在场意外车辆中死亡。」

「是的，先生。」麦可说。  
「我一个字也不相信，」南那说：「你现在置身其中，所以你能提到那干这件事的杂种。你提到他们时，剥他的皮，抽他的筋，同时也须通知我一声，让我来帮助你。要是我捉到这些杂种……」

麦可望著格兰·南那，安静地等到他的上司的情绪及脸容平息下来。

「你一旦离开这办公室，就不可再联络我，但是如果你随时需要协助，你可打电话来。不可让局长知道，假如他发现的话，你我两人都糟糕。现在开始吧，麦可。」

麦可急忙离开，走向他自己的办公室去，他坐下来，照局长的吩咐写了份简单而又乏味的报告。他递给南那。南那看了一眼就把它扔进「外送」的盒子去。「简单而又干脆的工作，麦可。」

(四十二)

麦可没有回应。他签出了这使他感到安全的华盛顿行动室。接下来的六天里，他必须孤身独处。雄心勃勃的人都眼望未来的几年，设想他的前途如何闪亮。而麦可却只有一个星期而已。

局长按下按钮，那个身穿深蓝色大衣浅灰色长裤的人员走进房间来。

「什么事，先生。」  
「我要安鲁斯日夜都被监视着；六个人分三班进行，而且每天早上向我报告。

明天早上六时四十五分前，给我份关于他的家境、教育、女朋友、亲友、嗜好、习惯、宗教背景、业余团体的报告，明白吗？」

联邦调查局局员向参议员的职员探问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有关他们的雇主的情报会引起人们的猜疑。所以麦可不得不到国会图书馆去调查。他爬上那又高又长的台阶时，回想起在那部「总统的班底」的影片里，温华及波斯汀花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在这建筑物内寻

觅情报的情景。他俩是在寻找哈温·韩曾调查过艾德华·肯尼迪的证据；而这名肯尼迪却是麦可现在所要保护的人。一个在追捕凶手的联邦调查局人员，跟在调查案件的记者一样，这是一份繁重冗长的工

麦可打开阅读室的门，走进阅读室里。这是个高大圆顶的大厅，摆饰着种种金属品。地层面上放着一排排暗黑色的木柜，绕着室内的中心圆形地排列着。从第二排望下去，那儿排满了上千的书本。麦可走向服务柜，细声地向柜头书记询问，在那里才能找到最新一期的「国会报告」。

「244号房，法律图书馆的阅读室。」

「怎样去呢？」  
「转回到这建筑物另一边的卡片分类处，乘电梯直上二楼去。」

麦可找到了法律图书馆。这是个白色四方形的房间，在左手边有三排书柜。向一个书记询问后，他在右手边深棕色的参考柜架上找到一本「国会报告」。他捧着本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四日还未装订的报告走向一张没有人的桌子，开始那项冗长而繁重的寻覓工作。

在看过所有参议员的公务行程记录后，麦可感到很庆幸。在那个周末，大多数的参议员都离开华盛顿。查阅了二月二十四日的行程表后，发现不超过六十位参议员留在华盛顿。在他排除掉那些为各党党徽记着「病假」或「事假」或「公假」的参议员后，只有六十二位参议员肯定地在二月二十四日留在华盛顿。然后他再次，一个地细心调查另外三十八位没留在华盛顿的参议员。他们在那天都有离开华盛顿的理由。他看下手錶：十二时十五分。他连吃顿午餐的时间都没有。

(四十三)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下午十二時三十分

三个人都已到齐。他们没有共同点。唯一能把他们聚集在一个房间的东西是金钱的奖赏。第一个抵达的人名叫东尼；他有很多别名，以致除了他的生母之外，没有人知道他真正的名字。他的母亲自从他於二十年前离开西西里去美国寻找他的父亲以来，就未曾见过他。而他的丈夫在四十年前就离开了她。这只是个轮迴。

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东尼的记录是：五呎八吋高，一百四十六磅重，中等身材，黑发、直鼻、棕眼睛，没有特别的记号，曾因银行窃案而被捕定罪；第一次犯罪，他入狱两年。这些记录遗漏了一点，那就是：东尼是个卓越的驾车能手。昨天他就表演了他的身手。要不是那个愚蠢德国佬大意，现在房间内可有四个人，而不是三个人。他曾向老板说：「如果你要用个德国佬，你该叫他去制造车，而不是叫他驾驶车。」老板不听他的忠告，所以德国佬沉进波托马河的河底去了。下次他们得起用东尼的表兄弟马里奥。那样，他

们的队伍中至少还有个可信的人。你总不能去信任一个退伍的警员，及那个不发一言，身子矮小的日本人。

东尼瞥一眼那个除了发问，从不开口的玩道货。他本来是个越南人，在一九七三年时逃往日本。如果他有参加蒙达尔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话，每个人都会知道他的名字，因为没有人能阻止他夺得来福枪的射击金牌。然而他为了心目中的志愿，

不敢太露锋芒，而退出了日本奥林匹克的选拔队。他的教练曾想说服他，但不成功。东尼看来，阮只不过是日本仔，但他不得不承认他没有见过一个能在八百码以外在三吋方的面积上射击十枪的人。那面积只有肯尼迪的头额一般大小。

阮回瞪着他。阮的外表很配合他所从事的工作。没有人会相信这位只有五呎二吋，一百十磅重，矮小的人竟是射击专家。很多人都有一种错误的印象，认为射击能手都是些牛仔或高加索人。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个是个冷面杀手，你会以为他是拿着绳索，或用毒药来杀人的。这三个人中，只有阮曾结过婚——一个温婉贤淑的女人，替他生生了二个女儿——一个传统越南风俗的家庭。然而他们都给那些美国杂种残杀了。阮站在被残杀的妻子及二个美丽的女儿的尸体旁，不曾掉下一滴泪。

在越南战争中，他是支持美国的，但从那时候开始，他为了他的损失静默地誓言要向美国报复。他逃往日本。在西贡失陷后的两年，他一直在一家中国餐馆工作，同时参与美国政府拯救越南难民的工作。透过他与越南情报组织的关系，他当了一阵子助理。跟着美国政府在军事上从亚洲撤退，及共产国家需求的是律师，而不是杀手，他於是失了业。所以阮一直在日本流浪。在一九七四年，他得到了日本的公民权和护照，於是开始了他的生涯。

阮跟东尼不同，他不会憎恨跟他一起工作的同事。他从不去想这些事。他只是心甘情愿地被人聘请来从事一宗重大的工作，这项工作能使他得到优厚的酬劳，及为他的妻子和女儿的性命报仇。过后几天内，他就能回到东方去。曼谷、马尼拉或是新加坡。他还没有决定，这件事结束后，他需要一阵他付得起的长假。

房内的第三个人，拉夫·马逊，可以说是三个人中最危险的人物。六呎二吋，高大壮硕，大鼻子，宽颧骨。他最危险因为他最聪明。他在联邦调查局当过五年的特工人员，胡佛去世后，他找个藉口离开调

查局，管他妈的什么向局长效忠的废话。同时，他也在调查局中学到很多犯法的技巧。起初，他向那些不想让外界知道自己存在联邦调查局内的记录的人勒索，但现在，他要干更大的事件。他不信任任何人——这是调查局训练出来的——他不信任这位在压力下不但不进迫反而会后退的南欧移民，也不信任那个静默的黄皮肤枪手。所以没有人开口。

房门被打开。三个头转过来，三个饱经凶险而又处之淡然的头。他们看见两个人走进来，他们即刻松懈下来。

两个人中，一个较年轻的抽着香煙。他在桌子的主席座位坐下；另一个人在马逊旁坐下，右靠着主席。他们互相点点头。那个较年轻的人——他的投票记录卡上的名字是彼得·尼可生，出生证书的名字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是彼得·尼可拉夫——看来就像位很成功的企业家。他的服装显示出他去过查得·巴利亚。他的鞋子显示出他去过伦敦，他的领带显示出他去过迪·拉比都。他没有任何犯罪案底。这是他担当主

席的原因。他看来不像个罪犯；而他也期望能保住这个形象。

他是南部从事小宗武器而发迹为百万富翁中的一个。现在他们可以从事一宗大买卖：在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案下，每个美国公民都有权力带枪，四分之一的美国男人都有运用他们这种权力。一支通常的短枪可值一百元，但一些奇特珍贵的手枪及来福枪却值一万元。主席及他的家族从事上百万的手枪买卖，及上十万的短枪生意。他们劝服了占美·卡特特别骚扰他们的生意，但是，对于爱德华·肯尼迪，他们知道是没有能力说服他的。众议院勉强地通过了管制枪枝法案，所以除非发生了很严重的事件，不然此案法案无疑地也会在参议院通过。为了保卫他们的处境，所以这位主席不得不坐在这会议桌的上首。

他像所有会议上的主席那样，宣布会议开始。他吩咐他的人员做个别报告。第一个是马逊。

那个大鼻子蠕动了下，大咀吧开始开

「我收听了联邦调查局的第一电台。」在马逊还是联邦调查局局员期间，为了以后的犯罪活动，他从调查局偷了一具特制的手提对讲机。他先为了一些例行工作，签领一具对讲机，过后申报对讲机失落。他只受到局方的告诫，并赔偿了事。只是付出小小代价，他却得到偷听联邦调查局的通讯便利。「我知道那个希腊侍者一定是躲藏在华盛顿，而且我也猜想到由他脚上的枪伤，他一定会上五个公众医院中的一个。我想他也不会去找私人医生，因为他根本付不起。然后我在第一波道上听到那个王八史当的谈话。」

「请别用褒讚的字眼。」主席说。马逊在调查局任职期间，曾受到史当四次的惩戒。马逊不会哀悼史当的死亡。他接着说下去：

「我在第一波道上听到史当说话，他正在前往华屋。威尔逊逊医药中心途中。他会吩咐格利神父去会说话，但我记得史当自己本人也是希腊人。要找格利神父可是件轻易的事。我找

到他时，他正要起程，我告诉他那个希腊人已经出院，所以他不必去了。我还向他致谢。现在史当死了，所以不可能有人怀疑。如果真的有怀疑，他们也找不到任何线索。然后我去附近的希腊正教的教堂偷了件神袍，一顶帽子，面纱及十字架，然后前往华屋。威尔逊。我抵达时，史当及可威已离去了。从值班的接待员那儿，我知道这两位调查局人员回去他们的办公室。我没问得太仔细，我不愿他们记住我。我探知卡菲基斯的病房，然后轻而易举地找到他。我溜进去，他在睡眠中。我割了他的颈。」

参议员皱起眉头。  
「邻床是个黑色杂种。我可不想冒这个险，他可能偷听到些什么，或者他可能指认我，所以我也把他杀了。」

参议员感到恶心。他可不要这些人的性命。主席无动于衷。这就是一个专职者与业余者之间的差别。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国的雇主都以资历及表现而付给薪金；这

里也没有两样。

主席点头道谢。

「东尼。」

「那两个人从邮政局大厦出来，我们按照指示跟踪他们。他们经过纪念桥，那德国佬超越他们，当我发觉他们要转向乔治·华盛顿公园道时——在我们的意料中——我即刻以对话机告诉格巴斯，他已在——哩外的路中央，熄了车灯在等候着。他打亮车灯从山坡上冲下来，在温尼桥附近他避开了菲特的车子。我加速从左边超越那辆车子。我以时速七十哩的速度挤撞他们的车子。就在那时他们卡住了那德国佬的车子。其后的事你都知道了，老板。」

东尼轻蔑地说：「要是那德国佬冷静些，他今天就能亲身向你报告了。」

「你那辆车子如何处置了？」  
「我到马利奥的车厂去，把引擎及车牌都换掉了。把车防杠及凹处修理好，喷上新漆。车主即使再看到这辆车，大概也认不出了吧。然后我又偷了一九八零年的「波芝」，车子性能还不错。」

「在那里？」

「很好。那边每四小时发生宗命案，他们没有时间去调查一辆损失的车子。」

主席把一个信封抛过去。五十元面额的钞票，共五千元。「保持警惕，东尼，我们会再用到你。」他没有透露下一个工作是什么。他说：「阮。」他拿出支香烟，另一只手把火点上。所有的人都望向那沉默的越南人。虽然掺杂着很浓的土音，他的英语还算不错，像所有受过教育的东方人一样，他的英语准确，但不连贯。

「那天晚上接到去除掉那两个在「福特」车里的人的命令时，我与东尼在车里。我们跟踪他们驶向大桥。那德国佬扫上「福特」的车道时，也在东尼撞倒他们之前，在三秒钟内，我射穿了他们的后轮胎子，这样一来，他们可就控制不了车子了。」

(四十五)

「然后我与东尼的车子联络。他驶往华盛顿行动室，看到史当及可威走出来。然后我通知你，接着东尼执行你的命令。」

主席递给他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张五十元的钞票。所有美

「你怎么能肯定是在三秒钟内？」主席问道。

「我每天射击的平均记录是二点八。」

静了下来。那主席又抛过来一个信封。里面是一百五十张五十元的大钞，每粒子弹值二千五百元。

「你有什么问题吗，参议员？」

参议员摇摇头。  
主席又开口：「从报章上的报导，及我们的调查看来，似乎没有人把这两件案子连系在一起。但联邦调查局可不会这么愚蠢。我们希望任何可能从卡菲基斯那儿听到什么的人都被我们消除了——虽然他可能什么也没说。我们可能太敏感了。但有件可以肯定的事实是，我们已经消除了任何到那医院接触过的人。但我们不能肯定那希腊人是否真的知道。」

「我可否发言，老板？」

主席望向他。在会议上，除非是有关系到的事情，否则是没有人会乱发言的。主席让马逊发言。

「有件事一直使我担心，老板。那就是：为什么尼克·史当会亲自去华屋。威尔逊呢？」

他们注视着他，不明白他的意思。

「从我的探问及调查，我们肯定可威有去那里，但我们却没有史当去过那里的证据。我们只知道有两个特工人员去医院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以及史当有吩咐格利神父也去那里。我们也知道史当及可威一起回家，但我的经验告诉我，史当是不可能亲自去医院的；他可能派了别人——」

「即使他认为是严重的事件吗？」主席插口说。

「他不知道这是否是件严重的案子，老板。在他的人员向他报告之前，他不知道。」

主席耸耸肩：「事实指出史当及可威去了医院。他与可威乘同一辆车子离开医院，也乘同一辆车子离开华盛顿行动室。」

「我知道，老板，但我感到不对劲。我知道我们已考虑得很周全，然而也有可能三个或更多的人离开华盛顿行动室，那么至少还有一个知道真相的人员还存在。」

「不大可能，」参议员说：「你看了我的报告就会明白的。」

马逊紧闭着嘴唇。

「你不同意吗？马逊？」

「不，先生。」

「很好。去调查下，如发现什么就向我报告。」

主席是不会让机器停顿下来的。他望向参议员。

参议员鄙视这些人。他们小心眼而又贪婪。他们只知道钱，而肯尼迪就要把它从他们身上拿走。他厌恶而又恐惧他们的暴力。他本来不该接受那说话优雅的杂种尼可生太多的秘密竞选基金。但如果他不接受金钱，他又将如何当选呢。大把的金钱，只要作小小的报答：那就是坚决反对任何枪枝管制法案。他已坦率地表示他反对枪枝管制，但为了阻止这条法案而策划行刺总统，这可是件疯狂的事。然而这主席又紧紧地抓住他的弱点：「合作，不然就是泄露，我的朋友。」他阴森地说。参议员已奋斗了他大半生的时间，而进入了参议院。他在那儿干得很好。如果他们现在暴露出来，他可就完了。一个大丑闻。尼克逊，艾格纽，胡华，还有他自己。他不敢面对这些。「合作，我的朋友，这是为你自己好。我们只想得到一些情报，及在三月十日你在国会大厦出席。理智些，我的朋友，何必为了肯尼迪而牺牲了你的安全呢？」参议员清了清喉咙。(四十六)

「联邦调查局是不可能知道我们的计划。就如马逊先生所知的，如果调查局知道有任何阴谋，或者和有关总统性命受到威胁的情报，保安部一定被通知的。我的秘书已证实那个星期总统的行程并没有更

改。所有的预会都保持不变。他会在三月十日早上去国会大厦，并向参议院发表一个特别演说——」

「就是最重要的一点，」马逊轻蔑地冷笑说：「任何有关对总统生命威胁的情报，不管是如何牵强，都会向保安部报告的。如果他们不报告，这可能意味着——」

「这意谓着他们并不知道，马逊，」主席坚决地说：「我叫你去调查这事了。现在，让参议员回答些更重要的问题：如果联邦调查局知道我们的计划，他们是否会通知总统？」

参议员迟疑了下：「不，我相信不会。除非他们能肯定在那一天有危险，不然他们都会照行程进行。如果每宗威胁或情报都认真处理的话，那么总统就不能离开白宫一步了。保安部向众议院报告时指出在去年就有1572宗对总统生命有威胁的报告。在调查这些报告后，发觉都是一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些謠言而已。」

主席領首：「要不是他們已經知道了，那就是他們一點也不知道。」

馬遜固執地說：「我還是前特工協會的會員。昨天我參加了個集會。沒有人知道這件事。到了現在

，總該有人聽到口訊的。過後，我跟格蘭·南那去喝酒，他是我在華盛頓行動室時的上司。他看來還蒙在鼓里，這使我感到不對勁。我以為史當是他的朋友，但我我不敢問得太詳細，因為史當可不是我的朋友。我還是很擔心，看來史當是不可能親自赴醫院的，而且調查局內沒有人談論他的死訊。」

「好了，好了，」主席說：「如果我們不在三月十日干掉他，我們就不如現在放棄這項計劃。現在我們就當作沒有任何事情發生而照計劃進行——除非我們聽到你的通知，而這是你的責任，馬遜，除非你阻止，否則我們就照預訂的日子進行。現在，談下我們的計劃。第一，我已調查了肯尼迪在那天的行程表。」在這間房內，除了參議員，沒有人稱呼他為總統——

「肯尼迪在早上十時離開白宮，三分鐘後經過聯邦調查局大廈，五分鐘後他又經過國會大廈西北角的和平紀念碑。再六分鐘後，他的車子在國會大廈東面停下，他接着下車。通常，他會走向私人入口處，但參議員已向我們保證他會引他走向正門。這樣，他須花四十五秒鐘從車子走到國會大廈的大門。我們都知道，四十五秒鐘已足夠玩弄他了。我會在賓夕法尼亞大道上等候肯尼迪經過聯邦調查局大廈。為了緊急事態可能發生，所以東尼在那兒坐在車內等候，而如果需要更長的時間的話，參議員會在國會大廈的前門拖延肯尼迪。在整个行動中，阮那幾秒鐘的工作最為重要。所以仔細地聽着，我已安排阮在國會大廈的裝飾建築工程工作。相信我，我已花費了相當的力量才令工會答應安插進一個東方人。阮，你說下去吧。」

阮抬起頭，這么久以來他一直沉默着。

(四十七)

「在國會大廈西邊的建築工程已經進行了六個月。沒有人比肯尼迪本身對那件建築工程感到更熱忱的了。他要在他第二次就職前完成。」他咧嘴笑了下。所有人的眼光都注視着這矮小的男人，細心

地聽着他的每一個字：「我參加建築的工作隊伍都已有四個多星期了。我是檢查所有運送到工場的建築材料，所以我是在工場辦公室辦公的。由於這些方便，我能輕易地查出所有跟建築工程有關的人的背景。工場的看守員並不是來自聯邦調查局、保安局或是中央情報局，他們是政府建築保安隊的人員。他們通常都是些上了年紀，而又超過六十歲，退休了的人員，分成四班，每班四個人。我知道他們在何處抽煙、喝酒及打牌。沒有人關注這個工場，因為它是在國會較冷寂的一邊。除了些工場的小毛賊外，那些看守員也終日無所事事。」阮停了會兒：「在工場的中央，放着美國吊機公司的一架世界最大的吊機，號碼是十七——三一——十，是為了吊國會大廈的建築材料而特別設計的。它能伸長到三百二十二呎，幾乎是所有華盛頓內建築工程所採用的雙倍。在這西邊，除了我們之外，沒有人能知道我們能看得這么遠。在上面有個小平台，是用來保養滑輪的。這個小平台就像個小箱子，它只有四呎長，二呎三吋寬，及一呎五吋高。我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曾在那里睡了三個晚上。我可以看到一切，沒有人能看到我，連白宮的直升機也看不到。」

一陣靜寂  
「你怎樣上去？」參議員問。  
「像貓一樣，我爬上，參議員。我

矮小的身子正是好處。我於深夜爬上去，早上五點鐘時爬下來，我俯視整個華盛頓，而沒有一個人能看到我。」

「從上面這么小的平台上，你能清楚地看到國會大廈的台階嗎？」主席問。  
「或者花上三秒鐘，」阮說：「我能看到任何人都不能看到的白宮的景緻。上個星期，我就有二個射殺肯尼迪的機會，只要他走上國會大廈的台階，那就容易了。我不會錯失——」

「在星期四那天，工場上的工人怎麼樣？他們可能使用吊機？」參議員插口問。

這次主席笑了起來：「我的朋友，在星期四那天，會有個示威。一些關於額外工作不公平的工資問題。肯尼迪到國會大廈時，他們會停下工作向他示威請願一番。有一點能肯定的是：工場上除了些上了年紀的看守人員之外，別無他人，所以不可能有人會以四肢去爬上那個吊機去的。對看守人員來說，連一只老鼠也不能躲在上面。阮在明天就飛往維也納，在下個星期三的最後會議上，他會向我們作報告。還有，阮，你能找到罐黃色的漆嗎？」

「能，在工地上偷一罐。」

主席向會議桌上視視一眼——靜寂。  
「很好。看來這次的策劃比上次還要完美。謝謝你，阮。」

「我不喜歡，」馬遜喃喃地說：「有點不對勁，太輕易了，也太簡易了。」

「聯邦調查局的訓練使你太多疑了，馬遜。你看，故明我暗，這次，我們可比他們先了一着。不必擔心，你是有機會出席另一個肯尼迪的葬禮的。」

馬遜的大下巴移上移下。「是你要置他於死地的。」他苦澀地說。

「而你也得到你的報酬，」主席說：「好吧，五天後，我們再聚會來決定最後的策劃。在星期三早上，你們都會得到通知到那里開會。阮那時已從奧地利回來了。」

(四十八)

主席微笑着点上支香煙。参议员先溜了出去。五分钟后，马逊离去，再五分钟，东尼离去，再过五分钟，阮离去。五分钟后，主席叫了午餐。

下午四時正

麦可太过饥饿了，他不能专注地工作。他离开图书馆，想去找些吃的东西。电梯停止，开门处，他看到个「哈里逊——卫生科」的牌子挂着。在他心灵深处浮现出一个漂亮的女人的形象。一个他昨天才相识，情趣盎然，穿着件黑色裙子及红襪衫，高跟鞋敲打在砖面上在甬道上走来的女人。麦可心情愉快地微笑起来。他想到他还能够打电话及和她见面，不禁感到心情激荡。他是多么迫切想与她见面。

他找到间奶吧。要了份汉堡餐，他的脑子同时一直回想起她所说的话，以及她说话时的神情。他打电话到华屋·威尔逊去。

「对不起，达斯德医生今天请假，」一个护士回答说：「要不要找狄佳多医生？」

「不，」麦可说，「我想，她帮不了我。」他拿出他的日记簿，然後转伊丽莎白·达斯德的号码。出乎意料之外，她竟然在家。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哈囉，伊丽莎白。我是麦可·安鲁斯。今晚可有荣幸请你共进晚餐吗？」  
「你一直在许诺，而我一直梦想着你请我吃牛排。」  
「好吧，我今天的工作很惨，也许你会使它愉快起来吧。」

「听来很诱惑，麦可。你可能真的患上感冒吧。」

「不，我没有患上感冒，只是想到你，我就神魂颠倒。我想，在我晕倒之前，我必须及早把电话搁上才好。」

她的笑声使人心旷神怡。

「八点钟时来找我，好吗？」

「很好。今晚再见，伊丽莎白。」

「小心，麦可。」

他放下电话时，才骤然发觉他独自在微笑。他看下手表，四时三十分。很好，还有三个小时在图书馆，过後他就可以去会见她了。他回到参考科去，再调查这六十二个参议员的生活记录。

他想起总统。这不是任何一位总统。这是肯尼迪。会不会与约翰及罗拔被刺的案件有关连？为何泰生没有提起这事？在上二宗行刺案中，可有任何参议员参与？或者这只是另一宗独立的阴谋？到目前为止，所收集到的情报都显示它们有所牵连。李·哈维·奥斯华及西汉·西汉，一个已死亡，另一个在监狱中，然而直到现在，对这两宗行刺案还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

如果这位第三个肯尼迪将被刺杀，为什么泰生没有联想起这样的可能性？

有人说，约翰·肯尼迪的死亡与中央情报局有所牵连，因为他曾在1961年，在猪湾事件後，偕同要对情报局采取严厉行动。也有人说是卡斯特罗为了报复而策划了行刺；人们都知道在行刺前的二个星期，奥斯华在墨西哥会见了古巴的大使，而且中央情报局也知道这回事。事件已发生了二十年，但还不能定案。还有那宗发生在麻省反艾德华·肯尼迪的事件呢？那些人的身份就未曾被透露过。

一个来自洛杉矶，在法学院时与麦可同房的学生，杰·桑伯一直追掘这案子，曾说过这项阴谋源自最高层，且比联邦调查局还要高的一层。他们知道案情的真相，但他们没有透露。

泰生及罗渣可能都知道实情；他们故意让他走入歧途，给他白忙一番。所以他们不让他向任何人提起昨天发生的事件，连向格兰·南那提起也被阻止。

(四十九)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如果这也是个阴谋，那他该向谁求助？唯一能听他的是总统本人，然而他不可能见到总统。他只有找杰·桑伯——这个研究过肯尼迪行刺案的人。只有桑伯能给他一个解答。他停下脚步，转向公共电话，然后查下桑伯在纽约家里的电话号码。他转动号码，一个女人回答。

「哈罗，」她冷漠地说。麦可以想像有团香煙的煙霧隨聲而出。

「哈罗，我想找杰·桑伯。」

「噢，」更多的煙霧：「他去工作了。」

「可否告诉我，他的号码？」麦可问。

再吐出更多的煙霧，她说出了号码，就把电话搁下。

妈的，麦可自付道，这些大都市的女人。

下一个电话是个和蔼而又带有爱尔兰口音的人回答。

「西利文及格华公司。」

麦可知道这是间纽约很有声望的律师

公司，一些站在世界前端的人。

「我想找杰·桑伯。」

「请等下。」

「我是桑伯。」

「哈，杰，我是麦可·安鲁斯。幸亏能找到你。我在华盛顿。」

「哈罗，麦可。好久没听到你了。特工的生活如何？不错吧。」

「还算可以，」麦可说：「杰·我知道些有关行刺艾德华·肯尼迪的情报，尤其是1979年在麻省的那一宗；你还记得吗？」

「记得。有三个人被捕；让我回想下。」桑伯静了阵子。「后来都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了。一个在1980年的一场车祸中丧生，另一个於1981年在旧金山被人刺死，而第三人却在去年神秘失踪了。我告诉过你这也是宗阴谋。」

「谁是主持人？」

「在1976年时黑手党要除掉艾德华·肯尼迪，因为肯尼迪一直追查他们另二个头子，桑·机卡那及约翰·罗西利的死亡事件。现在他又来下枪枝管制法令，我想他们现在也不大喜欢他吧。」

「黑手党？枪枝管制法令？我能在哪里找到这些情报？」麦可问。

「你不会在华盛顿报告书或任何听证报告书上找到。你最好找卡·奥利的比『美国人及牛仔的战争』——你会读到这些情报。」

麦可记了下来。

「谢谢你的协助，杰。如我搞不清楚，我会再联络你。在纽约混得怎样？」

「噢，好，过得去就是。我只是纽约市内百万个搞破产案的律师中的一个。我们聚一聚可好？麦可。」

「好的，下一次我去纽约时。」

麦可满怀心思地回到图书馆去。可能是中央情报局，可能是黑手党，可能是个疯子，也可能是任何人。他向女服务员要了卡·奥利的比的书。一本常被翻阅得几乎散落的书本。堪萨斯州、朱森市、西比街700号的西尔·安鲁斯及麦马出版社出版。

这是本参议员生活历史，很有情趣的书，然而现在他可没有那种闲情逸致。他花了两个小时去发掘那些可能有要除掉肯尼迪的动机的人，或删掉那些不被嫌疑者。他的收穫很小。

「你得离开了，先生。」那个年轻的图书馆员双手捧着书，似乎急着想回家地对他说：「我们在七点三十分就要关门了。」

「请多等两分钟好吗？我就要结束了。」

「好吧，」她说。然後吃力地把那本厚厚的1971—1973年参议院报告书拿走。这些书是她不常动到的。

(五十)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麦可扫视下他的笔记。在这六十二个「嫌疑者」中，有些是很有名望的人，像那位常被形容为参议院的「自由党鞭」的加利福尼亚的艾伦·卡斯頓；来自麻州——唯一的黑人参议员——的爱德华·布克；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多数党领袖罗拔·保尔——他在1971年从爱德华·肯尼迪手中夺去民主党党鞭的位置；在福特时代时的炙热人物，来自康涅狄格州的亨利·达斯德；1968年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来自缅因州的艾姆·姆斯基；温文有礼，国会内有名的知识份子；来自南卡罗来纳的罗拔·邓肯；把肯尼迪的席位接过的马温·东顿；来自俄勒冈州，自由而又虔诚的共和党员马克·哈菲；南方共和党后起之秀，来自阿肯色州的哈森·华生；来自内布拉斯加州，固执的保守人物，在1980年以独立人士参加竞选的威廉·该隐；还有印地安那州的比芝·杯耳——他在1967年的空难中拉了爱德华·肯尼迪一把，而救了

他的性命。六十二个被怀疑的人，麦可付道，而现在只剩下六天了。证据在那里呢？看来今天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所有的政府建筑物都已关闭。他只希望局长也发掘出真相，而把六十二个人的数目给缩减了。六十二个名字；六天。

他回到公共停车场取回他的汽车。由于是假期期间，一整天的泊车费才只四元。他付了泊车费，然后把车驶向宾夕法尼亚道，朝向第九街，又转向他住的华盛顿南部驶去。这时正好是塞车时间。西蒙在等着，麦可把车匙递给他。「换了衣服后又要出去了。」他回头吩咐一声，然后走进电梯直升向八楼的公寓。

虽然不是城内最豪华的一区，但这华盛顿的南部却住上了很多年轻的单身专业人士。它是在艾丽那的附近，靠近一个地下火车站，清新、充满生气而又不大昂贵——这地方正适合麦可。他匆忙地洗了澡，刮了胡子，然后穿上件比去会见局长时还要庄重的衣服。现在他是去赴他生活中美好的一部份。

他下楼来时，他的车子已调转了车头停泊着，——正如西蒙所说——以便麦可以飞驰而去。他驶向乔治市，转入第三十街，在伊丽莉白·达斯德的门前停下。一间很漂亮的红砖小屋。要不是她自己购买的，就是她父亲买给她的。她的父亲，他不禁联想到……

站在门阶上的她，跟他想像中的她一样美丽。她穿着件高领的红色衬衫，正配合了她那头黑发及眼睛。

「你要进来吗？还是像送货员那样站在那里？」

「我只想站在这里仰慕你，」他说：「你知道吗，医生，我一直仰慕那些美丽而又聪慧的女人。你认为这样能表现出我的为人吗？」

她笑着把他引进这幢漂亮的屋子。「进来坐坐，喝杯什么吧。」她倒了杯他想要的啤酒。她坐下时，整个人严肃起来。

「你不会跟我提起那部差被杀的恐怖事件吧？」

「不，」麦可说：「为了几个理由，我不会提他。」

她了解地望向他。

「我希望你能捉住那个杂种凶手，」她的黑眼睛直视着他。她站起来，转向电唱机：「你喜欢这种音乐吗？」她轻声地说。

(五十一)

「我不大喜欢海姆，」他说：「我是巴哈迷，还有贝多芬。」

她有点含羞答答。

「昨晚你没事，我曾打电话到你办公室找你。」

麦可感到惊异而又欣慰。

「我終於跟你部门的女孩子对了话。那时你已出去，而且她说你很忙，所以我没有留话。」

「那是波丽，」麦可说：「她很保密。」

「很漂亮？」她对自己的仪容很有信心地微笑着。

「差得远啦，」麦可说：「我们别谈波丽吧。来，我相信你应该是饿了。我可不只是想请你吃牛排而已。我已在此，巴比订了一张九点钟的桌子。适合你吗？」

「太好了，」她说：「既然你的车子已泊好，不如我们走路去？」

「很好。」  
这是个很清凉的晚上。麦可正需要些新鲜的空气。只是他得时不时回头去背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后探视。  
「看别的女人？」她嘲弄地说。

「不，」麦可说：「我何必再找呢？」他轻声地说，但他知道他不能欺瞒她。他突然换了话题：「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我的工作？」伊丽莉白惊异地问，她似乎从没想到过这个字眼：「你是指我的生活？是指我这一生，还是指到目前为止的生活？」

她忧郁地望向他。「我讨厌医院都是官僚主义，古老而又污脏，而且又有太多的行政人员，一些不愿帮助别人的人，对他们来说，那只是他们混饭吃的方式。昨天，我就因为要说服设置委员会让个老人住进医院，而向他们恫言我要辞职。那老人已无家可归。」

他们走向第三十街。伊丽莉白继续向他叙述她的工作。她兴奋地说着，而麦可愉快地聆听着。她很自信，没有一些专业女性那样满腹牢骚，她告诉他有个终日唱着人家听不懂的斯拉夫情歌的南斯拉夫人，吵得她心烦。

麦可笑着把她引进餐馆：「你该得到更高的酬劳。」他说。

「噢，这我倒没有什么可申诉的，只是他唱走了调呵。」

女招待把他们引上楼上房间中央的一张桌子。这儿很靠近表演台。麦可拒绝了，而要求一张角落的桌子。他没有询问伊丽莉白要坐在那里。他藉口说他想跟她谈话而逕自在一张靠墙的椅子上坐下。麦可知道这种花言巧语的方式定然骗不过她这种女人；而且她也一定感觉到他的惴惴不安，但她没有探问。

一个年轻的拉丁美洲侍者问他们是来杯鸡尾酒。伊丽莉白要了杯马卡利达，麦可要了杯史宾芝。

「什么是史宾芝？」伊丽莉白问。  
「不很西班牙式的酒。一半白酒，一半苏打水，加上很多冰，一种穷人式的占士·邦酒。」

她笑了起来。

(五十二)

餐厅内舒适的气氛使麦可的神经松弛下来；这是二十四小时以来，他第一次放松自己。他们谈了些电影、音乐、书本，以及耶稣。她的脸娇柔美艳，在烛光映照下，娴静而又甜美可爱。他为她而陶醉。她

的聪颖及自信表现了另一番女性美。他们点了晚餐。麦可向伊丽莎白问起她的父亲如何当上参议员，关于他的职业，及她在康涅狄格的童年生活。这话题似乎使她不安。他总不能自主地想到她的父亲的名字还在他的黑名单上。他企图把话题转向她的母亲。伊丽莎白逃避他的眼光，她的脸色似乎苍白起来。他对伊丽莎白深浓的爱慕中第一次产生了疑惑，而这念头似乎苍白起来。他对伊丽莎白深浓的爱慕中第一次产生了疑惑，而这念头一时之间使他感到忧郁。她是他很久以来遇到的一个漂亮女人，而他不想去刺痛她。可能吗？可能她也有参与？不，当然不可能。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他尽力想把这念头赶出他的心思。

西班牙艺人的表演开始，吸引了全场的观众。麦可及伊丽莎白的观赏着，由于噪音而不能倾谈。麦可因能跟她在一起就已感到很高兴；她的脸朝向艺人望去。表演

完毕时，他们也吃完了晚餐，这时已是十点十五分，他们要了甜品及咖啡。

「来支雪茄吗？」伊丽莎白微笑着：「不，谢谢。我们不一定接受你们男人的坏嗜好。」

「是吗？」麦可说：「那么，我想她可能成为第一个女性外科医生总监吧？」

「不，我不会，」她娴静地说：「我可能是第二或第三个。」

麦可笑了起来，「我想，我必须回去调查局干一番大事，这才能跟得上妳。」

「但也有可能有个女性来阻止你升上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位置。」伊丽莎白说。

「不，不可能是个女性来阻碍我成为联邦调查局的局长。」麦可说，但没有更进一步的解释。

「你的咖啡，小姐，先生。」

如果麦可想在第一次约会时就跟那女的上床，这可是个机会，但他不会这样，他知道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自己也不会快乐的。

(五十三)



本版小说 拥有版权

他付了帐，并给侍者一笔可观的小费，然后向那坐在角落喝咖啡的女艺人道贺。

夜已深沉，麦可再次不安地环顾四顾。他尽量不引起伊丽莎白的警觉。他扶着她的手横过街道，过了

街道后却不再放手了。他们愉快地走着，闲聊着。他很愿跟她做爱。以往他也曾遇到过一些女人，但他都没有跟他们鬼混，渐渐地他的亢奋消退。可能是恐惧的感觉使他太敏感了。

一辆车子在他们后面跟上，麦可整个人僵硬起来，伊丽莎白毫无警觉。它缓慢地向他们驶来，它在他们身旁停下。麦可不安地打开胸前的钮扣，担心着伊丽莎白的安全。车门打开，跳出四个年轻人来，二对男女。他们跳进「汉堡」餐厅。汗滴在麦可的头额冒出，他放开伊丽莎白的右手，她注视着他：「有什么不对劲吗？」

「是的，」他说：「但别追问我。」她紧握住他的手，向前走去。前一天发生的恐怖事件一直使麦可惴惴不安。他没有再开口。当他们抵达她的门口时，他又回到只有他及哈特，泰生的世界。

「你今晚来这里，还是好好的嘛。」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她微笑地说。麦可摇摇头：「很对不起。」

「进来喝咖啡吗？」「不了，给我下一个机会好吗？我现在情绪不佳。」

在明早七点钟会见局长之前，他还有

几件事要做，而现在已近午夜了。他已一天半没有睡眠过。

「明天我再跟你联络好吗？」「很好，」她说：「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务必跟我联络。」

在接下去的几天内，麦可定会常记住这几个字。他会记住她所说的每个字，及她那友好的表示。她是在开玩笑，还是很认真，或者是在逗弄他？近来，恋爱似乎不大时髦了；只有少许的人结婚，却有大把的人在离婚，在这种时刻，他会疯狂地恋爱起来吗？

他吻下她的面颊，然后转身离开。他的眼光向街道扫视着。她在他背后叫道：「我希望你能抓到那杀死我的邮差及你的希腊人的凶手！」

你的希腊人，你的希腊人，希腊正教的神父，格哥利神父。天，他怎么未曾联想到。他一时忘记了伊丽莎白而向他的汽车跑去。他反身挥挥手；她不解地注视着他，怀疑自己是否说错了些什么话。麦可坐进他的车子，飞速地向他的公寓驶去。他必须找格哥利神父的电话号码。希腊正教神父，那个从电梯出来的神父，他的外表怎样，回想起来，那神父可有点不对劲，但是，什么地方不对劲呢？他的脸庞不对劲。是的，是的。自己怎么这样糊涂。他抵达家时，即刻打电话给华盛顿的行动室。接线员，波丽，听到他的声音时吃了一惊。

「你不是在渡假吗？」「是的。你可有格哥利神父的电话号码？」

「那一个格哥利神父？」

「那个史当先生常找的希腊神父；我猜想他是地方神父。」

(五十四)

「阿，对的，我记起来了。」

麦可等待着。他查了史当的备忘录，把号码通知了他。麦可记下来，挂上电话。是的，是的，是的，他是多么的愚蠢。这是多么明显的事，虽然已是午夜，他还是必须打电话。他转动号码盘，电话响了几声后有人回答。

「格哥利神父？」

「是的。」

「所有的希腊正教的神父都有胡子吗？」

「是的，这是惯例。是谁在三更半夜打电话来问这个荒唐的问题？」

麦可连忙道歉：「我是特工人员麦可·安鲁斯。我是尼克·史当先生的部下。」

电话另一端昏昏欲睡的人即刻清醒起来：「我明白了，年轻人，我能为你效劳吗？」

「格哥利神父，昨晚史当先生的秘书打电话给你，有要到你华屋·威尔逊看一个被人枪伤了脚部的希腊人吗？」

「是的，——我记起来了，安鲁斯先生。但在半小时后我就要起程前往时，有人打电话来给我，说卡菲基斯先生已经出院，我不必去了。」

「他怎么了？」麦可提高声量说。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已经出院了。」

「那个打电话给你的人可有表明身份？」

「没有。那人只是这么说，我猜想是你们办公室的人。」

「格哥利神父，早上八点钟时我可否去见你？」

「是的，当然可以。」

「还有，不管任何人问起，你都不要跟他说起我打过电话给你。」

「好吧。」

「谢谢你，神父。」

麦可放下电话。集中精神回想起来。他比我更高大，所以他该是超过六呎。他的肤色很黑，还是因为神父的黑袍的原故？不，他的头发黑色，他的鼻子很大，我记得他有个大鼻子，眼睛，不，我记不起他的眼睛，他有个大鼻子，一个大下巴。麦可把尽可能回忆起来的印象记下来。一个壮硕的男人，比我更高大，大鼻子，大下巴，大鼻子，太……他倒下去。他的头伏倒在桌面上疲乏的睡去。

一九八三年三月五日

星期六

早上六點三十二分

麦可半睡半醒，模模糊糊，他的脑海中游移着支离破碎的念头。伊丽莎白的形象最先闪过他的脑海；他微笑起来。第二个是尼克·史当的影子；他皱皱眉头。第三个是局长。麦可这时醒过来，挺起身，睁大眼睛看下手表。他看到指针指着：六点三十五分。天啊！他从椅上跳起来，颈项及背部因僵硬而感到痛楚；他还穿着整套衣服。他连忙脱下衣服，冲进浴室开始沐浴——连调整浴水温度的时间都没有。他妈的真夠冷，冷意使他清醒起来，也使他忘掉伊丽莎白的形象。他冲出浴室，抓起条浴巾：六时四十分。他在脸上涂上泡沫，匆忙地刮胡子，把短髭自下巴刮掉。他妈的，刮后剂流不出来；六时四十三分。他穿上衣服：新鲜的衬衫，同样袖钮，新的袜子，同样的鞋子，新鲜的大衣，同一条领带，向镜子匆忙地瞥一眼。脸上被刮伤的两处还流血。管他的，他把桌上的纸张收集，塞进他的手提袋，然后跑向电梯间。夠运气的，那电梯停在顶楼上。抵达楼底：六时四十六分。（五十五）

「嗨，西蒙。」  
那年轻的黑人车房看守员在车房入口处的小屋内打瞌睡。

「早安，麦可。天，已经八点了吗？」

「不。六时四十七分。」

「这么早起来干什么？月光浴吗？」

西蒙擦着眼睛问道，同时把车匙递给他。麦可微笑下，他没有时间去回答。西蒙又再睡去。

车子一下子就开动。可靠的「马赛地」车。驶上大路：六时四十八分。他必须在速度规则下行驶，他不可做出任何使调查局尴尬的事。在第六街处，因红灯而停下：六时五十分。越过街，驶上第七街，更多的交通灯。越过独立大道，六时五十三分，转过第七街及宾夕法尼亚道的街角，联邦调查局大厦在望：六时五十五分。

驶下斜坡，泊好车，向守卫出示身份卡后向电梯间跑去：六时五十七分。电梯升向第七楼：六时五十八分。经过甬道，转右，7074房，根据麦·芝格夫人的指示直走进。她向他一瞥：敲局长办公室的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门，没有回应，按照指示直接走进去。局长不在，六时五十九分。在张椅子上坐下。局长迟到了，他不由得意地微笑起来。还有半分钟就七点了；他随意地探视下房间，好像他似乎已经来了很久。眼睛盯着

那个老爷钟。钟声敲起：一、二、三、四、五、六、七。

门打开，局长走了进来。「早安，安鲁斯。」他没有看麦可，而望向墙上的时钟。「它总是快了一点。」静默，这时旧邮政局的钟楼敲了七下。

局长在椅上坐下，那双巨大的手掌又再按着桌子。

「我们先从我的消息开始，安鲁斯。我们已查到那在波托马河与史当及可威一起沉下去的「林肯」车的司机的身份。」

局长打开个卡夹，看着里头的内容。卡夹内是不是有一些麦可不知道而又应该知晓的情报？

「没有什么巨大的突破。汉——狄德·哥巴，一个德国人。波恩的报告说在五年前，他还只是慕尼黑的一个小编辑，过后就失了踪，一些报导证实他曾在罗得西亚出现，而且有一阵子跟中央情报局拉上关系。在星期四之前，我想不会得到更多的情报了。有时候我只怀疑他们是站在那一方。一九八〇年，哥巴在纽约出现，但除了一些谣言及闲话之外，他没干上什么案件可资记录。如果他还生存着就好办了。」

麦可回想起华屋·威尔逊医药中心的惨景。

「引人怀疑的是在那场车祸中，史当及可威的车子的两条后轮胎都有小洞，它们可能是跌下河时造成的，但我们的实验室人员认为是子弹孔。如果是正确的话，那射击的人未免太小看我们了。」

局长对内线对话机说话：「麦·芝格夫人，请叫副局长罗渣进来。」

「好的，先生。」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他的人员已找到符合卡菲斯基工作的地方。」

副局长敲了门，走进来。局长指下椅子。罗渣向麦可微笑，然后坐下。

「开始吧，马。」

「是，先生，那间金鸭餐厅的主人不大合作。他以为我是为了雇员法令而在调查他。我向他偏言。如不开口我就要关闭他的店子。最后，他终于承认他曾雇用过一个很符合卡菲斯基形象的男子。二月二十四日，他派卡菲斯基到威可新道的乔治市旅店一间房间去侍候一个小型午餐会。那个安排人叫罗利纳·罗斯。他坚持要一个不懂得说英语的侍者。他以现金支付。我们用电脑查了罗斯——没有任何发现。明显地是个假名。乔治市旅店也是一样回答。店主说在二月二十四日那天，一个罗斯

先生的人租一个房间，并且要了食物，但不要有人招待，而且以现金预付。罗斯大约有五呎八吋高，黑皮肤，没有特别的特征，黑发，戴着太阳镜。那店主认为他像是意大利人。旅店内没有一个人知道或关心那天是什么人进入那房间吃午餐。我想，这并没有给我们很大的线索。」

「我同意。我想，如果我们还有五年的时间，而不是五天而已，那我们能够把街道上每一个意大利人捉来审问一番。」局长说：「在医院那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那更是一团糟。那地方整日整夜人来人往，所有的职员都分班工作，他们连自己的同事都不尽认识，何况是外人。你可以肩负把斧，在那里流涕终日而没有人会问你是谁或问你要求什么？」

「我可了解到这种情况，」泰生说：「好吧，安鲁斯，过去二十四小时内你何有收获？」

麦可打开他的蓝色塑胶公事包。他报告了在二月二十四日三十八位参议员已离开华盛顿，剩下六十二位参议员留下来。他把名单交给局长，局长阅读了。

「这个污泥塘内倒有些大鱼。安鲁斯，继续下去。」

麦可继续报告了他与那位希腊正教神父交错而过的事。他意料他必定会因没有即刻联想到而被谴责。不出所料，他被谴责了。他继续下去：「今早八点钟时我与哥布林神父约好见面。过后我打算去会见卡菲斯基的遗孀。我想这不可能给我们线索，但我相信你若要我随着这些线索追踪下去。过后，我想再回到国会图书馆，去调查在这六十二位参议员中，有谁这么急着置肯尼迪总统于死地。」

「很好。最初是把他们分类，」局长说：「第一是政治党别，然后委员会，再下来是外在利益，接着是他们本身对总统的认识。别忘了，安鲁斯，我们知道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在二月二十四日时在乔治市参加个午餐会，这会使得数目减少了。」

「但是，先生，他们可能全部在二月二十四日时都有参加午餐会。」

(五十七)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正确，安鲁斯，但不可能全部都是私人的午餐宴，或者跟选民、或是联邦雇员，或是走廊客在一起。你必须去探询出参议员们在做什么，同时也不可让他们起了疑心。」

「你有什么建议呢，先生？」

「简单，」局长回答：「你打电话给每一位参议员的秘书，问她们的上司是否能参加一个午餐宴——」他停下了：「是关于『城市环境问题』的。是的，就这个题目。定个日期，就说五月五日吧，然后问他们是否有出席在一月十七日或二月二十四日的午餐宴，」局长看日历：「因为有些参议员接受了邀请但没有出席，或是一两个没有被邀请而出席了。然后说书信邀请就会寄去。所有的秘书过后都会把这事忘了。除非你发出邀请信，而且即使有人过后记起五月五日，我们也不用去烦心了。有一点肯定的是，那就是没有一个参议员会让他的秘书知道他在策划刺杀总

统的。」

副局长做了个鬼脸：「如果他被抓到了，那就惨啦。我们又再被人指责：那时他成了新的约翰·肯尼迪，而你成了哈利曼。」

「不，马，如果我告诉总统他的班子

内有人要在他背后插一刀，他是不会说这手段太肮脏的。」

「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明，先生。」

「你会找到的，安鲁斯，不然我们都会找新的工作了。相信我的判断吧。」

相信我的判断，麦可付道：「我想提出个使我心烦的问题可以吗？」

「当然可以，安鲁斯。」

「你可曾想过这可能是个连串的阴谋？这个刺杀可能与约翰·肯尼迪及罗拔·肯尼迪的死亡有关系，所以能牵连到这宗肯尼迪的案件的人物；因为如果黑手党或者——」

「是的，安鲁斯，这一点我已考虑了很多次。经过将近二十年，花费了千万元，我们还不明白在达拉斯行刺案的真实情形。如果他们把这数目的钱交给我，我定能在六个月内把这神秘的案件解决了。有着千万元使用，相信一定会有人开口的。在我们这案件中，我们有个很强的线索：那就是有个参议员可能参与。但我们只剩下五天的时间。如果下个星期四我们失败了，未来的二十年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去发掘这案子与约翰·肯尼迪案子的连系关系，而你也能为此写一本书发发财。」

这也许是对的，但不管如何说，我还是会私自调查一番的。麦可暗付道。

「安鲁斯，别担忧。我已通知了保安部首长。我照着昨天我们同意的，也就是你的报告书中的情报通知了他们，是以我们能全力以赴向三月十日。我还有个应急的计划，以应付如果我们不能及早找出凶手来；但我目前还不会让你为此心烦。我曾跟凶杀组的人谈过；他们只能给我们一些微弱的协助。顺便让你知道，他们已会见过卡菲斯基的妻子。他们的脑子似乎比你转得更快，安鲁斯。」

「可能他们知道的不多。」副局长说。

(五十八)

「也可能不。好吧，如果你认为可能会有收获，那就去见她吧。可能你会得到他们所遗漏的情报。振奋些，我们已发掘了很多。今早的调查可能给我们更多的线索。我想我们已照顾到四面八方了。好吧，安鲁斯，我不会就误你的时间吧。」

「不会的，先生。」

麦可站了起来。

「对不起，我忘了替你叫咖啡，安鲁斯。」

我上次都没有喝，麦可本想如此说。他离去。局长替自己及副局长叫了咖啡。他希望在进早餐时，也能整理下他的心思。他向调查局的咖啡室走去。

局长喝着咖啡，并吩咐麦·芝格夫人把他的私人助理叫进来。那特工人员手夹着份灰色的文件夹走进来，他不必问也知道局长要什么。他把文件夹放在桌上，然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後无言地退下。

「谢谢你。」局长对着已拉上的门说道。

他打开文件夹，皱着眉头看了二十分钟。马提·罗渣不安地等着。里头是一些麦可也不知道的，关于他自己的情报。局

长喝完第二杯咖啡时，他合上文件夹，并把它锁进他那安妮皇后时代的桌子的抽屉里去。安妮皇后也不曾有过这张桌子所装的那么多的秘密。

麦可吃完了早餐，这里的早餐对华盛顿行动室的还要好。那里，楼下的奶酒的食物跟它的建筑物一样糟透了，你须横过街到午餐中心，才能吃到较好的食物。他不想回到那里。他走向地下停车场拿他的车子。他没有发觉在对街有个人在盯住他，但他却从车镜内看到後面一辆蓝色的「福特」车停在那儿。他不禁猜想它是无意地停在那儿呢，还是有所企图？如果是有意的是谁在盯住谁，谁在保护谁呢？

他在八点钟前抵达格哥利神父的教堂，然後一起步行到神父的住宅。麦可说他已吃了早餐，但还是阻止不了神父替他煎了两粒蛋，熏肉，面包，橘子酱及一杯咖啡。除了昨晚在电话里的情报之外，格哥利神父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话题。他听到医院的两宗命案时，再三深沉地叹息。

「是的，我在邮报上看到了报道。」他那小框眼镜架在鼻梁上，红晕晕的双颊，及那足球般大的肚臍显示出格哥利神父在等候赴永恒的天堂前在地球上的生活也很写意。他们提起尼克·史当时，他的灰眼瞳闪亮起来；很明显地，这神父与特工人员存有着些秘密。

「尼克的死亡与医院的事件是否有关连？」格哥利神父突然问道。

这问题使麦可吃惊。这小框镜後的脑子还很敏锐。向一个希腊正教的神父撒谎，可比为了保护调查局而向公众人士撒谎来得困难。

「绝对没有。」麦可说：「那只是一宗车祸。」

「这么凑巧吗？」

格哥利神父疑惑地说，眼光从镜片上边向麦可直视。「这是真的吗？」他像格·南那样难以说服。他继续道：「有一件事我想提一下，当那个人打电话给我，叫我不必前往医院时

，虽然我不能回想起他是如何说，但我却肯定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我这样肯定，因为他的口气像个专业人士。我也不知如何解释，总之，我有个奇怪的感觉，那就是他曾经常打这样的电话；他就像个专业人士似的。」

格哥利神父重覆了他的句子——「他就像个专业人士似的」——麦可在前往卡菲基斯太太的家途中，他这么想着。那是个朋友的家。这个朋友曾庇护她受伤的丈夫。

麦可驶向康涅狄格道，经过华盛顿希尔顿及国家动物园，驶向马丽兰。从丛的黄色鲜艳的连翘草已在路边出现。从康涅狄格转过波利华大学，麦可来到威顿区，这里布满了小店、餐馆、加油站及几幢公寓的建筑。在威顿广场前的交通灯停下，麦可看下车下记事簿，艾京街11501号。他寻觅蓝岭庄园公寓。一幢三层楼，褪了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色，在蓝岭街及艾京街的一个美丽的名字。他一边驶向11501，一边寻找泊车处。他兜了一会儿，然后在救火水喉前停下，他把无线电话筒放在车镜下，以便看车员或警察知道这是辆官方

的车子在公干。

艾丽娜一看到麦可的徽章时，眼泪涌了出来。她的英语比他的丈夫还好得多。她已经会见过两位警员。她告诉他们什么也不知。最初，是一位来自市中心警员的男人，来向她报讯。过后凶杀组的一位中士，比较强硬地讯问她一些她所不知道的事，而现在却来了联邦调查局的人。她的丈夫从来不愿惹任何麻烦，而她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要枪伤他。他是个沉静和蔼的人，麦可相信她的话。

卡菲基斯太太看来很脆弱；只有二十九岁，她的衣服邋遢，头发蓬乱，眼光无神而又满眶泪水。脸颊上的痕迹显示出过去两天来她一直在流泪。她的年龄与麦可相差无几。她没有国家，现在连丈夫都失去了，她将怎么办？如果是麦可自己，他相信会比这可怜的女人好些。麦可向她保证她不必担心，而他会亲自到移民局为她说项，并且叫福利部替她安排些入息，这些使她振奋，也使她更加合作。

「卡菲基斯太太，现在你仔细地想下，在二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上个礼拜的星期三及星期四，你知道你的丈夫在那里工作吗？他可有告诉你有关他工作的情形？」

她一无所知。艾

基罗从不告诉她做什么工作，因为他的工作大都只做一两天。以一个非法移民的身份，又没有工作准证，所以他不敢冒险在同份工作上逗留太久。麦可得不到任何情报，这不是她的过失。

「我能够留在美国吗？」

「我会尽力协助你，卡菲基斯太太。我向妳保证，我会跟一个我认识的希腊正教神父谈谈，要他在我会见福利部人员之前接济妳。」

麦可打开门，他没从格哥利神父及艾丽娜·卡菲基斯处得到任何线索，他为此而感到沮丧。

「那个神父已经给了我钱。」

麦可停住，缓缓地反过身，面对着她。他伪装不感到兴趣。

「那一个神父？」他平静地问。

「他说他会帮我。」那人昨天来探访我，一个很好的人，很和蔼。他给我二十元。」

麦可感到冷意，那个人又比他早一步。格哥利神父说得对，这个人是个专业人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士。「妳能形容他一下吗？卡菲基斯太太？」  
「你是什么意思？」  
「他的外表怎样？」  
「噢，他很高大，很黑，我想。」她

说。

麦可保持冷静。一定是那个与他在电梯间错身而过的人，也是那个较早时阻止格哥利神父去医院的人。要是卡菲基斯太太知道那个阴谋，无疑地这个人一定会把她送去和她的丈夫会合。

「他有胡子吗？卡菲基斯太太？」

她犹豫下，「通常是有的一一但不记得这人是否有胡子。」

麦可告诉她无论在什么情况里，她最好留在家里。他藉口说要去福利部人员及跟移民局人员谈谈。他懂得撒谎；那个不留胡子的希腊正教神父教会他的。

他跳进车子，驶到几百码外乔治亚道上的一个公共电话，他转了局长的私人号码，局长接听电话。

「茉莉叶斯。」

「你的号码？」局长问。

半分钟后电话响起，麦可详细地叙述经过。

「我即刻派个身份检验员到你那儿去。你回去那儿安抚她。还有，安格斯，想想法子，我想要那二十元。它是一张，还是几张钞票？上面可能会有手指纹。」电话挂上。麦可皱紧眉头，那个希腊正教神父要不是比他早两步，局长却是的。

麦可回到卡菲基斯太太那里，告诉她他会向最高一层交涉；在下次跟局长会面时，他要记得向局长提起这件事。他在记事簿上写下这一点。然后他以随和的口气说：

(六十一)

「妳肯定是二十元钞票吗，卡菲基斯太太？」

「噢，是的，我很少见到二十元的大钞，那时我是多么的感激。」

「妳还记得妳如何使用它吗？」

「记得。我在超

级市场关门之前，去买了些食物。」

「那一间超级市场？卡菲基斯太太？」

」

「街上那间威顿超级市场。」

「什么时候？」

「昨天傍晚，大约六点。」

麦可发觉机不可失，如果还来得及的话。

「卡菲基斯太太，我的一位联邦调查局的同事，我的朋友等下会来请妳叙述形容那个给妳钱的神父的仪容。如果妳能记得起，那就帮了我们个大忙，妳不必担忧，我们尽所能帮助妳。」

麦可迟疑下，拿出他的皮包，给她二十元。她第一次微笑起来。

「现在，卡菲基斯太太，我要妳替我做件事。如果那个希腊神父再来探访妳，别告诉他有关我们的谈话。拨这个电话号码给我。」

麦可递给她一张卡片。艾丽娜·卡菲基斯点点头，她那毫无生气的眼光随着麦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可走向汽车。她不明白，两个人都给她二十元，她该相信那个人呢？

麦可在威顿超级市场前面的停车场停下。一个巨大的写着冰冻的啤酒在这里发售的牌子挂在窗口。窗子上面是个蓝白色

的圆顶盖，象征着国会大厦。还有五天，麦可想道。他走进店里。这不是超级公司的一环。它只是私人拥有的家庭小企业。墙的一边摆满了啤酒，另一边也是摆着酒，中间是四排放着罐头食物及冷冻食品的架子。后部是张卖肉的格子，店里只有一个卖肉的人，麦可直接向他走去，一边走向他发问。

「我想见经理。」

那卖肉人疑惑地看着他：「有何贵干？」

麦可向他展示身份卡。

卖肉人耸耸肩，回头喊道：「嗨，法威奥，联邦调查局的人要见你。」

几分钟后，一个红脸、高大的意大利人——经理——在内柜左边的门出现：「嗨。有什么事……先生？」

「安格斯，联邦调查局，」麦可再次出示身份卡。

「噢，是的。你要什么，安格斯先生？我是法威奥，几达。这是我的店子。我很诚实作生意。」

「是的，几达先生。我只是要求你帮个忙。我在调查一宗金钱失窃的案子。我有理由相信有一张被偷了的二十元钞票昨天在这超级市场花用，我想看下是否能把它找出来。」

(六十二)

「我们的钱每晚才收集起来，」经理说：「每天早上就送往银行存进保险箱去。一个小时后就送去了，我想——」

「今天是星期六。」麦可说。

「没问题。我那间银行星期六营业到中午十二点。」

麦可想了下。

「你可以即刻跟我去银行一趟吗？几达先生。」

几达看下手表，然后望向麦可，安鲁斯。

「好吧，请等一下。」

他向店后一个看不见的女人叫喊，要她注意现金柜。他跟麦可一起走向乔治亚与希格银行。几达为这事件而感到亢奋。

抵达银行时，麦可即刻去找出纳主任。

一个出纳员——道斯安太太——证实这笔钱在三十分钟前已送来。它还摆在那边等候处理。下一个就要处理它了。她很抱歉地说她没有时间及早处理它。不必感到抱歉，麦可想道。超级市场一天的总收入只有五千多元。其中有二十八张二十元的钞票。天，局长，或正确地说，是那些手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钞票还给他。银行经理走来，讯问了整个事件。

「联邦调查局的人员不是两人一组公干的吗？」

麦可脸红起来：「是的，先生，但这是个特别任务。」

「我想调查下，」经理说：「你只是在口头上要我付给你五百六十元。」

「好吧，先生，请去查一查。」

麦可迅速地动脑筋。他不能叫个银行经理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这就如你要把你的汽油账单挂在亨利·福特的户口上。

「你可以打电话去联邦调查局的华盛顿行动室的缉捕组主任格兰·南那先生查询。」

「我会的。」

麦可告诉他电话号码。他不理睬，而私自去在华盛顿电话簿查阅。他找到南那。谢谢天，他有在那儿。

「有个年轻人，说是从你的行动室来的。他的名字叫麦可·安鲁斯。他说他要从我这里提走二十八张二十元的钞票，是有关金钱失窃的案子。」

南那迅速地想着。否认一切——尼克·史当的格言。

在同一时间里，麦可在祈祷着。

(六十三)

纹专家不埋怨他才怪呢。麦可戴着道斯安太太供给的手套把二十元的钞票计算一番，然后把它们放在一边——他同意一共有二十八张。他在一张收据上签了名，然后递给出纳主任，并且保证他会尽早把这些

「是正确的，先生。」南那说。「是些我指给他去取那些钞票。我希望你能尽早把他提出。我们会尽早把钞票归还给你们。」

「谢谢你，南那先生。非常抱歉打扰了你。我想，我是该

查证一番的；你知道的，现在的世界，什么事都会发生。」

「是的，这是应该的，先生。我希望每个人都这样。」南那说。

银行经理挂上电话，把那笔二十元钞票装进一个黄信封，接过收据，然后歉疚地向麦可握手。

「你谅解我不得不调查吧？」

「当然，」麦可说：「要是我，我也会这样做的。」

他向几达先生及经理道谢，并且嘱咐他们别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他们谅解地点头。

麦可即刻回到联邦调查局总部。他直接走向局长的办公室。麦·芝格夫人向他点头。他轻轻敲下门，然后走进去。

「对不起，打扰了你，先生。」

「不，安鲁斯，坐下来。我们刚谈完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还没有，先生，但找到这些。」

麦可打开黄色信封，拿出二十八张二十元的钞票放在桌上。

「你打劫了银行？联邦刑罚，安鲁斯。」

「差不多是的，先生。这些钞票中，有一张是那个伪装的希腊正教神父送给卡菲基斯太太的。」

「这下我们的指纹专家可有个大难题了：五十六面，上面可能有上百上千的指纹，在个短时限内，干这么大的检查，但这还是值得试试下。」他小心避免摸到那些钞票。我叫苏门顿即刻进行工作。我们也需要卡菲基斯太太的指纹。我想我也该派个人员到她家去，以防那个人回来找她。」局长一边写一边道：「这就像回到我主持行动室时的日子了。要不是这么严重，我相信我是会喜欢这种日子。」

「在此，我想向你提出件事好吗？」

「说吧，安鲁斯。」泰生没有抬头地继续写着。

「卡菲基斯太太为她在本国的处境担忧。她没有钱，没有工作，也没有丈夫。她可能给我们一些重要的线索，她也尽量跟我们合作。我想我们应该协助她。」

(六十四)

了。」

马提·罗渣站起来，微笑地注视着安鲁斯。

「我会在午餐前给你答复，局长。」

他说，然后离去。

「年轻人，找到我们要找的参议员吗？」

局长按下按钮。  
「叫埃利特及手  
纹部的苏门顿进来。」

「我们尽力而为。  
星期一七点钟再见  
，安鲁斯。整个周末  
我都在家里。别把工  
作停顿下来。」  
「是的，先生。」

麦可离去。他在丽斯银行那儿换了十五元的角子，出纳员好奇地看着他。

「你自己有个弹球机吗？」  
麦可微笑起来。

过后的整个上午及下午的大部份时间他是在塞角子。他打电话给六十二位参议员们的周末秘书。这六十二位参议员在二月二十四日时留在华盛顿。这些秘书都为她的参议员被邀请出席环境会议而再三道谢；局长的方法绝妙。打了六十二个电话后，他的耳朵都麻木了；麦可看下去……三十位参议员在办公室或与选民一起进午餐，有十五位没有告诉他们的秘书他们去那里吃午餐，或提起任何重要的「约会」，有十七位参加了如国家新闻俱乐部，共同俱乐部主办的午餐会。还有一个秘书说他的上司有出席在二月二十四日举行的「环境午餐会」。麦可无言以对。

据局长的指示，他只剩下十五位参议员受嫌疑。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他回到国会图书馆，再一次走向档案室。对这些参议院内的程序，委员会及有关参议员的细则问题，那图书馆员一点也不感到怀疑。她已习惯于接待一些粗率的大学生来这里发掘这种问题。

麦可回到「参议院记录」的架子上。他轻易地找到二月二十四日的档案。这些记录还未曾装订起来。他检视着剩下的十五个名字。在那天，只有一个委员会——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开会。在他十五个人的列表上，有三个是这委员会的委员，而且根据「记录」，这三个参议员在那个早上的会议上发言。参议院那天进行了两宗辩论：能源部对太阳能研究基金的拨款，及枪枝管制法令。剩下的十二位都有在这两个问题上向参议院发言。所以不能排除十五个中的任何一个。他把十五个名字写在十五张纸上，然后又细读从二月二十四日到三月三日的「参议院记录」。在每个参议员的名字下，他注意在每个工作日内，这个参议员是否有在参议院出席。他弄出个行程表，但很遗憾地，中间出现很多漏洞。很明显地，参议员不是整天呆在参议院的。

那年轻的图书管理员又再出现。麦可看下表：七点三十分。浪费时间。现在该忘记参议员而去见伊丽莎白了。他打电话给她。

「哈罗，可爱的小姐，我想该去吃饭了。从早餐到现在我没吃过任何东西。可怜下我的处境，医生，请跟我一同进晚餐吧。」

「跟你什么？麦可，我才洗了头发，我的耳朵进了肥皂水。」

「我是说，跟我进餐。这是目前我要的。较后时我可能想出别的要求。」

「过后的我可能推辞掉，」她甜蜜地说：「事情进展如何？」

「谢谢你，还不错。但如果照我现在所想的想下去，我可忍受不住了。」

「你要我怎样？用冷水倒进电话里去？」

「不，只要你跟我共进晚餐。半小时后我去接你，不管你的头发是否干了。」

(六十五)

× × ×  
他们在乔治市找  
到同叫史密斯先生的  
小餐馆。夏天时麦可  
常独自一人来坐在后  
面的花园里。这儿挤  
满了二十多岁的年轻  
人，是一个最适合坐  
下来谈天的地方。

「天！」伊丽莎白

白说：「就像大学生活时代；我以为我们都已长大了。」

「喜欢吗？」麦可说。

「太好了。桃木地板，木桌、树丛，巴哈的音乐。下次我们去麦·当纳士试试。」

麦可想不出话题回答。这时侍者递上餐表。

「你可想像我在耶鲁四年，连拉多都利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吗？」伊丽莎白说。

「我知道那是什么，但我不敢肯定如何拼音。」

他们点了烧鸡、煎薯及沙律。

「看那边，麦可，那东顿参议员带了个可当他女儿的少女。」

「可能她就是他的女儿。」

「正经的男人不会带他的女儿来这里的。」她对他微笑着说。

「他是你父亲的朋友，是不？」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是的，你怎么  
会知道？」伊丽莎白  
问。

「常识嘛。」麦  
可对这个问题感到  
懊悔。

「我认为他跟我  
父亲只是生意上的伙  
伴。他制造枪枝而赚  
大钱。除此之外，是

个在其他方面没有什么特出的人。」

「但妳父亲在那枪枝公司拥有股份。」

「我父亲？是的，我也不赞许，但他说这是祖父发起那间公司而遗传给他的。我还在读书时期，常常为此而跟他争论。叫他吧股份卖了，从事些对社会有益的投资。」

「晚餐可合口味？」一个侍者问道。

「嗯，很好，谢谢你。」伊丽莎白抬起头：「知道吗，麦可，有一次我叫我的

父亲为战争罪犯。」

「我认为他是反对战争的。」

「你似乎对我父亲知道很多。」伊丽莎白疑惑地盯着他。

还不止呢，麦可心想，妳还能告诉我些什么呢？

「在七十九年，他投票赞成国防预算案，为此我几乎一个月没有跟他共桌吃饭。我想他未曾发觉到。」

「妳的母亲呢？」麦可问。

「我十四岁那年她就去世了，所以我跟我父亲很亲近。」伊丽莎白说。她看着搁在膝上的手，明显地她不想继续这个话题。她的黑发垂垂在头额上。(六十六)

「妳有一头美发，」麦可温柔地说：「第一次见到妳时就想抚摸它。现在也想。」

她微笑着，「我还是喜欢卷发。」她的手捧着面颊，柔情万千地望着他。「你也不错，当你四十岁

时，会有灰白的鬓角，但妳得保住它，别让它落光了。知道吗？那些没有鬓角的人认为秃头很性感，但那些什么都没有的却认为他们都很性感。」

「如果我秃了头，妳会接受吗？」

「那还得等很久的时间。」

接近她家时，他停下来，手环抱住她吻她。起初，他很犹豫，不知她会如何反应。

「知道吗，我想我几乎已经爱上妳了，伊丽莎白，」他靠着她柔美芳香的头发：「妳要如何处置我？」

她无言地走了一段路。

「我可能也几乎爱上了你，」她细声地说。他几乎听不到她的声音：「可能全心爱上了你。我是不常用这样的字眼。」

他们手拉着手，快乐而又依偎地走着。三个扫兴人物在后面跟着。

在那华美的起居室，在那灰白的沙发上，他再度吻她。

在外面的暗影下，三个男人等候着。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一九八三年  
三月六日  
星期日

上午九時正  
整个星期日早上，麦可为他的报告作总结，以便呈交给局长。他起初先整理他的书桌：乱糟糟的书

桌会阻碍了他思路。他把所收集到的情报按照次序排列起来。一直忙到下午二时才搞妥。他忘了吃午餐。他细心地写下所剩下来的十五位参议员的名字。六个是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题目下，九个是在「枪枝管制法令——审判委员会」的题目下。他瞪着名表，希望能有灵感突然而来，可惜没有。这些人中有一个是凶手，而他只有四天的时间去揭发是那一个人。他把这份文件放进公事包，锁进他的抽屉里。

他走进厨房，弄了些三文治。看下手表，剩下的日子如何利用呢？伊丽莎白在医院上班。他拿起电话转了号码。她没有充裕的时间，三点钟时她将进行手术。

「好吧，医生，不会花太长的时间，也不会妨碍了妳，我是不会每天都打电话给妳，说妳很可爱，敏感及妳使我发狂，所以细心地听着。」

「我在听着，麦可。」

「好的。妳很漂亮而又美丽，而我为妳疯狂……怎么，没有反应？」

「噢，我还以为比这些更动听的话呢。我也想说什么，但要在你的三时之外，而不像如今般相隔三哩之远。」

「最好尽快，不然我要崩溃了。去吧，去割别人的心脏吧。」

她笑了起来：「是脚趾手术，不太罗曼蒂克吧。」

(六十七)

她挂上电话，麦可在房间内踱步，他的心思从十五位参议员跳到伊丽莎白。是否相当地注意了他？是不是在注意了他？他想到了巴利·可威，他们通常在星期日下午一起打橡皮球，然后又想到尼克·史当。史当在他下意识地浮现出来。如果史当现在还活着，他会如何处理？……上个圣诞节在办公室举行聚会时史当说的一些话在麦可脑海浮现：「如果我不在，最熟悉这个国家犯罪行为的人是『纽约时报』的乔治·史丹波斯，」——自然地，又是一个希腊人。「他是最熟悉黑手党及中央情报局的人了。」

麦可转了纽约询问处的号码。他虽然没有很大的把握，但他要了电话号码。接线员告诉了他。

「谢谢。」

「别介意。」

他转了那个号码。

「犯罪部。请乔治·史丹波斯听电话。」

「他们替他接了线。」

「我是史丹波斯，」一个声音说。在纽约时报，他们说话直截了当。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午安。我是麦可·安鲁斯。我从华盛顿打电话来，我是尼克·史当的朋友；其实，他是我的上司。」

声音骤然变了。「是的，我听说那恐怖的车祸，如果它真的是场意外的话。」

我能效劳吗？「我需要一些情报，我可以即刻去见你么？」

「是不是与尼克有关？」

「是的。」

「好吧，我们在八点钟时见面。地点在二十一街及南公园道的东北角处好吗？」

「赶得及，」麦可看下手表说。「我等候着你。」

东方航空公司的班机在七时后几分钟降落。麦可在拥挤的人群及行李间走向巴士站。一个大肚腩，满脸胡须，口里含着支末点上火的雪茄的纽约中年巴士司机把他载到麦哈顿。一路上他未曾停过口，以一种别人不必回答他的自语喋喋不休。麦可利用这段时间整理他的思潮。

「这个国家真是一团糟。」他口咬着雪茄说。

「是的，」麦可回答。「而这个城市就似一个破了产的深洞。」

「是的。」麦可说。

「这些都是那杂种肯尼迪害的。他们应该吊死他。」

(六十八)

麦可感到一阵冷颤。这种话一天内可能说了几千次，然而，在华盛顿，有一个人这么说，而且是认真的。

车子在路旁停下。

「算十三塊吧。」那支雪茄说。

麦可拿出张十元及张五元的钞票，伸过那张把司机及乘客分隔起来的玻璃递给司机，然后钻出车子。一个高大、五十多岁，穿着件时髦大衣的男人向他走来。麦可颤了颤，他忘了三月间在纽约还很冷。

「麦可·安格斯？」

「是的，猜对了。」

「如果你一生都在研究犯罪，你就会轻易指认他们。」他是指麦可的一身穿戴。「现在的特工人员比我那一时代穿得更好啦。」

麦可感到赧赧。史丹波斯一定知道一个联邦调查局局员的薪金是纽约警察的双倍。

「你喜欢意大利餐吗？」他没有等麦可的回答。「我带你去吃尼克最喜爱的东西。」他已开始行动。他们静默地沿着屋子走去。每经一间餐室，麦可都不禁犹豫是否要停下来。突然间，史丹波斯在门内消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失。麦可跟着他走进一间挤满着靠在柜台上大饮的人的酒吧。这些都是些没有妻子、或是有妻子但不想回家的人。

经过酒吧间，他们走进一间华美、砖墙的餐厅。一个高大、长削的意大利人把他

们引到角落张桌子。很明显地，史丹波斯并不需要餐单。

「我推荐马丽那拉。其余的你自己选吧。」

麦可接受他的推荐，然后又加了份别的及一杯酒。史丹波斯要了杯「可·45」。他们一边吃一边谈琐事。在尼克·史当手下工作了两年，麦可知道这些地中海人的习惯——在进餐时别谈论工作的事。总之，史丹波斯还在窥视他。麦可须要他的信任。史丹波斯几乎吃完所有的食物后，呷了口酒，抬起头，以另一种声调对麦可说：

「你是在一位伟大的、法律护卫人的手下工作。如果联邦调查局的十个局员中有一个像尼克·史当那么尽责及聪明，这个国家就没有这么多麻烦了。」

麦可注视着他，正想开口。「不，你不必为尼克而多言，这就是你在此的理由，同时也别改变我对调查局的论调。我已当了三十多年的罪犯档的记者，这些年来，我只看到联邦调查局及黑手党越来越强大。」他倒了些咖啡，呷了一口。「好吧，我能帮上些什么？」

「一切谈话都不可记录下来。」麦可说。

(六十九)

「同意。」史丹波斯说：「这对你我都好。」

「我需要二宗情报。第一，是否有任何参议员跟犯罪组织有密切关系，第二，黑手党们对「枪枝管制法令」的态度如何？」

「天，你的问题可够大。我从那里开始呢？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简单而又直率。事实上：大多数的参议员跟犯罪组织——我是指黑手党——没有任何关系。但假如你把从商人及大公司直接或间接捐献的竞选基金得来的钱也算在内的话，那么总统本人也都是个罪犯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公司是否与犯罪组织有连系。但假如黑手党需要个参议员的协助，他们也会通过第三者。这种事情也很少发生的。」

「为什么？」麦可问道。

「黑手党需要的是州际的影响力，如在法庭上的、生意上的以及地方法律上的影响力。他们对外交上的条约及高等法院的裁判不感到兴趣。当然，有些参议员是由於黑手党的支持而当选。一些从地方法庭的法官或州议员的地位发迹的，或多或少都有得到黑手党在经济上的协助。有时他们自己本身也不知道；他们急着去当选，以致他们没有小心去调查他们的基金来源。就如在亚利桑那州及内华达州，黑手党在那里从事合法的买卖，至於外人想加入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这些买卖可就难啦。最后，以民主党来说吧，他们也有工会组织，尤其是第恩斯特工会。就是这些了，麦可，三十年的经验，十分钟就说完了。」

「很好的情报。现在我要问你些特别的。我有十五个参议员的名字，你能指出他们出现在你刚才提出的二种类型之内吗？」

「也许吧。试试看，我尽力而为。只是别逼我。」

「柏斯。」

「不可能。」史丹波斯说。

「东顿。」

他毫无动静。

「拜耳。」

「我从未曾听说。」

「邓肯。」

「没有意见。我对南卡罗来纳的政治不熟悉。」

「丘吉。」

「来自法兰桑达学院的？令人尊敬的丘吉？你在开玩笑。」

「吉梭。」

「不可能。我只知道他曾在浴缸内失去平衡。」

麦可继续读着名单上的名字。史蒂文先生，拜登，毛尼韩，华生，克雷，马提亚斯。史丹波斯沉默地搔着头。

「达斯顿。」

他犹豫着，麦可不由地紧张起来。

「是有些麻烦，」史当波斯开口：「但跟黑手党没有关系。」

(七十)

他定然听到麦可喘了口气。麦可很想知道有什么麻烦；他等着史丹波斯继续说下去，但史丹波斯没有说什么。

「保尔。」

「他不是这种人。」

「比尔逊。」

「你在开玩笑。」

「现在谈下黑手党对枪枝管制法令的态度。」

「现在我还不能肯定，」史丹波斯开口说：「现在黑手党已多元化。他们很庞大，而且最近内部又有些纠纷。老的一辈当然反对它，因为明显地在将来可就很难合法地拥有枪械了。但他们更怕法庭的传票，以拥有没有注册枪械的刑罚。联邦调查局当然喜欢它；这是削减所得税以来最好的事了。他们将可以阻止任何罪犯以便搜查他，而如果他拥有未经注册的枪械的话——他大多数拥有一一哼，他就得上法庭。在另一方面，年轻的土耳其人可就高兴啦，他们可以随心所欲了。他们就可出卖未经注册的枪械给没有组织的流氓，及任何疯狂份子。这可是条赚钱大道。他们认为警方不可能有效地实行这法令，而且得花上十年的时间才能取回所有在市面上流通的枪械。这些可已回答了你的问题？」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是的，几乎回答了。」麦可说。  
「现在，我可否反问你一个问题，麦可。」

「同样的规定。」  
「同样的规定。这些问题是否与尼克

的死亡有关？」

「是的。」  
「我不会再多问了，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追问下去，你就得开始扯谎。我们作个交易吧。如果是发生了大事，你必须让我的「邮报」得到全面的报道。」

「同意。」麦可说。  
史丹波斯微笑地付了账。  
麦可看下手表，运气好的话，他还赶得上最后一班飞机。史丹波斯站起来走向大门；酒吧间还充满着饮酒的男人。他们走到街上，麦可叫了辆的士，这次是个年轻的黑人司机。

「我还在研究着，」史丹波斯说。麦可不解地注视着他。「如果我得到任何我认为有用的情报，我会通知你。」

麦可再次向他道谢，然后坐进车子。

「机场。」  
麦可较下车窗，史丹波斯望着他。  
「不是为了你，是为了尼克。」说着他离去。

回返机场的途上，他一直沉默着。他最后回到他的公寓时，他脑海里已准备好明天向局长报告的资料。他看下手表，天，这已经是明天了。（七十一）

一九八三年  
三月七日

星期一

上午七時正

局长聚精会神地聆听麦可的汇报，然后也说出他自己收集到的情报。

「安鲁斯，我想

我们能把你名单上的十五个削减些。上个星期四，我们一些人员收听到有人偷用我们的波率收发电讯。要不是些商用电台发出暂时性的扰乱，搅混了我们的波率，就有人非法地拥有能应用我们波率的发射机。我们的人员听到这样的对话：「请注意，东尼，我刚送参议员去他的委员会开会，现在我……」那声音突然停止发送，过后我们不能再收听到了。可能有一位策谋者一直在偷听我们的通讯，而他一时疏忽，也用了我们的波率发送通讯；这是可能发生的。我们的人员因有人非法地用我们的波率而呈上份报告。如此而已。」

麦可的身子往前。  
「是的，安鲁斯，」局长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早上十点三十分。这电讯是在早上十点三十分发出的。」

「三月三日早上十点三十分，」麦可亢奋地说：「让我查看那时……是那个委员会在开会……」他打开他的文件夹。「狄逊大厦……那个时候……我这里有我们所知道的，我知道……三个可能性，先生。外交关系委员会及政府行政委员会在那天早上有开会。同时在参议院，他们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正在辩论枪枝管制法令；他们现在花很多时间在辩论这法令。」

「现在，我们也得到些头绪了，」局长说：「从你的记录，你可否能说出在三月三日，名单的十五位中有几位在那里？」

并做了些什么？」

麦可看着十五张文件，然后把它们分成两堆。「是了，但还不能下结论，先生。这边八位没有记录，」——他的手翻在另一堆纸张上——「指出他们有出席那天早上参议院会议。剩下七位只有这七位。没有一个出席政府行政委员会。有二个出席外交关系委员会——比尔逊及柏斯。其他五位是保尔杯耳、达斯德、邓肯、及东顿。他们都有出席。他们也全是枪枝管制法令——审判委员会的委员。」

局长笑了下，「是的，如你所说，安鲁斯，我们不能得到结论。但这也是我们所得到的，所以你全神注意这七个人。我们只剩下四天，这也是我们所能把握的机会。不要为我们这小小的突破而太兴奋了，同时也得再次查下那天早上没有在狄逊出现的八位。现在，我还不打算冒险把这七位参议员严加监视。那些国会的人跟我们联邦调查局一样多疑。我们须用另一种技巧。在政治上，我们不能作全面的调查。我想我们还得利用我们唯一能肯定的线索——就是那个人在二月二十四日是在那里进午餐，及在上个星期十点三十分审判委员会的会议。现在不必去猜测他的动机，安鲁斯，不必去瞎猜，我们没有时间了。想法子把这名单削减些，余下的时间去趟外交关系委员会及参议院。跟那些职员主管谈话。不管是公开或是私人的事，他们都是知道参议员的琐事的。」（七十二）

「好的，先生。」

「还有一件事你可能也想知道：今晚我与总统共进晚餐，也许我能从那儿获得些情报，从而削减被嫌疑的人数。」  
「你要通知总统吗？」

「不，我不想。我还是认为我们还掌握着整个形势。到目前为止，我想不出有让他担心的必要；在我们真的失败前是没有这个必要的。」

最后局长递给他一张希腊神父的素描：「这是根据卡菲基斯太太的描述。」他说：「你认为怎样？」

「差不多，」麦可说：「可能还要残酷些。这些人懂得干他们的工作。」

「使我担心的是，」局长说：「我似乎见过这张脸。我见过无数的罪犯，但要记住任何一个人是不可能的。或者我会想起，或者我会想起。」

「我知道，」麦可说：「我只比他迟了二十四小时。」

「你该认为是你的幸运，年轻人。如果你赶在他前头，我想艾丽娜·卡菲基斯及你可能现在已被干掉了，那岂不是更惨！我还派了个人守护住卡菲基斯太太的家，以防那人再回来，我想那杂种太专业化了，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麦可同意。专业化的杂种，专业化的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杂种。

内线电话的红灯亮了起来。

「什么事，麦·芝格夫人？」

「你还有个跟英友意参议员的约会。」

「谢谢妳，麦·芝格夫人。」他挂上

电话。「明早同时间与你见面，麦可。」这是他第一次称呼他的名字：「别疏忽了；只剩下四天了。」

麦可乘电梯下来，然后照着往常的途径离开大厦，他没有发觉在对街有人跟踪着他。他走进参议院的办公室大厦，跟外交关系及审判委员会的职员主管预约会面。他们最快也得明天早上才能见他。麦可回到国会图书馆，更加详细地调查名单上剩下的七名参议员的私人背景。他们各自相异，来自这国家的各个角落；他们七个人中没有任何共同点。是哪一个呢？柏

斯——不可能。东顿——史丹波斯认为他没有嫌疑，然而这证明了什么。杯耳——肯尼迪亲密的朋友。邓肯——史丹波斯说

他反对枪枝管制法令，但几乎半数的参议员都反对。达斯德——他有什么麻烦，而史丹波斯没有向他透露？或者今晚伊丽莎

白全替他解谜吧。保尔——一个坚强、充满冲劲而又保守的人。一个典型的党员，对肯尼迪没有好感，但肯定是个清白的人。皮尔逊——如果他是个罪犯，没有人会相信的。三十年在参议院里服务，在公在私都是个公正清廉的人。

(七十三)

麦可阴郁地叹了口气——走入死胡同，没有出路。他瞥下手表：十点四十五分；如果他想赶得上的话，他就得即刻起程。他把杂志、国会记录及拉·那德报告书归还图书馆员，然后跑过街道前往停车场

取回他的汽车。他飞驰向宪法道，经过纪念桥——这个星期内他经过几次了？麦可望下照后视镜，看到辆他似乎认得的汽车跟在他后面，是不是这只是上个星期四的回

忆？麦可的车在路旁停下。两个特工人员阻止他，他出示了他的身份卡，然后缓慢地走向小径，跟上那有一百五十人的追悼送殡者，围绕着两个新掘的坟墓。一个星期以前，二个像这些送殡者一般活生生的人就要下葬。副总统、前参议员达·班伯斯代表总统。他站在诺玛·史当旁边。诺玛·史当穿着一身黑服，脆弱地由她的二个孩子扶持着。长子比尔站在一位高大的男人身旁，他该是巴利、可威的父亲吧。旁边是局长。局长看到麦可，但他没有作出任何表示。即使是在坟场，他们也在伪装。

格哥利神父的祷词在寒风中微颤。昨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晚下了雨，周围湿漉漉地。一个穿白色法衣黑色道袍的年轻军方神父站在他身旁。

「我是她荣誉的影子，虽然我身负罪恶的伤痕。」格哥利神父吮着。

她啜泣着弯下身

子在史当苍白的面颊上轻吻下，棺材盖圈上。格哥利祈祷着，史当及可威的棺木徐徐地降下他们的坟墓。麦可伤心地看着：本来可能是他的，是他被放进坟墓里去的。

「让他们安息吧，主，让福的仆从们永远无忧无难地安息，让他们得到永生。」

最后的祷告完成，这名主教神父划了十字，送殡者开始离去。

仪式过后，格哥利神父热诚地谈起他的朋友尼克·史当，并且表示希望他跟他的同事巴利·可威不是白白死去；他说着时，眼光似乎望向麦可。

麦可见到南那，爱斯别琳，茱丽，及那个面无表情的特工人员，但他没有兴趣跟他们谈话。他静悄悄地溜走，让这些入去追悼死者，他的任务是去逮捕那活着的凶手。

麦可回到参议院，出席了这两人的葬礼后，他更决心要找出是那一个参议员。如果他留下来的话，他必能见到马逊漫不经心地跟格兰·南那谈话，说史当是个好人，他的死亡是护卫法律的一个大损失。

(七十四)

× × ×  
那个下午麦可在外交关系委员会聆听了皮尔逊及麦克斯的发言，如果是他们中的一个，那么他是个冷静的人，不动声色地进行着他的阴谋。麦可想把他们的名字删掉，但他觉得在删掉他

们之前，他还得证实一件事。皮尔逊最后坐下来时，麦可感到疲惫。如果他想在未来的三天生存着，他今晚就必须松驰下自己。他离开委员会会议室，打电话给伊丽莎白证实今晚的晚餐约会。然后他打电话给局长的办公室，告诉麦·芝格夫人那个电话号码能联络上他；那是餐厅，他自己的家及伊丽莎白的家里电话号码。麦·芝格夫人没有置评地把号码记下来。一路上有两辆车跟踪着他：一辆蓝色「福特」及一辆黑色「波克」。他抵家时，把车锁交给西蒙，解脱下担忧，但还是预感到被人监视着，同时却也开始想到些更美好的事，如与伊丽莎白在一起的晚上。

× × ×  
局长检查着他出席晚餐宴会的礼服，准备与美国的总统共进晚餐。

下午六时三十分

麦可走在街上，想着就要到临的夜晚。上帝，我爱慕那女孩子。这是我目前能肯定的一回事。但我得洗脱对她父亲，还有对她的嫌疑。

他走到巴克基斯顿街，订了一打的玫瑰，十一朵红及一朵白色。梅花女郎递给他一张卡片及信封。他急忙把伊丽莎白的名字及地址写在信封上。他拿着空白的卡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片，美丽而又充满诗意的句子在脑海中闪现。他微笑着，很细心的写下：偶然想到你，然后想到我，就像旭光初现的百灵鸟，在这世界上，唱着天堂内的圣歌。

P·S 现代的版本。是个长远的爱意吗？

「请即刻替我送去。」

「好的，先生。」

很好。回到家里。穿什么好呢？深色的大衣？太严肃了。浅蓝色的大衣？太娘腔了，当初真不该买它。最后决定套件褐色的。衬衫。白色，散漫些，不加上领带。蓝色的，端莊些，且配上领带，白色的吧，但太轻挑了些吧，最后蓝色的赢。鞋子：有鞋带还是没鞋带的黑鞋？没鞋带的赢。袜子：比较容易决定，深蓝色的。

总结起来：褐色的衣服，蓝色的衬衫，深蓝色的领带，深蓝色的袜子，黑色轻便的鞋。把衣服整齐地摆在床上。冲浴，且洗了发——我较喜欢卷发的。妈的，眼睛沾了肥皂。摸索浴巾，抹掉肥皂，放下浴巾，走出浴室。浴巾围在腰间。刮胡子，今天内的第二次了。小心地刮着。没刮伤。沾点香水。用毛巾擦干头发。稍为卷下发。回到卧室。细心地穿上衣服。把领带打好——不对，再打一次。这次还差不多。拉上裤带。——别凸出了肚皮，看下镜子，很差劲。何必太谦虚，比我差的大有人在。检查下钱包，信用卡。没带枪。一切都妥当。锁上门，按了电梯的按钮。

「请给我车匙，西蒙。」

「哇，天，」西蒙睁大眼睛：「找到了新的狐狸精。」

(七十五)

「你最好别等着，西蒙，因为如果是我失败，我要找你算账。」  
「谢谢你的忠告，麦可。去吧，先生。」  
美丽的夜晚。坐在车子里，看下手表：七时三十四分。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 × ×  
局长再次检查他参加晚宴的礼服。真怀念露特。好管家也会布置得妥当，但总比不上她，倒了杯酒，查下衬衫——有些老式了。这衬衫刚从洗涤处送回来。黑领带。黑鞋。黑袜子，白手帕——全部已妥当了。走进浴室。呵，如何从总统那里得到启示？妈的，肥皂去了那里？走出浴室找防滑垫及浴巾。只有一条浴巾。拿起肥皂，今天厌恶的味道。现在，他们只马马虎虎制造。真希望能得到军用供应品。走出浴室，超重了；我该再减轻十五磅。身体太苍白了。还是别去想它，刮胡子，老式的刮须器。除非是赴总统的宴会，他从不一天里刮两次。好了，一切完美。穿上衣服，都是些钮扣的；讨厌用拉链的衣服。现在是黑领带，别尽去回忆露特就能完美地系好。妈的，再打过。终于成功了。接着检查钱包，虽然不必用上钱、信用卡或其他的東西，除非是总统缺钱用了。告诉管家说自己会在十一时回来。穿上大衣，特工驾着车子在等候他。

「晚上好，沙姆，美丽的夜晚。」  
联邦调查局内唯一的司机打开「福特」车子的后门。

走进车内，看下手表：七时四十五分。

× × ×  
麦可慢慢地驶着——还有大把时间——不要过早抵达那里——当你有大把时间时，路上的交通也变得很疏散——期望玫瑰

花已送到了——绕向乔治市走条较远些的途径。经过林肯纪念馆，转上巨石道及波托马公园道——比较美丽些——至少你自己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别闯黄灯，虽然后面那辆车子的人在赶时间而摆弄手勢。照法律行事——他对自己说——如果你是为了她而要迟到了，那你是会闯交通灯的。但别使调查局尴尬。小心华盛顿路上的车道线，你会容易地越位的。在路的尾端向右转，找个停车处。绕了一圈还找不到泊车处。随便泊下，期望附近没有交通警察。若无其事地漫步到她的屋子前——猜想她还在浴缸内。看下手表：八点零四分。准时，他伸手按了门铃。

× × ×  
「我们有点迟了，沙姆。」也许不该这么说，因为如果为此而超时速，会使调查局尴尬的。为什么你在赶时间时路上却挤满车？他妈的前面的那辆「马赛地」车，在交通灯未转红色前就停下来。为何要拥有一辆能跑时速一百二十哩的车，你却连三十哩的时速都用不上？还好，那辆「马赛地」转向乔治市。可能是个有钱人。

(七十六)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駛向賓夕法尼亞道，白宮已在望。轉上西行政道。在門口向守衛揮下手。在西廂房前停下。遇上穿宴會禮服的保安人員。他的領帶比我的還好看。該是那種掛帶吧。不，細心一想，白宮的規矩是必須繫上領帶的，媽的，這人一定結了婚。他自己也不是嗎，跟着他走經門廳，經過李米頓的雕刻，向西廂房接待處走去。遇上另一個也穿着宴會禮服的保安人員。領帶也比我的好。我認了。被領到電梯間，看下手表：八點零六分，不錯，走進西廂的大廳。

「晚上好，總統先生。」

「哈羅，可愛的小姐。」  
她一身藍色的打扮看來美極了。美麗的女人，我怎麼能對她懷疑呢？

「哈羅，麥可。」

「妳的衣服美極了。」

「謝謝你。進來坐下嗎？」

「不，我想我們得走了。我的車子違法泊着。」

「也好，我去拿件大衣。」

替她打開車門，為什麼我不牽住她的手把她帶往房間去做愛。為此我情愿吃三文治。這樣我們能做我們要幹的事，而且省掉麻煩及時間。

「妳今天過得怎樣？」

「很忙。你呢，麥可？」

「噢，我做了些事，但也常想念着妳，這可真不容易。」

「太忙了。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應付得了。」

開動汽車，駛向威可新。沒有泊車處，經過羅·羅流家庭式餐廳。讓我們買些炸雞然後回去吧。

「呵，找到了。」

媽的，從那兒粘出輛「福士」車？

「運氣好些，你會找到另一個泊車處。」

「是的，但離開餐廳可有整四百碼。」

「我們走過去好啦。」

那些玫瑰花送到了？如果那賣花女沒把它送去，明早我要把她押進監獄。

「呵，麥可，沒有跟你提起，我真是太大意了；總之謝謝你送來那些漂亮的玫瑰。你就是那朵白的？如莎士比亞所說？」

「我沒想到這點，可愛的小姐。」

扯謊。原來妳也喜欢莎士比亞。走進一間法國餐廳。一個聯邦調查局的人來這種地方？要你花上一大筆。所有的侍者都向你伸出手。去他的，到這時候還計較錢？

「妳可知道就因這個地方而使華盛頓成為全國的法國餐館中心？」

以一些內部情報來討好她。

「不知道，為什麼呢？」

「是這樣的，這兒的老板一直從法國請來廚師，結果他們一個個離開這兒去開自己的餐館。」

「你們特工人員真有一堆沒有用處的情報。」

尋找領班。

「安魯斯預訂的桌子。」

「晚上好，安魯斯先生，真高興再见到你。」

媽的這個人從未曾見過我，也可能從此以後不能再見到我。他將給我怎樣的座位？還不錯。她也許相信我以前曾來過這兒。塞了張五元的鈔票給他。

(七十七)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謝謝你，先生。享受你的晚餐。」  
餐廳里擠滿了客人。他們坐下深紅色的椅子。

「晚上好，先生，要不要來些飲品？」

「妳想要什麼，伊麗莎白？」

「威士忌加冰塊。」

「一杯威士忌加冰，及一杯酒。」

瞥下餐單。上面寫着桌費，服務費。她也許不知道這些。這種餐廳可愛之處是他們通常把寫有價格的餐單遞給男仕。

「我們來道正餐，但妳必須陪我。」

「當然，我也要到正餐，可愛的小姐。」

「好，來道菜……」

不要蝦嗎？

「……加蝦，然後……」

……沙律？

「……一些亨利式的肉片……」

十七塊五角。管他媽的，她是值得的。我想我也要同樣的東西。

「先生，你要什麼？」

「好吧，我們要同樣的菜、蝦及亨利

式的肉片。」

「要點什麼酒嗎？」

不，謝謝你，我要啤酒。

「妳要些酒嗎？伊麗莎白。」

「那更好，麥可。」

「一瓶酒吧。」

「很好，先生。」

第一道餐送上来，然后是酒料。

如果你想要我們喝上二瓶酒，你就休想啦。

「要我倒酒嗎？先生。」

「不必，謝謝你。正餐來時再上酒吧。」

「好的，先生。」

「你的正餐，小姐。」

蝦也送上桌來。

「晚上好，哈特，調查局的生活如何？」

「我們還生存着，先生。」

他們陳詞濫調地對談着。

局長環視下這間藍色的溫暖房間。保安部頭子，史達·耐獨自站在尾端。從窗口望出，可看到西廂及行政大廈。窗前的沙發上坐着司法部長馬蓮·艾迪曼。

她跟比芝·杯耳交談着。杯耳是從艾德華·肯尼迪手上接過審判委員會主席的位子。1976年杯耳參加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時，人們形容他「年輕而又好看」，這個句子現在看來也形容得很恰當。還有那削瘦的，來自麻省的馬文·東賴正俯視着他的同事馬蓮·艾迪曼。

天，我要的人是否在這兒……

「看到嗎，我邀請了東賴。」

「是的，先生。」

「我們必須說服他支持槍枝管制法令。」

西接待廳是白宮內總統家眷居住的一層舒適房間，就在第一夫人臥室的隔壁。在白宮這一部份受到招待是種特殊的榮幸。宴會的地点是總統家眷用餐的餐廳，而不是總統通常招待客人的樓下宴會廳，這更是一種無上的光榮。因為這兒通常只是限定總統家族用餐的地方。

「你要喝些什麼，哈特？」

「威士忌滲水。」

「給局長一杯威士忌滲水，給我一杯橙汁。我現在正注意我的體重。」

難道他不知道節食是不該喝橙汁的嗎？

(七十八)

「最近的投票对比如何，总统先生？」

「到目前为止是四十八票赞成，四十七票反对，但它必须在十号被通过，不然就须等下一届了。现在离我欧洲之行及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运

动还不到一年，这就是我现在最大的忧虑。我得放弃它，直到我被重选。我不想在八十四年的竞选中，它成了竞选的主题。我希望它通过，而且到那时也实施了。」

「希望十号时它能通过，这样必能使我的工作轻松些，总统先生。」

「马莲也一样。」

「再来一杯，哈特？」

「不，谢谢你，先生。」

「我们进餐吧？」

总统引导他的五位客人走进餐厅。厅内的壁画描述着美国的独立战争，洋溢着十九世纪初期的联邦风格。

我从来没有对白宫的华丽感到厌烦。局长望向1815年费城的罗拔·威福所设计的壁炉架。上面雕着1812年战争，艾丽湖战役后指挥官奥利华·哈滋·比利的名言：「我们遇到了我们的敌人，且降服了他们。」

「今天有五千人出入这间建筑物，」史达·耐说：「没有人认真地考虑到保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安問題。這建築物該算是總統的家，然而它屬於人民的事，這真是件麻煩的事。」

如果他知道一切的話……

總統坐在餐桌的上首，司法部長坐在另一端，拜耳及東頓坐在一旁，局長及耐

坐在另一边。第一道餐是菜及蝦。

每次我吃蝦，就會不舒服。

「真高興我的所有執行法律的人聚集在一起，」總統說：「我想趁這個機會大家討論一下槍枝管制法令，我決定要它在三月十日被通過。這是我今晚邀請比芝及馬文出席的原因，因為他們的支持，影響這法令的命運。」

又是三月十日。凶手內定了的日期。似乎記得東頓是堅決反對這法令的人，而且是安魯斯名單上七個中之一。

「邊疆州將是個大難題，總統先生，」馬蓮·艾迪曼說：「他們不會輕易地把擁有的槍械交出來。」

「一段很長的過渡期，或者可能要花六個月，」局長說：「所以這法令會有一段時期不能完整地實施。這種情況常在戰爭結束後出現。我們的宣傳部人員必須不斷宣傳說上百的槍枝已交還給警察局。」

「我同意這點。」總統說。

「這將是個漫長的行動，」司法部長說：「國家來福槍協會會有七百萬個會員，還有大約五千萬枝槍械在美國市面上流通。」

他們都頷首。

第二道餐送了上來。

多佛的鱈魚。明顯地總統很注意他的食物。

「咖啡還是萬蘭池，先生？」

「不要了，」伊麗莎白溫柔地按下麥克的手說：「我們回家去吧。」

「好主意。」

他微笑地注視着她的眼瞼，猜想她是在打什麼主意……

「不，謝謝了，帳單。」

侍者遵命地走開。

每次你叫他們結帳時，他們都是很順從地跑開。她沒有放开我的手。

「很可口的一餐，麥可，非常謝謝你。」

「是的，以後我們應該再來。」

侍者走來，麥可茫然地看他遞來的帳單。

連稅項共六十七元二角。如果你能夠了解這餐室如何得到這數目字，那麼你就夠資格當上財政部的秘書了。把美國通運信用卡交給他。一張藍色的紙條送回上簽名，寫上個八十元，然後在美國通運公司的信封被寄來前，別去想它。

「晚安，安魯斯先生。」侍者低頭鞠躬：「希望早日再見到您及這位小姐。」

「好的。」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同的猜疑。

「呵，是嗎？我也差不多了。」

可能有點微醉。再尋覓泊車處，很好，在屋子前面正有個空位，而這次沒有輛「福士」車來爭位子。替伊麗莎白打開車門。她搜索前面的鎖匙，走進廚房。

「漂亮的廚房。」

笨拙的評語。

「真高興你也喜歡它。」

同樣荒唐的回答。

走進起居室。

很好，玫瑰花在那兒。

「哈羅，沙馬達。來跟麥可打個招呼。」

我的天，她竟有個同房，慘啦。

沙馬達喃喃地摸著麥可的腳低叫着。

松了口氣。沙馬達是只暹羅貓，而不是個美國人。

「我該坐在那裡？」

「隨便。」

她沒有暗示。

「咖啡還是牛奶，達玲？」

「達玲。」機會是五十對五十。

「咖啡，加些糖。」

「自己招待自己下好？我進去一會兒。」

下次還記得我，那該有驚人的記憶力。替伊麗莎白打開車門。結婚後我會這樣做嗎？天，我竟想到了結婚。

「我想我吃得太多，我很困。」

這話是什麼意思？你可以有二十種不

※  
「还要咖啡吗？  
哈特？」  
「不，谢谢你，  
先生。我想我该回去  
了。」  
「我陪你去泊车  
处，我有一两件事要  
和你讨论。」  
「好的。总统先  
生。」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在西門的海軍陸戰隊員肅立敬礼。一个身穿宴会礼服的人站在廊柱下的阴影中。

「枪枝管制法令一事，我需要你一百巴仙的支持。委员会将会要你发表意见。虽然国会内的多数票还在我们这边，我不希望在最后一分钟有任何变卦。我没有足够的时间了。」

「我跟你站在一起，先生。自从你哥哥死后，我就一直要这个法令。」这是今晚里第一次有人提起约翰·肯尼迪。

「你有什么特别的担忧吗？哈特。」

「没有，先生。你只需应付政治，及签署那法令，我来执行它。」

「或是什么忠告？……」

「不。我想没有。」

只是三月的阴影。

「……有件事我一直感到不解，总统先生，为什么你这么迟才来办这个法令。如果三月十日有什么差错。或如果你明年的竞选失败，我们岂不是一无所成。」  
「我知道，哈特，但我得考虑在通过

需要一番挫折的医务法令的同时，如果再加上枪枝管制法令，我可能会同时都失败。坦白说，我本想早一年把法令呈交给委员会的，但谁又预料到尼日利亚不动声色地进攻南非，而美国得决定在非洲的纠纷中站在那一边。」

「你是狗头痛了。总统先生。我必须向你招认，当初我认为你是错了。」

「我知道：哈特，我失眠了好几个晚上。但回到枪枝管制法令上：别忘了达斯基及东顿是参议院历史中最成功的阻挠议事通过的能手。到三月十日时，虽然这法令一直得到多数党领袖拜耳参议员的支持，但它也已经被讨论了足足两年，而我也不是很担心。我相信在三月十日一定能通过的，我看不出有任何东西能阻挠它，是不，哈特？」

局长犹豫下：「不会的，先生。」  
这是我第一次向上司扯谎。如果这位总统在三天后死去，调查委员会会相信我的理由吗？

「晚安，哈特，谢谢你。」

「晚安，总统先生，谢谢你那丰富的晚餐。」

局长走进他的车子。司机座上的特工人员回过头来。

「刚收到一件给你的紧急消息，先生。我们即刻回到调查局吗？」

(八十一)

又是紧急事件。  
「也好，倒不如也  
在那里放张床；但省了  
有人会说浪费付税者的  
金钱。」  
司机笑了起来。  
明显地，局长吃了一  
顿愉快而又丰富的晚  
餐，而且一定比他自  
己吃的更好。

※ ※ ※  
伊丽莎白拿着杯咖啡在他身边坐下。  
勇者得其所欲。手轻轻地放在椅背上，  
轻抚着她的头发。  
伊丽莎白站了起来：「噢，我差点忘了。你来些白兰地吗？」  
不，我不要白兰地，我要你坐在我身边。

「不，谢谢妳。」  
她靠着麦可的肩膀坐下。  
她手拿着咖啡时不能吻她。哈，她放下了杯子。妈的，她又站了起来。  
「来些音乐吧。」  
我的天，下一件是什么？  
「好主意。」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了杯子，温柔地，细嫩地。呵，她真美丽。长长的吻——她的眼睛睁开着？——不，闭着。她在享受着——很好——长久一点更好。

「你要些咖啡吗，麦可？」  
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谢谢妳。」  
再一个长吻。手开始在她背项移动——我已曾进展到过这地步——她不可能反对吧——手移向腿部——停了下来——她有一双修长的美腿。手离开腿部，全神贯注地接吻。

「麦可，我有点事要告诉你。」  
我的天！这是怎么回事，在这种时刻。

「嗯？」  
「我爱慕妳。」  
「我也爱慕妳，达玲。」  
她拉下她裙子的拉链。

铃，铃，铃，铃。  
我的天！  
「你的电话，麦可。」  
「安格斯？」

「法蘭·仙杜納  
拉的回忆曲如何？」  
「很好。」  
……这次我们完  
美地契合了……不是  
吗？  
这是首不合场面的  
歌，呵，她又回来  
了。吻她。妈的，又  
拿起咖啡。终于放下

(八十二)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是的，先生。」

「朱丽叶斯。」

媽的。

「我就來。」

一九八三年三月八日

星期二

凌晨一時正

教堂廣場的角落站着個男人。在三月的清晨的冷冽中，他不住地拍背取暖。在電影中，他看到影星真·赫曼是這樣做，而且似乎有效。但他感覺不到暖意。或者，他要像赫曼先生那樣，有華納兄弟影業公司的螢光燈來照射吧，他想着這些，雙手不停地拍打着。

其實一共有二個人在進行監視。特工人員可溫·奧馬利及副行動監察比斯·湯遜。泰生因他們的辦事能力及謹慎而選用他倆。局長吩咐他們去跟蹤另一個聯邦調查局人員，然後向艾略特報告。這種命令並不令他們感到驚奇。他們守了很久，才看到麥可從伊麗莎白的屋子出現。奧馬利並不埋怨麥可。比斯離開教堂廣場，與他的同事會合。

「嗨，可溫，你可發覺還有別人在跟蹤安魯斯？」

「是啊。那是馬遜。什麼事？」

「我還以為他退休了。」

「他退休了。我想是老哈特要多派一個人。」

「也許你是對的，我只是奇怪為什麼泰生沒有通知我們。」

「這整個行動看來就不很尋常，似乎沒有人提起任何細節或理由，你不妨問下艾略特。」

「『你不妨問下艾略特』。你不如向林肯紀念碑發問吧。」

「或者你可以問局長。」

「不，謝謝你。」

幾分鐘後。

「你想我們該否跟馬遜談談？」

「你还記得那些特別的指示吧，不要跟任何人聯絡。他可能也得到同樣的指示，而且他會毫不猶豫地把我們報告上去。你知道的，他是个杂种。」（八十三）

奧馬利第一個看到麥可走出屋子，而且肯定他一只手還提著鞋子，他很正確，麥可在奔跑，他開始尾隨着他。別失掉了他，奧馬利想，麥可也許發覺，及看到了他，而且也知道他是聯邦調查局的人員，

麥可跑到電話亭；他的跟蹤者躲進黑暗中，繼續他的保溫動作。他很感激剛才那陣跑步，這至少使他溫暖些。

麥可只有二個角子，其他的角子散落在伊麗莎白長椅的地面上。局長在那里打電話給他？會不會在調查局？這可難理解，在晚上這個時候，他还在那里做什麼？他不是跟總統在一起嗎？麥可看下手表，天，一點十五分。他定已回到家里，如果不是的話，我可不夠角子。麥可穿上一只鞋子，輕便的鞋，他咒罵著塞進一個角子，我先打調查局，如沒有人接電話，我再打到他家去。塞了第二個角子，麥可轉了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調查局局長的私人號碼。

「哈囉。」

上天保佑。

「朱麗葉斯？」

「即刻到這裡來。」

他的聲音很不友善，可能是他從總統那里得到些新的、重

要的情報，還是他的晚餐使他消化不了。

麥可一邊檢查他衣服上的鈕扣及領帶，一邊急忙向他的車子走去。他的袜子怪不舒服地，他經過站在暗影內的人，回到他的車子，猶豫著。他是否該回去向伊麗莎白解釋，如何解釋？他望向透光的窗口，吸了口氣，詛咒著，然後坐進「馬賽地」。他連洗個澡的時間都沒有。

街上車輛很少，靜寂而又空曠，那個電腦控制的交通燈讓他無阻地駛去，幾分鐘後就抵達調查局。

麥可把車子泊在調查局地下泊車場，那個特工人員即刻出現，這特工人員無疑是在等候著他。他从不睡覺嗎？侍從工作是否好干；他是不会让麥可知道的，因为他一直沉默著，他可能闖了吧，麥可付道。他們升上七樓，特工人員無言地把他引向局長的辦公室，不知他有什么嗜好，麥可心想，可能是國家劇場聾啞組的愛好者吧。

「安魯斯先生到。」

局長沒有打招呼，他還穿著宴會禮服，一臉黑沉沉地。

（八十四）

「坐下，安鲁斯。」

背对着麦可。  
「如果我能够把你拉到停车场，把你挂在墙上然后枪毙你，我是会这么干的！」

麦可装模作样地注视着他；这通常对尼克

·史安是有效的，然而对局长却起不了任何作用。

「你这个愚蠢，无知、无责任感，鲁莽的白痴。」

麦可发觉他对局长比对那些可能要杀害他的人还要惊怕。

「你已经危殆到我，调查局及总统，」局长继续说麦可听到他的心脏在激烈

，如果你能计算的话，该是一百二十下。

麦可还在怒吼。「如果我能够把你停职，或是开除，或如果我能够做类似的动作的话。

现在只剩下几个参议员，安鲁斯？」

「七个，先生。」

「说出他们的名字来。」

「邓肯、保尔、东顿、怀耳、柏斯、达斯……」

「一样耶稣的玩意儿，哼，你就像个童子军。我们第一次看到你与伊丽沙白，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达斯德在一起时，我们愚蠢地以为——虽然我们是在三月三日她是在华屋·威尔逊当值班医生——我们还愚蠢地认为——「你已经找到了线索，现在我们不但发觉她是那七个被嫌疑

似会刺杀总统的参议员中的一个，而且还像不够严重地，我们发现你在跟地鬼混。」

麦可想抗议，但他的嘴唇僵住了。

「你能否认没跟她上床吗，安鲁斯？」

「是的，先生。」麦可平静地说。

局长惊讶会儿。「年轻人，我们监视着那地方，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麦可站了起来，愤怒地喊道：「我可以不必否认，」他生气地说：「如果不是你打扰了我，你这杂种，难道你忘了爱上一个人的感觉吗？或你曾有这种感觉吗？」

去你的调查局。我很少用上这种字眼，但去你的！我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晚上也没有睡觉。有人想谋杀我，而我却发现你，我唯一能信任的人，指令你的那些王八蛋来偷看我的私生活。去死吧，黑手党还较明理些。」

麦可这一生从来没有如此愤怒过。他跌坐在椅子上，准备面对任何后果。他只想着他不再关心任何一切了。局长也同样沉默。他走近窗口，向外望出去，然后他缓慢地转过身；强健的肩膀，圆大的头

转向他。完了，麦可想。

(八十五)

局长离他三呎前停下，像第一次他俩相见时那样地注视着他。

「对不起，」局长说：「整件事使我慌乱了，我刚离开一个健康、强壮，对这个国家充满了未来希望的总统，然后却发觉那个能使总统的希望不致幻灭的人正跟七个被嫌疑为凶手中的一个的女儿睡觉。我一时之间只想到这些。」

一个伟人，麦可想。

局长的眼睛盯住他。

「希望不是达斯德。因为如果是他，麦可，那你自己也在危险中。」他停了会儿：「其实，那些你所谓的王八蛋正日夜地保护你，而且也一天十六小时，从没有间断过。他们之中有些还有妻子及孩子。现在，只有我们俩知道实情。来，回到我们的工作，麦可，在未来的三天内保持清醒。记住，任何事件都必须通知我。」

麦可胜利了。不，麦可输了。

「还剩下七个参议员，」缓慢而又疲惫，然而还是很警惕。麦可从来没有看过他这样，相信局内也不会有多少人看过他这样地说话。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我跟总统的讨论，使我更加相信，三月十日及参议员是为了枪枝管制法令。审判委员会的主席，那个在策划这法令的参议员，是怀耳，他还在嫌疑名单上，你最好去查看他及其他的嫌疑者在委员会上

对法令有何评语——同时也得注意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比尔逊及柏斯。」他停了会儿：「还有三天，我打算照着我原有的计划，让事件照目前的情况下发展。我还可以在十日那天最后一分钟取消总统的行程。你还想加些什么吗，麦可？」

「没有，先生。」

「你有什么计划？」

「明天我将会跟外交关系委员会审判委员会的行政主管会面。我想过后我将会清楚些，而知道如何去解决及发掘这困境。」

「很好，谨慎地注意他们。我或者会遗漏了些什么的。」

「是的，先生。」

「我们的指纹专家正在进行超时工作，检验那二十元的钞票；现在，他们只单

单寻找那张有卡菲基斯太太的指纹的那一张。这样我们就能从这钞票上找到那个我们要找的男人指纹。他们已检查了上千的手指纹，但还没找到符合卡菲基斯太太的指纹。我得到报告时，会即刻通知你。

今天就此为止，你我都够疲惫的了。明天早上七点就不必来了。」——局长看下手表——「我是指今天。星期三早上七点准时来，因为那时，我们只剩下一整天的时间而已。」

(八十六)

麦可知道他已被暗示可以离开了，但他想说些什么。局长看了他一眼，即刻意识到他的意思。

「省下来吧，麦可。回家去睡觉。我只是个疲惫的老人，但我希望那些野杂种，一个个地在星期四

晚上被关进监狱去。为了你，我倒期望达德斯德没搅进去。但别闭上了眼睛，麦可。爱情可能是盲目的，只希望它不是聋哑的。

一个伟大的人，麦可想道。

「谢谢你，先生，星期三早上再见。」

※ ※ ※  
麦可驶着他的车静悄悄地从联邦调查局的车房出来。他感到精疲力倦。那特工人员没有出现。他看下车后镜。一辆蓝色的「福特」在跟随着他，这次是明目张胆地跟随着。他怎么能够肯定他们是站在那一方的。还有三天，他就会知道的。下个星期的这个时候，他应该知道一切，或是什么都不知道。那时，总统是已经死去，还是生存着呢？

还在公寓入口处当值的西蒙对麦可热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诚地微笑：「成功吗？」

「差一点。」他回答。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替你召个妞儿。」

麦可想笑。「很慷慨，西蒙，但今晚不要。」他

把车匙递给他，然后走向电梯间。他回到他的寓室，把门关上。他走进卧房，脱下衣服及领带，然后拿起电话筒，缓慢地转了七个号码。一个温柔的声音回答。

「你还未睡？」

「差不多了。」

「我爱你。」他放下电话，然后睡去。

### 上午八時零四分

电话铃响，麦可还在睡梦中。电话铃一直响着。最后他终于醒来。睁眼看下手表：八时零五分。惨啦，可能是局长在等他；不，今天早上他不必去会见局长，他们不是早已同意了吗？他抓起电话筒。

「你刚醒？」

「是的。」

「我也爱你。」

他听到挂上电话的声音，美好的一天开始，但如果她知道他在调查她的父亲……很肯定的是：局长一定也在调查她。

麦可让冷水淋激着。他还没有全醒过来。每次在他突然醒来后，他都一直想再回到床上去睡。下个星期吧，他对自己说。下个星期他还有很多事情待办。他瞥下手表：八时二十五分。今早没有麦片了。他扭开电视，看这世界是否发生了什么大事；他正好看到个广告片，那人在说什么呢？

「……这是人类伟大成就之一，第一张美国太空船从木星上拍到的相片。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壮举。而这讯息是来自杰奥，一种特别为孩子制造的特种食物。」

麦可笑著把电视关掉。木屋及杰奥，都必须等到下个星期吧。

因为迟了，他於是决定到他公寓邻近的华盛顿地铁站去乘坐地下火车。如果还早的话，他会驾车前去的，但现在已经是八时三十分，整条路上都塞着车子。华盛顿的地下火车系统於1976年开始在市区使用。到了1980年时，郊外的车站服务系统已完成。

(八十七)

入口处的青铜名牌写着个「M」字。麦可走上自动楼梯。自动楼梯把他从街道上送到地下火车站。这隧道式的车站千疮百孔，灰暗而又嘈杂。上班期间的车费是六角钱。他还得转车，所以是七角五分。

他从衣袋摸索出车资。在华盛顿的巴士或地下火车上兑换不到散钱的，因为司机或掌车员带了太多的钱或钞票，就常常成为偷劫犯的目标。回到调查局时，必须记得换些角子，他走上另一条自动楼梯时付着。在早上六时三十分到九时三十分之间的繁忙时间内，每隔五分钟就有快车抵站。快车进站时，月台上的灯光就闪烁着预示。车门自动打开，麦可跟着人潮挤进一个五花十色，明亮的车厢，五分钟后，他即听到公共通报系统报告他的目的地格利方场已抵达。他走上月台，等候红线快车。如果去华盛顿行动室，他乘上绿色快车会就可了。但现在要去国山，他就须转车。四分钟后，他在友联车站走到阳光下。那里整个华盛顿的巴士、火车及地下快车进进出出。它的服务效率比在1977年人们所预测的还要好。狄逊参议院办公室大厦是在三条街外的第一街，在宪法的弯角处。

他走经二个在门口检查公事包及包裹的国会警察，在公共电梯间按了上升的按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钮。

「四樓。」他对电梯操作员说。

再过一个牌子，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诉会就要开始。麦可从衣袋内拿出他从「华盛顿邮报」剪下来的「今日国会参议院活动表」。「外交关系

：上午九时三十分开始。美国对共同市场的政策听证会；行政代表发言。4229房。狄逊办公大厦。」麦可向大厅走去时，看到来自爱达荷州的法兰·吉尔参议员走进4229房。麦可跟着他走进听证会。

吉尔，於1975年被推选为「调查政府与情报局活动的参议院代表委员会」主席，因而享誉国内。他於1976年曾与占美·

卡特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但不成功。在1976年麦·曼斯菲尔德及1978年约翰·史拔曼退休后，吉尔就荣任很有势力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这个挑剔的六呎高参议员被赞为一个聪明而又熟虑的人，以雄辩的才华及敏锐的心思见称。

听证室四周以轻颜色的嵌板装饰，墙壁下半端以青云石围绕。在室内的尾端，是比地稍高的一张以轻木制成的圆型桌子，十五张橙色的椅子，只有十张坐着人。吉尔参议员就座，所有各式各样的职员、助理、新闻记者及行政官员都注目敬礼。参议员背后的墙上挂着二张大地图，一张是世界地图，一张是欧洲地图。在桌子前面坐着个速记员，准备逐字地记录。再前面，是给证人用的桌子。

(八十八)

房间的大半部安置着椅子给公众人士。现在都几乎坐满了人。一张乔治·华盛顿的油画高高地挂着。麦可叹道：这个人在世的最后十年定是常让人给像。

吉尔参议员向一个助理耳语一番，然后敲打木槌要求肃静。

「在我们开始之前，」他说：「我想通知参议院同僚及新闻界，我们的议程有些修改。今天及明天，我们让参议院就欧洲共同市场作证陈述。然后我们把听证会展期到下个星期，以便这个委员会能先解决那压力很大的售卖武器给非洲的提案。」

这时，室内的人都全已就座。政府的证人在看着他们的笔记。麦可在学生时代时曾在夏日假期期间在国会大厦打工，然而即使是现在，他还是免不了因只有少数目的参议员出席听证会而感到不快。由於每个参议员都须当上三个或者更多的委员会的委员，及无数特别委员会的委员，所以他们不得不注意一些他们比较专长的委员会，而让别的参议员去主持他们不专长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的委员会。所以有些听证会上，只有三几个，甚至只有一个参议员出席，也不是件奇怪的事。

今天的题目是解散北大西洋公约机构的提案。葡萄牙及西班牙，就像牌骨理论所预示地，在八十年

代初期，连续倒向共产主义。在西班牙的军事基地被关闭。朱安·卡罗斯王流放到英国。北约机构已作好葡萄牙成立共产政府的准备，然而因意大利在奎利那成立了法兰多·波波拉政府，情况就起了变化。那个实践主义的巴巴斯党被关进监狱，而美国的天主教迫使美国政府切断所有对新意大利政府的援助。意大利政府反击而把北约机构的军事基地关闭了。

意大利的经济崩溃被认为影响了1981年的法国大选，以致让由共产主义支持的马特兰及社会主义阵线取得胜利。一些更极端的社会主义已在荷兰及一些斯塔地维亚国家实施。德国正满足於她的社会民主。但在1982年，比尔逊参议员认为美国在北约机构的唯一真正盟国是美国。东利在1982年英国的普选中赢得压倒性的胜利。

英国的外交部长，艾德华·希特重申反对把公约机构解散。这个行动只会使英国跟她的同盟美国疏离，而使英国趋向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十五个会员中，已有七个是共产主义或几乎是共产主义的国家了。比尔逊参议员敲着桌子。「我们必须认真地考虑英国的意见，而不可单单只谋求眼前的利益。」(八十九)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 × ×  
经过一小时聆听吉尔及皮尔逊对国务院官员审问有关西班牙的政治情势之后，麦可溜出门外走向大厅附近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办公处。秘书告诉他委员会的职员主管，李特·肯道已经外出，麦可曾於昨天打电话给他，但只告诉他他是个学生，在为学术论文而收集资料。

「还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有关这委员会的资料吗？」

「我看我们的一个职员麦哥·巴利是否能帮你。」她拿起电话，几分钟后，一个高瘦的男人从后面的房间走出来。

「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麦可解释说他知道委员会的进展情况，尤其是柏斯的。巴利很有耐性地微笑着。「没问题。」她说：「明天下午或星期四再来，他们就要讨论售卖武器给非洲的问题。我保证柏斯参议员会出席，你会发觉比有关共同市场的问题还要有趣。其实，这会议可能谢绝公众人士出席。但我

相信如果来这里跟肯道先生谈下，他会替你安排个座位的。」

「非常谢谢你，你是否知道柏斯及皮尔逊是否有出席二月二十四日，也就是上个星期四的听证会？」

巴利睁开眼睛，「我不知道，也许肯道会晓得吧。」

麦可再次向他道谢。「噢，还有一件事，你可否给我一张进入参议院走廊的通行证？」秘书在一张卡片盖了印章，写上他的名字。麦可向电梯走去。出售武器。

非洲，他付着。星期四已太迟了。我怎样才能知道这些人中的一个为什么要刺杀肯尼迪？可能是些疯狂的军事行动，或是种族主义。这些都不能理论，不是为了什么，而是谁。他再三提醒自己。他走着，几乎与一个参议院的听差相撞。这听差正拿个包裹。参议院主持了个听差训练学校，学员来自全国各地的男女儿童。训练后就在国会内服务。他们都穿着深蓝及白色的制服，才给人们一种非常匆忙的印象。麦可及时停步，那名听差在他身边转了弯急步离去。

麦可乘电梯下底层，走出狄逊大厦走向宪法道。他经过国会广场，走进向国会大厦的参议院部，走经铺着云石的通道，走向公用电梯间。

「很忙的日子。」守卫说：「很多遊客来参观枪枝管制法令的辩论。」

麦可颌首：「在上面要等很久吗？」

「是的，先生。」  
电梯打开，一个走廊引导员把麦可引到一堆旅客的后面去排队。麦可不耐烦，他走向一位守卫。

「先生，听着，」他说：「我有一张公众通行卡，我是个耶鲁来的学生，正在进行一些研究工作。有什么办法让我进去吗？」

守卫同情地点点头。

几分钟后，麦可坐在大厅内。他只能看到大厅的一部份，参议员们坐在一张面对主席的半圆桌上，即使有人在发表演说，一些职员及参议员还是四处移动，给人一种在耍花招的印象。

在经过冗长的听证及辩论后，二个星期前审判委员会就已递上报告。众议院已通过是项法令，现在只等着参议院的批准及通过。

达斯德参议员在发言。我未来的岳父？麦可想道。他看来并不像个凶手，但有一个看来像呢？他给他的女儿一头闪亮的光泽，虽然他自己的鬓角有点霜白。这是政治家们的派头吗？麦可想。他也给她一对黑眼睛，他的皮肤似乎比其他的人白，他修长的手指敲击在桌面加强语气。

「在我们对这法令的讨论中，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也可说是最决定性的一点。那就是联邦制度的原则。过去五十年来，联邦政府一直篡夺了很多原本是属于州政府的权力。我们一直希望总统，国会来解决我们的难题。我们立国的祖先从来没有想到要给中央政府这么多的权力。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个巨大而又迥异，中央集权不可能有效而又民主地控制整个国家。是的，我们都要减少犯罪。然而每个地方的犯罪情形都不相同。我们的宪法制度让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州际及地方司法部去管制各地的犯罪。只有犯了联邦法律才由中央政府制裁。但是以枪枝犯罪是属于地方政府的责任。它们必须由地方政府来立法及执行。只有州际及地方司法部才能明白人民对某些犯罪问

题的看法，而这些也只有地方官员才能有效地执行。

「我明白我的同事会这样地争论说，既然我们的汽车及司机都有注册，我们也应该注册枪枝。但是，各位先生，我们没有全国制的汽车或司机注册法令。这些事件都是由州政府去决定。我们该让每个州以她们人民的利益为主，去作出明智及有必要的决定。」

达斯德作了二十分钟的发言，然后才让与今天的主席哈耶卡参议员。主席接下来让怀耳参议员发言。坐在怀耳旁边是一个高大蓝眼睛的男人。不是这里的职员，麦可想。是前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约翰·都尼。他出现在这里做什么？都尼是爱德华·肯尼迪在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时的同僚。肯尼迪是都尼的儿子的祖父。在1976年他以少数票输给共和党的哈耶卡之前，都尼一直在进行为枪枝管制立法的工作。他曾当过审判委员会的会员。庆幸他没有出现在黑名单上。都尼在这里干什么？麦可好奇地想道。来帮怀耳吗？二人都是肯尼迪的朋友。怀耳曾在一次飞机意外中拉了肯尼迪一把，而救了他的性命，他不可能参与这个刺杀阴谋吧——怀耳刚讲完开头语，正准备发表演词。（九十一）

「……一直大声反对在中东、在非洲、在北爱尔兰、在智利、在越南的浴血战。然而，我们几时才能终止每天发生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街道，我们的家里的残杀呢？」怀耳停了

会儿，望向那来自卡罗来纳州，反对这法令的领导人之一的邓肯参议员。「我们要等到另一宗国家惨剧来迫使我们采取行动吗？在约翰·肯尼迪被刺杀后，汤姆·多斯的手枪管制法令才受到参议院委员会的认真讨论，结果不能通过。在1965年八月的华特暴乱中，所有的枪枝都是购置的。过后，参议院举行了手枪管制的听证会，也是没有结果。在马丁·路德金被杀后，审判委员会才批准了立法来控制州际内的手枪买卖，及限制带枪上公共巴士的犯罪管制法令。参议院批准了这法令，但在罗拔·肯尼迪被杀后，国会才通过这法令。在1968年的暴乱后，我们才制定手枪管制法令。但这法令，各位先生，它充满了漏洞——它没有管制我们国内这种武器的生产，只因为在那时，八十巴仙的手枪是在海外制造的。1972年，乔治·华勒在上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个星期六晚上集会中被枪杀后，参议院终于决定要修补这个漏洞。但这法令在国会的委员会中死掉了。现在，十年以后，我们发生了在1973年已故参议员被一个男人以手枪射击重伤，还有在十

八个月前，津巴布韦的大使在华盛顿的街道上被人射击。在国内，每隔两分钟就发生一宗被枪杀或枪伤的案件。然而我们还没有一条有效的枪枝管制法律。我们还在等什么？等人去刺杀总统？」他停了会儿：「美国人民需要管制枪枝的立法。每次的民情调查都证明这一点，而这已整整十年了。我们为什么要让全国来福枪协会操纵我们，来蒙骗我们？我们的看清事实的能力，及替我们的社会排除暴力及犯罪的力量去了那里？」

麦可及众多听众都为他充满感情的演词所吸引。从报章上的报道，他给麦可的印象只是个轻量级人物，虽然他曾经是反对尼克逊在高等法院委任海斯华温及卡斯华的案件中主要人物之一。都尼在微笑着。

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邓肯参议员——一个文雅、沉默而又出众的人物——要求发言。「可否让这位参议员发言？」

怀耳向主席点点头。

（九十二）

邓肯以温柔而又坚定的声音向他的同事发言。

「这条法令根本否定了自卫的概念。要使它立法通过的理由是有人拥有手枪，短枪或者来福枪是用从事运动射击。但是，我要要求我们

敬爱的来自城市州的同事同时考虑一下——一下就够了——那些远住在衣阿华州的农庄家庭，或是何拉斯加州的一些小宅园，他们是需要枪枝来自卫的。不是为了运动，而是为了自卫。以我的想法，他们是有这种权利的。这是因为在这个国家内，不论是在城市内或乡下地区，我们都面对不断增加的犯罪事件。犯罪事件的增加是更多的罪犯动用枪枝。但不是枪枝引起犯罪，而是人们制造犯罪。如果我们要跟犯罪斗争，我们应该去深究犯罪的根源，而不是从那些合法地使用枪枝的人的手上把枪枝拿走。就如在国内出现的招贴所言「如果枪枝被统制了，那么只有罪犯才拥有枪枝。」

来自麻省，瘦削，一头黑发的东顿参议员——麦可记得曾在史密斯先生餐厅所见——正在发表演说，表示赞同达斯德参议员及邓肯参议员的见解。这时，在麦可这端的墙壁上的六盏灯亮了起来。蜂音器响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了六次，表示早上的会议已经结束。参议院的「早上时间」是由中午到下午两点之前这段时间内。这段时间是让人们呈上请愿书、备忘录，或向各委员会呈上报告书，及呈交法案及议案。在1964年之前，委

员会是不准在这段时间内开会的。哈耶卡参议员看下手表：「对不起，东顿参议员，现在已是中午，早上的议会时间已过去，而且我们有些会员必须出席已安排在这个下午的空气净化法令的委员会的辩论会。我们二时三十分再复会。那些能避开那个辩论的会员可以回到这里来再讨论这个法令。我们必须尽早解决这个立法案，因为我们期望在这一届总统任期中表决它。」

参议院的人一下子都离散了。那些发言过的「演员」可以回去，只留下那些必须在下午发表演说的留在「剧院」。麦可向守卫询问那一个是职员主管——亨利·赖汉。那个身穿蓝色制服的参议院保安人员的守门人向一个又矮又胖的男人指去。那人留着胡子，一张愉快豪爽的脸孔。他正坐在室内尾端的桌旁，阅读着些文件及记录。麦可向他走去。他没有发觉有一双戴着黑眼镜的眼睛正町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

「先生，我的名字是麦可·安鲁斯。」

(九十三)

「呵，是的，那位毕业生。请等一下，安鲁斯先生。」  
麦可坐下等候。那个戴黑眼镜的人从旁门离去。  
「好了，安鲁斯先生，一起共进午餐吗？」

「很好。」麦可

回答。他们一起走到地面层的G——211厅的参议员餐厅。他们在角落找到张桌子。麦可带着恭维的语气说职员主管的工作是多么辛苦，而别人却得到公众人士的称赞。亨利·赖汉同意他的看法。他们各自点了食物，隔离三张桌子的地方，一个男人小心地町视着他们。麦可对职员主管说如果枪枝管制法令有被通过的话，他想以它写他的毕业论文，所以他想得到一些公众人士在报章上看不到的内部情报。「所以，赖汉先生，」他说：「有人建议我向你请教。」

这肥胖的男人微笑起来；他显然感到很高兴，这正是麦可所期望的。他开始说话：

「关于这项法令及有关的政治人物，可以说我知道得最清楚。」

麦可做笑着，他回想起在水门门案件中，一个纽约警方的退休探员安东尼·乌拉西威在听证会上所作的供词。他在耶鲁大学时曾研究过这些听证会。他回想起一些证词。乌拉西威曾经这样地指出：何必去爆窃那个地方？不管你是什么人，政治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家及官员都会告诉你想要的东西，无论是在电话上，或者是你要他们邮寄给你都可。

委员会的主席，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沙姆，欧文曾谴责他蔑视委员会，把整个问题当成玩笑。不是

玩笑，这是事实。乌拉西威这么回答。

麦可向这法令委员会的十一个委员是那些参议员。今早的辩论会只有四个人出席，在他的调查中，他几乎能肯定大部份委员所持的态度，但他要让他猜得得到证实。

「在民主党内，杯耳、普狄克、史蒂文生及格兰会支持这项法令。何波兹、保尔及摩尼汉保持观望态度，但最后会出来支持现政府。他们在委员会的投票中支持这法令。东顿是唯一反对的民主党员。你也有听到他赞许达斯德的演词。其实，

年轻人，对东顿来说，这倒不是原则的问题。他两方都赞成。麻省有最严厉的枪枝管制法规，所以他是期望别的州也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来保护各州的人民。但是，麻省也有好多间制造武器的公司——史密斯及威森、保德默、哈里顿及李察逊——这些公司都会因联邦枪枝管制法令被通过而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会引失业，你也是知道的，只要这些公司的出品能在麻省外出售，他们才会满意。所以东顿使他的选民认为他们可以同时生产及管制枪枝。他接替了总统的参议院席位，然而在玩弄着奇怪的手段。你可记得1980年的特别选举。他不是肯尼迪的炮径。」他抿嘴轻声一笑：「是个有意义的双关语，至於共和党，马丽兰州的马瑟斯是赞成这法令，

他是个很开放的人——我真不明白他为何留在共和党。内布拉斯加州的麦可·李斯特德及阿肯色州的华逊反对。邓肯及达斯德，你自己已听到了。他们的态度很明了。邓肯知道他的选民不会接受枪枝管制，如果他赞成的话，他们定把他拉下马来。也很可能他被国家来福枪协会洗脑了，因为他似乎很虔诚地谈到自卫的问题。他是个怪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认为他很保守，但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他。他来这里并不很久。他继承了那在1978年退休的史拔孟——一个不为人知的人物。」

(九十四)

「达斯德是个很会玩手段的人。在艾比被总统委任为巡回大使之后，他击败了利比哥夫的内定继承人。爆冷门。真想不到康涅狄格州会有两位共和党员代表。大概是那些富有的纽约人迁移到史丹福而促成的吧。总之，你可别向他人透露，安吉斯，我个人是对于他的原则感到怀疑，你知道他在康涅狄格州拥有多少间军火公司？利米顿、可歌、奥林、威斯特、美轮、史登一路者。如果是利比哥夫参议员，他是投票选成的，但是，达斯德……他拥有那么多军火公司，这已不是秘密了。在这个时刻，他是满肚牢骚。可能是与这法令有关吧，因为他从没有缺席过任何会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有民主党员控制着，所以没问题。」

「对不起，赖汉先生，你说避免遇上休会是什么意思？委员会当然不是整天在开会的吧？」

(九十五)

\_\_\_\_\_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没有了，谢谢你。」

(九十六)

麦可走向图书室。这是个突破：如果调查局在三月三日上发现的非法电讯广播是正确，那个被嫌疑的人物有出席参议院的话，那么他现在只剩下五个参议员了。他看名单上每一个嫌疑者的名字——

怀耳、保尔、达斯德、邓肯、东顿。——这些人都是枪枝管制法令的审判委员会的委员，而且出席那天参议院的辩论。五个人及一个动机？

他走出图书室，走向电梯，下达底层。一路上都有个人尾随着。他走向电梯前面大厅上，靠近宪法道入口处的个公共电话亭，打电话给局长。

他转了局长的私人号码。

「叶丽叶斯。」

「什么号码？」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麦可告诉他。几秒钟后局长回他的电话。

「柏斯及比尔逊清白。只剩下五个人，而这五个人有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全是枪枝管制法令委员会的委员。」

「很好，」局长

说：「这就如我所意料的。情势比较好些了，但是，麦可，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只剩下四十八小时而已。」

「是的，先生。」

电话挂上。

他等了会儿，然后打电话到华屋，威尔逊去。在他们找到伊丽莎白之前，是个冗长的等候。该如何解释昨天晚上的事呢？如果局长对她父亲的意见是正确的话呢

「达斯德医生。」

「今晚几时下班，丽？」

「五点，亲爱的，」她温和地说。

「我去接你，好吗？」

「如你喜欢的话。我现在该已明了你的动机是清洁而又庄重的。」

「听着，我该坦白地告诉你。我已告诉你的感受：昨天时是诚心的。今天也一样是诚心的。」

「五点钟见面，麦可。」

「五点钟见面，丽。」

(九十七)

麦可尽了很大的毅力才把伊丽莎白忘掉。他走过街道朝国会大厦的草地走去。他在最高法院及国会大厦的草地上——一棵树下底坐下。他想他现在正被法律及立法机构反保护，前后又有「

宪法」及「独立」道。在这国会大厦之前，在这些参议员职员，法律职员，国会的警察之前，该敢动到他毫毛？一辆蓝色的游览车经过第一街，在他前面停下，遮住他望向最高法院前的喷水池的视线。导游员指向这白云石的华盛顿名胜。「各位先生女士：在你们的右边，是美国的国会大厦。这原有的建筑物的基石是在1793年奠放的。英国人在一八一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把国会大厦焚毁了……。」

而一个参议员打算在一九八三年三月十日袭击它，麦可望着开始移动的旅游车，自言自语。他感到沮丧：如果真的会发生，而我们却不能阻止它。凯撒来到国会……血溅在台阶上。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他迫使自己看着笔记。保尔、杯耳、达斯德、邓肯、东顿。他只有二天的时间在这五人之中提到一个。这个人只是个策划者，不是屠手。保尔、杯耳、达斯德、邓肯及东顿，这些人在二月二十四日时在

那里进午餐？如果他能够知道答案，他就会知道那四个人是清白的，那一个是怎么急着策划来刺杀总统。即使我们知道谁是幕后策划者，他站起来，一边扫掉沾在裤上的草叶，一边想道，我们如何去阻止那刺杀行动呢？很显然地，那参议员不会亲自动手行刺，我们唯有使总统远离国会大厦。局长已有个计划，他一定不会让事件超出他的掌握。他合上笔记簿，向地下火车站走去。

回到公寓，他开出他的车子，缓慢地向华屋·威尔逊驶去。他看后视镜。今天是一辆黑色尾随着他，是一辆黑色的「布克」。有人再度尾随着我，他想。四时四十五分他抵达医院，然而伊丽莎白还忙着，他回到他的车子，打开收音机听晚间新闻，头条新闻是菲律宾发生地震，一百一十二人死亡。肯尼迪总统对枪枝管制法令很有信心。股票涨了三倍。「杨基」队在春季训练赛中击败了「道者」队。还有什么新的事件。

伊丽莎白沮丧地从医院走出来，走近他的身旁。

「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昨晚的事。」麦可说。

(九十八)

「不必解释，」伊丽莎白说。「正如我在读一本书，而这书的最后一章被撕掉了。麦可，是谁撕掉它？」

「或许我该把那最后一章带来。」麦可回避她的问题说。

「谢谢你，我想

我不再有再读另一本床边小说的兴趣了，」她回答：「上一本使我发恶梦。」

伊丽莎白沉默下来，麦可的逗弄得到很小的反应。他右转出独立道，在摩尔的路旁停下，而朝着杰佛逊纪念碑及夕阳。

「因为昨晚的事？」麦可问。

「差不多，」她说：「你这样地离去，使我感到荒唐。我想你是不会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我不能讲，」麦可不安地说：「但相信我，这跟你无关，至少那几乎是……」他突然停口。

会使调查局丢脸。

「至少那几乎是」是什么？是事实？那个电话为什么这样重要？」

「我们别谈它吧，去找吃的先。」

伊丽莎白没有回答。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他开动他的汽车。同时有另两辆车开始发动。一辆蓝色的「福特」，及一辆黑色的「布克」。今天他们一定是更加认真了，他想。可能其中一辆是找停车场吧。他瞥下伊丽莎白，看她是否有警觉到。没有，她怎么会呢，只有他才能从照后视镜内看到。他驶向威可新道上一间细嫩而又温暖的日本餐馆。他不能带她回家，因为那地方被调查局监视着。一个东方人的侍者很熟练地把一些小虾放在桌面中心的铁板上。他把熟的虾片放进他们的盘子，又递给他们可口的调味品，伊丽莎白为此而高兴了些。

「我很抱歉，我的情绪很低，我有些心事。」

「愿意告诉我吗？」

「我想不能。这是私事，而我父亲叫我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麦可一时怔住：「能否告诉我？」

「不能。我想我们俩必须忍耐些。」

他们去露天电影场，一起舒适地坐在黑暗中，双手紧握着。麦可知道她并不想给他抚摸，而他本身也没有这份兴致。他们两人都关心着同一个人，但是为了不同的原因——或者是同一个原因吧？要是她知道自从那天他们相遇以来，他一直在调查着她的父亲时，她的反应将会如何？或者她已知道了。天，为什么他这么轻易就相信她？当然她不是在摆弄他。他不记得那影片在映些什么。电影完毕后，他送她回家，就即刻离去。那两辆车子还尾随着他。

(九十九)

※ ※ ※  
「嗨！」一个影子从黑暗中跳出来。麦可转身，紧张地摸向身上的箭袋。  
「噢，西蒙。」  
「听着，你，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借给你些春宫照，因为在某一方面看来

，你太差劲了。昨晚我找到个黑人，今晚我有个白人。」

「你怎么这样肯定呢？」麦可说。

「我事先调查。我没有时间去浪费我的身体。」西蒙大声地笑着：「麦可，你今晚独自上床时，好好地想下我的手法。

至于我，我定会忘怀你的。冷静些。」

麦可把车匙抛给他，看着他摇摆着臀部，跳着舞步笑着向「马赛地」走去。

「你得不到的，不管是什么。」

「放屁，你这杂种！」麦可笑着说。

「你是在妒忌，还是有成见？」西蒙

走进车子，把车驶向泊车场。他经过麦可的身旁时，喊道：「无论如何，我是胜利者。」

麦可想，或者他该去申请一份公寓车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房看守员的工作吧。它似乎得到很多报偿。他环首四顾，有东西移动；不，那只是他的神经过敏，或胡思乱想。他回到房间，写了明天他要递交给局长的报告书，然后在床上躺下。还有二天。

一九八三年三月九日

星期三 凌晨一時正

电话铃响，麦可刚睡着，现在正处在半睡半醒的境界中。电话铃一直在响着。必须拿起电话筒，可能是莱丽叶斯。

「哈囉。」他打着哈欠说。

「是麦可·安鲁斯吗？」

「是的，」他低沉地说。他移动身子，更舒服地躺着。他担心醒过来后再也睡不着。

「我是乔治·史丹波斯。抱歉吵醒了你，但我发现了一些东西，我认为我应该即刻通知你。」

史丹波斯的话就像盘冷水，麦可即刻清醒过来。

「好的，但现在别说。我从公共电话亭打电话给你。你的号码几号？」麦可在一个纸盒背后记下号码。这是他唯一能伸手拿到的东西。他穿上浴衣，穿上双运动鞋，向房门跑去。他打开门，左右察看一番。天，他也太过神经质了。大厅上没有声音；其实，如果有人在守候着他，也不可能发出声音的。他乘电梯下降到车房那层，那边有个公共电话。西蒙倒在椅上酣睡着——他是否成功了？ (一〇〇)

他拨了212的区域代号。

「哈囉，史丹波斯，我是安鲁斯。」

「在凌晨一时，你们特工还玩这种把戏？我还以为你们现在已发明了更好的系统。」

麦可笑起来，他的笑声在车房间迴响。西蒙蠕动下。

「有什么事吗？」

「今天我跟人交易了情报。你可欠我一二年内新闻了。」史丹波斯停了会儿：

「黑手党跟史丹的死亡扯不上关系，他们也对枪枝管制法令不感到太过担忧，虽然基本上他们反对它。现在你知道了。要不是为了尼克，我是不会这么深入调查的，所以，你必须好好处理这事。」

「我尽我所能，」麦可回答：「谢谢你的协助。」

他把电话挂上，向电梯走去。他愿望着他的床仍温暖着。西蒙还在睡梦中。

早上五时五十分

「先生，你的电话。」

「什么？」局长半睡半醒地低喃。

「电话，先生，你的电话。」他的管家穿着浴袍站在门边说。

「啊，几点？」

「五时五十分，先生。」

「是谁打来的？」

「艾略特先生。」

「好吧，把它接进来。」

「是，先生。」

艾略特提醒他。除非是紧要的事，他是不会这样做的。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早安，艾略特。是的是，什麼？」他靜默會兒：「你肯定嗎？這使整個情勢變化。他幾點會來？七點。好的。你六時三十分時來見我。」

局長擱下電話，坐在床邊，大聲地說：「媽的。」這對局長來說已夠粗野了。他穩定地站起來。他的巨手擱在大腿上，他在沉思着。最後他站了起來，穿上件襯衣，走進浴室去，並且咀咒連續地咒罵着。

※ ※ ※  
麥可也接到電話，但不是那個特工人員打來，而是伊麗莎白。她有緊急的事要見他。他們同意八點時在五月花酒店的大廳見面。在那里沒有人認得他，但他奇怪伊麗莎白為什麼要選擇這樣的地方。

麥可脫下襯衣，走進浴室。

※ ※ ※  
參議員也接到個電話，它不是來自那特工，或是伊麗莎白，它來自主席。主席安排了中午在銀春區的西拉頓酒店開個最後的會議。參議員答應了，然後擱下電話。他穿着襯衣在房間內沉思地踱步。

※ ※ ※  
「三杯咖啡，麥芝格夫人。他們兩個都來了嗎？」局長經過她身邊時問道。

「是的，先生。」

麥芝格夫人穿着套藏青色的二件式新套裝，看來很文雅，但局長沒有發覺到。他還自走進他的辦公室。

「早安，馬。早安，麥可。」他幾時才透露呢？他決定讓安魯斯先開口。「好吧，先讓我們聽下你的收穫。」

「我想我們的黑名單只剩下五個參議員了——印第安納州的保耳，西弗吉尼亞州的保爾。康涅狄格州的達斯德，南卡羅來納的鄧肯，及麻省的東頓。他們的共同點是他們都反對槍枝管制法令，而我們都知道，這法令很可能在三月十日之後就成了法律。刺殺總統是唯一阻止它的辦法。」

（一〇一）

「我想這陰謀更能協助使這個法令通過。」馬提·羅渣說。

「這你去與前二個肯尼迪，馬丁·路德金及喬治·華勒說，看他們如何回答你。」

局長說：「繼續下去，麥可。」

麥可簡略地述說了賴漢及史丹波斯告訴他對每一個參議員的意見，然後解釋他刪掉七個之中其中二個——比爾遜及柏斯——的理由。「就是這些了。當然我們也可能走進歧途。但我個人來說，這是最合理的推論。我其實是在跟影子鬥爭。」

局長點頭，等候着。

麥可繼續說下去：「我今天出席參議院，听听他們的辯論。我希望我能想出個妙計來查問在二月二十四日時他們到底在那里進午餐。或者直接向他們詢問吧。」

「別去打草驚蛇，這會使他們取消整個行動。現在，麥可，我必須提醒你，我的消息並不是個好消息，所以先作好心理準備。我們正在懷疑我們要捉的那個人就是達斯德。」局長說。

麥可僵住。「為什麼，先生？」他終於開口了。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終於發現一個夜班搬運工友——那天剛好請假——說他很肯定看到達斯德參議員在二月二十四日下午三點三十分時匆忙地在酒店那條街道上趕路。

麥可感到震驚：「他怎麼認出那就是達斯德參議員？」

「這人在康涅狄格的威頓市出生長大；他認識他的臉貌。我這兒還有另一件事；有一個跟他女兒的面貌很相似的女人跟他在一起。」

「這不能证明了什麼，」麥可說：「這可能是巧合。」

「很可能，」局長說：「這真是達斯德不幸的巧合。請記住，他在軍火生意上的參與；槍枝管制法令的通過不會讓他在經濟上得益；根據我們的調查，他可能還要虧損不小，所以他有個動機。」

「但是，」麥可想反駁，他需要保持對伊麗莎白的信心：「你真的認為一個參議員為了他生意上的利益而陰謀刺殺總統。還有很多不必冒險的方法來阻止這項法令。他可以在委員會上拖住它，或者阻撓議事通過——」

「他嘗試過——而且失敗了，麥可。」

「馬提·羅渣說。」

「其他四個參議員可能有更強大的動機，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不一定是達斯德。」麥可不服氣地繼續說着。

（一〇二）

「麦可，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也有理由。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也会同意这不大可能。但我们必须去进行，虽然这些证据可能很脆弱或者是巧合的。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在三月三日卡菲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基斯及那郵差被杀的晚上，达斯德医生并不列在值班医生的名表上。她该在五点钟下班的，然而由於一些不为人知的理由，她多逗留了两个小时，来医治那个希腊人——他还不是她的病人——然后才回家去。她可能因热诚而做超时工作，或者她只是暂时性地顶替别人。但这里头可有太多的巧合了。麦可，我要指出的是如果一个人不抱任何偏见的看法，都会认为达斯德参议员及他的女儿有最大的嫌疑。」

麦可没有出声。  
「现在你细心地听着，」局长继续说：「我知道你认为这全是巧合，而那个嫌疑应该是其他四个中的一个——但在总统离开白宫之前，我只剩下二十六小时了，而且他们每个人都会出席。不管他是谁，我要捉住这个人，我不想以总统的生命来冒险。你什么时候再去会那个女人？」  
麦可抬起头：「八点钟，在五月花。」

「为什么，为什么在五月花？」  
「我不知道。她只说有重要的事。」

「我想你该去赴约，然后即刻回来向我报告。」

「是，先生。」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五月花，安格斯。小心点。」  
「是，先生。」  
「还差十分钟就是八点，你该起程了。」

还有，我们在那些二十元钞票的检查工作还没有什么突破。我们只剩下最后八张钞票了，但还没有找到卡菲基斯太太的手指纹。至於那位德国人哥巴，却是个好消息。我们已证实他在罗得西亚逗留期间及他死亡那段期间跟中央情报局扯不上任何关系，所以至少我们少了个难题。」

麦可才不在乎那些二十元钞票，那德国人司机，黑手党或者中央情报局。他辛辛苦苦的搜查却把他们引向达斯德，他走出办公室时比他来时还要沮丧。

他走到街道时，决定步行前往五月花，以便使他的心思冷静下来。他没有注意到有两个人从宾夕法尼亚道，经过白宫，一直尾随着他走向酒店。

捺了下按钮，艾略特即刻走进局长的办公室。

「艾略特，对五月花的事你很正确，现在的进展如何？」

「已经有两个人在那里了，先生，同时还有一个在跟随若安格斯。」

「这是三十六年来我第一次憎恶我的工作，」局长说：「你干得很好，艾略特，不久后我就能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了。」

「是的，先生。」  
「跟踪这五个名字。别出了遗漏。」  
「是的，先生。」  
「谢谢你。」  
艾略特溜出房间。

(一〇三)

这个人没有人情味。不能个没有人情味的人作为心腹。在这种不寻常的情况虽然很有用处。在这事件结束之后，我还是把他调回俄亥俄州才好——

「你说什么？」  
「没什么，麦芝。」

格夫人，我只是发神经了。别担心我，如果有穿白袍的人来把我带走时，你只需要轻轻松松地签下三份印本的表格。」

麦芝格夫人微笑起来。  
「我喜欢你的新装。」局长说。  
她脸红着脸，「谢谢你，先生。」

麦可推动五月花酒店的旋动大门，他的眼睛在接待厅搜寻着伊丽莎白。他急切要见到她，他不愿走入歧途，他想把事情搞清楚。这全都是巧合，他固执地想着。他遍寻不着，於是在一间还关闭着的酒吧外面的张沙发坐下。

在不远处，一个男人站在报摊购买「华盛顿邮报」。麦可不晓得他根本就没有读报纸。伊丽莎白伴着达斯德参议员朝他走来。天，这是他想要的。

「哈罗，麦可。」她温柔地在他的面颊吻了下。

犹大跟伪君子一起出现。这是最残酷的事件。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麦可，我要你会见我的父亲。」  
「早安，先生。」

「早安，麦可。很高兴认识你。伊丽莎白时常与我提起你。」

而你又能告诉我些什么呢？麦可想道

。二月二十四日那天你在那里？明天你会在那里？」

「麦可，你怎么啦？」伊丽莎白问。  
「很好。对不起，参议员，很高兴能遇到你。」

参议员好奇地盯着他。  
「我必须走了——我的行程很繁忙。明天我们在午餐会上再见。」

「那时再见，爸爸，谢谢你共进早餐及谈话。」

「再见，麦可。希望近期内再见。」  
达斯德参议员毫无表情地望着他。

「也许。」麦可低声地回答。  
他们目送着他离去。还有三个人也这样做，其中一个走开去打电话。

「麦可，你怎么啦？你为什么对我父亲这样鲁莽？我是特地要你会见他的。」  
「对不起，我很疲惫。」

「或者你有什么事隐瞒着我？」伊丽莎白问。

「我也想问你同样的问题。」  
「你在说什么？」

「噢，我也不知道。别提了，」麦可说：「为什么你这样紧急要见我？」

「只因我要你见见我的父亲。这有什么不妥？我为什么要这么操心呢？」

(一〇四)

她站起来，向甬道跑去。她穿过旋转门走去，三个男人看着她离去。一个跟踪住她，二个跟踪麦可。他缓慢地走向大门。看门人向他致意。「要的是吗？先生。」

「不，谢谢你，我要步行。」

局长正在听电话，他挥手示意麦可在大椅上坐下。他坐下去。他很颓丧。局长挂上电话，注视着他。

「现在你已经见过达斯德参议员了。我该告诉你，要不是达斯德医生一点都不知情，那就是她是最伟大的演员了。」

「你看到了一切。」麦可说。「当然，而且还更多呢。二分钟前，她正遇上车祸。这个电话已来报告一切。」

麦可跳了起来。「她很好。但必须花上几百块钱来修理她的『飞霞』车前部。那辆巴士却一点损坏也没有。一个很细心的女人，戴上安全带。现在她正乘搭一辆的士回去工作。」

麦可开始觉得自己就像个傀儡。「现在你要我做什么？」

这时敲门声响起，一个特工走了进来。他递给局长一条字条，局长看了下。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后在报章上看到时已没有效用了。它们通常是这样。」

麦可走向参议院，同时想使脑子清醒起来。他想打电话给伊丽莎白，询问她有关车辆的实况，他想问她几百个问题；但他只要一个答案。三个男人尾随着他走向参议院，有人在路途上交替，第三个却走了全程。这三个人终于全部抵达2228房；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来听东顿发表演讲的。

电视照光灯照亮了整个房间，记者们互相交谈着。虽然东顿参议员还没有来到，整个房间已挤得满满地。麦可在猜想他要发表些什么，这些演讲是否能在这事件带来任何启示。只要能找出他的动机，那么他就可回去局长那里。他一面想着，一边希望任高资深的记者，或者东顿的职员能透露些东顿的声明的内容。但他没有发问任何问题，以免事后被人记起。在入口处，东顿微笑着走进来，后面跟着三个助理及一个私人秘书。他当然大力炫耀。他的黑发黝光闪闪，显然地，他穿着套他自以为最好的衣服，一套斜纹的暗蓝色大衣。没有人告诉他上彩色电视时他该穿什么衣服——穿深色的，而且越简单越好——或是有人告诉了他，而他没听从。

(一〇五)

「谢谢你。」

那名特工离去。麦可感到一阵恐惧。局长把纸条放在桌上，抬起头。

「十时三十分东顿参议员在参议院委员会室2228号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发表完后即刻通知我。这些较

他在房间内尾端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他周围布满了照光灯及电视人员置放的麦克风。突然间，一盏更大的照光灯被点亮。东顿开始出汗，但还保持着笑容。三个电视台的人员同意所有的准备都已妥当。东顿参议员清了清喉咙。

「各位报章记者……」  
「自信的开头语，」一个坐在麦可前面的记者说，同时以速写法记下每个字。麦可细心地打量他。他想他认识这张脸。他是华盛顿邮报的新格赖。东顿参议员使整个房间沉静下来。

「我刚和美国总统作了个冗长的讨论，而由于这个讨论，我才想向各报章及电视发表个声明。」他停了会儿：「我对枪枝管制法令的批评，及在委员会上反对它，是由于我代我的选民的意見及他们对失业的恐惧……」

「……还有你本人失业的恐惧，」新格赖低声地说：「在星期一的晚餐会上，总统答应给你些什么？」

参议员再度清了清喉咙。「总统答应在这法令被通过后，在所有制造枪枝的生产被禁止后，他会发起个对枪枝制造业及其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工人的经济援助的动议，以期把枪械工业的设备转变生产些比较没有危险性的制造业。总统的建议使我能够不反对这项法令。一直以来，我一直……」  
「很诚实。」新格赖说。

「……我都为这法令而犹豫不决，因为我同时也担心罪犯拥有枪枝会对我们的自由及清静带来恐惧。」

「在昨天这些并不使你担忧。只因是总统答应在今年的大选中帮助你赢得竞选吧？」

「我的问题是，如何去保持平衡……」

「……一种受了贿的平衡。」  
新格赖这时有了个听众。他的评语比这来自麻省的参议员的声明还要吸引人。

「现在总统已表示了他的谅解，所以我能坦诚地声明……」

「……坦诚得我们都能看穿了。」新格赖说。

「……我会支持我党的行动，明天去参议院上，我不会反对总统。」

房间内响起疏落的掌声——人们似乎不大敢置信。

「各位先生女士，」东顿参议员继续说：「今晚我将能平静地……」

「而且更富有了些。」新格赖加了一句。

「我想在此停住，谢谢各位出席的报章记者……」

「这又何必，反正这是城市内唯一的表演。」

在邮报记者周围响起笑声，但东顿听不到。

(一〇六)

「我很乐意回答任何问题。谢谢各位。」

「我敢打赌你不会回答我的问题。」大多数的记者都即刻离去，他们得赶上就要分发到全国各地的下午版。麦可瞥

了下这位有名记者的肩膀，然後离去。他正潦草地书写着。

「各位朋友，同胞，各位乡老，让我们嘲弄，而不是盛赞他。让我来埋葬肯尼迪。」这当然不是头条新闻的资料。

那三个出席记者招待会的人跟着麦可走出房间。他跑向大厅处的公共电话，那里被一些急着递发新闻的记者占用了，而且还有一些排着队等着。大厅尾端的两个电话亭也排起了长龙。麦可乘了电梯下到底层；也是同样的情形；他唯一的办法是越过对街去用罗素大厦里的公共电话。他跑过街道；那三个人也跟着。他抵达时，刚好一位中年妇女先他一步走进电话亭，并塞下两个角子。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哈罗……是我找到工作了……的，还不错……今早上……明天开始……我没什么可抱怨的，薪金还不错。」麦可来回踱步，三个人喘着气跑过去。最後，那妇人讲完了，脸上还绽开了

大笑，在麦可身旁走过。她至少对明天还充满信心，麦可付道。他环首四顾，肯定周围没有其他人。他觉得那个站在卫生部海报的人似乎很眼熟；或者是他的一个联邦调查局的同事吧。他曾在某个地方见过这张戴着黑眼镜的脸。他比总统得到更好的保护呢。他拨了局长私人电话，告诉局长这公共电话亭的号码。几秒钟後电话响起。

「东顿清白了，先生，因为他刚——」

「我知道，我知道。」局长说：「我刚得到电话，已被通知了东顿所说的声明。我正想如果他参与的话，他是应该发表这样的声明。这绝不会使我把他从名单上删掉。反而，我对他更加怀疑了。今天下午继续监视住这五个人，有什么事情即刻联络我；不必亲自来这里。」

电话搁下。麦可感到沮丧。他按下电话筒的叉簧，然後又拿起电话筒。再塞进两个角子，拨了华屋·威尔逊的号码。值班护士去寻找伊丽莎白，但回来说整天没有人见到她。麦可忘了道谢，就把电话搁下。他乘了电梯下去地密层的咖啡室进午餐。他的到来使这餐厅多得到二位顾客；第三个人已经有个午餐的约会，而他得迟到了。

(一〇七)

下午一時正

只有东尼和阮淮准抵达银春区的西拉顿酒店。他们已一起合作很久了，但他们还是很少谈话。东尼在猜想这日本仔到底在想些什么。东尼一直忙着那最后一日的

路程调查，保养维修那辆「布克」车——以及载送主席及马逊；他们把他当作的士司机了。他的技术随时都和他们一样好，没有他，他们又怎能成大事？如果不是他，那些他妈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一定会窥视住他们的。总之，这他妈的事件在明晚时就会成了过去，他那时就可以好好地享受一下他辛苦赚来的钱了。他还能决定是要去迈阿密还是拉斯维加斯。东尼是在钱还未到手前就已花用了。主席走进来，像往常一样，口中含着支香烟，看了他俩一眼，粗鲁地询问马逊在那里。他俩摇摇头。马逊一直以来都是单独行动。他不信任任何人。主席不加掩饰地显露出他的愤怒。几分钟后参议员跟着进来，他也一样感到不耐烦，但他根本不知道马逊不在那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你要等多久？」  
「两分钟。」

他们沉默地等着，他们之间没有话说；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为了什么而在此出现。两分钟后，主席点上支香烟，然後吩咐东尼开始报告。

「我调查了路线，老板。一辆以每小时二十二哩时速的车子，从白宫的南门经宾夕法尼亚道到联邦调查局要花三分钟，从那里到国会大厦又须花上三分钟。要花四十五秒钟来走上那台阶。平均来说，全部要花上六分钟四十五秒。从来不会少过五分钟三十秒，也不会超过七分钟。这是在半夜十二点，凌晨一点，及二点试出来的成绩。必须记住，当肯尼迪来时，整条街道是不会有阻塞。」

「行动过后呢？」主席问。  
「从吊重机下来经过地密通道前往雷朋大厦，从那儿前往国会南部的地下火车站，快的话二分钟，最慢也不超过三分钟十五秒。——这要看电梯及拥挤的情形而定。一旦这越南——」他停下了：「一旦阮淮准抵达地下火车站，他们就不能再提到他了。在几分钟后，他已抵达华盛顿的另一边了。」

「你能肯定在三分钟十五秒内他们提不到他？」参议员问。他并不关心阮淮准的死活，但他不敢肯定这小家伙在被捕后是否会揭发一切。

(一〇八)

「假设他们不知道，那么，在首五分钟从，」主席回答。东尼继续说下去：「如果照计划行事，我们根本就不必使用车子。我会把它抛弃掉，然后失踪。」

「我同意，」主席说：「那辆车保养得很好吧？」

「那当然，已准备好了。」参议员抹去额上的汗水，而今天却是个寒冷的三月天。

「阮，你接下去报告。」主席说。阮详细地叙述了他的计划：过去两天来他一直在实习。他已在吊重机上睡了两个晚上，而枪枝已安置在那里了。工人在晚上六点就进行一场二十四小时的罢工行动。「到隔天的早上六点钟，我已在美国的另一边，而肯尼迪已经死去了。」

「很好。」主席按熄香烟，然后点上另一支：「我会在第九街及宾夕法尼亚街的街角等候。九点三十分我抵达时，及肯尼迪的车子经过时，我会以手腕无线电联络你。当你看到你的手表颤动，就表示三分钟后他就会抵达，这给你三分钟四十五秒去准备。你需要多少预告时间？」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两分钟三十秒就够了。」阮说。主席说：「这样不是太紧迫了，是不是？」参议员问。他还流着汗。「可能。这样的话，你就得在台阶上拖延他，因为我们不要玩作无必要的暴露。」主席说：「如果

他暴露越久，保安人员的直升机发现他的机会越大。」

参议员转头对着阮：「你说你每天都在实习？」

「是的。」阮回答，他从来不多说无必要的话，即使是在跟一个美国参议员对话。

「那么，为什么人们没有发觉你提着来福枪或子弹盒？」

「因为在我从维也纳回来后，那支枪已被搁放在那三百二十呎高的吊重机上。」

「如果那吊重机被放下来呢？他们一定看得到了。」

「不。我会穿着黄色的外衣。那来福枪已被分解成八部份，裹上黄漆，安放在平台的台底下。即使使用强力的望远镜，它们看来就像是吊重机的零件。我买枪时，他们也因为我拿着罐黄漆而感到惊奇。」

除了参议员，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参议员继续问道：就像他通常对参议院委员会的所谓专家那样寻根究底地发问。

(一〇九)

「装配来福枪要两分钟，三十秒钟去摆妥开火的位置；二分钟去分解枪枝。它是一支五点六及六十一毫米的威华超级快速来福枪，而我用的是七十七谷子弹，它的速度能快达每秒三千四百八十呎，这就

等於两千磅的冲击力。如以射手的语言来说，参议员，如果没有风，我能在两百码外瞄准肯尼迪额头上方一寸半的地方。」

「满意了吗？」主席问参议员。

「是的，我想是的，」他说，然后沉默地坐着。他还泌着汗水，这时他又想到别的问题而正想发问时，门被打开，马逊冲了进来。

「对不起，老板，我在跟踪一些线索。」

「希望是好消息。」主席生气地说。

「是坏消息，老板，非常坏。」马逊喘着气说。

他们紧张地望向他。

「好吧，说出来。」

「他的名字是麦可·安鲁斯。」马逊说。

「他是谁？」主席问。

「是个跟可威一起去医院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

「从头开始，好吗？」主席问。

马逊深深的吸了口气：「你懂的，以史当在局内的职位，我一直为他与可威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去医院这件事感到不安——这很不合理。」

「是的，是的。」主席不耐烦地说。

「其实，史当没有去。他的妻子告诉我。我是去向她表示我的哀悼，而她告诉了我有关史当那晚工

作的情况，一直讲到她回来吃晚餐。联邦调查局吩咐她别跟任何人提起，但她以为我还在调查局工作，而且她忘了，或者她根本不知道史当跟我并不是朋友。我调查了安鲁斯，而且过去的四十八小时以来我一直跟踪着他。在华盛顿行动室的值日表是注明他请假两星期。然而在这段假期中，他的行径却令人感到惊异。我看到他出入联邦调查局的总部，他跟华星·威尔逊的一位女医生出游，又在参议院逛来逛去。」

参议员感到不安。

「那医生是那晚我干掉那希腊人及那黑人杂种时的值班医生。」

「那么他们是知道一切了，」主席即刻说：「但我们为什么还在这里？」

「这就是令人不解的地方。我和保安部队中的一位老朋友去饮酒，他是明天护卫总统的人员之一，而他们的行程到今天为止并没有变更。所以很明显地，保安部队还不知道明天的事，至于联邦调查局，要不是他们全已知道了，就是他们一点都不晓得。但如果他们知道一切，他们也是不会通知保安部队的。」

「从你在联邦调查局内的内线得到什么情报吗？」主席问。

(一一〇)

「什么都没有。没有人知道任何东西，即使灌醉了他们也探不出来。」

「你认为安格斯知道了多少？」主席继续问。

「我想他是掉进医生的爱网中，而且知道得很少。他在黑暗中摸索，」马逊回答：「可能他从那希腊侍者处听到些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是在办这个案子，这不是联邦调查局的政策。」

「我不明白。」主席说。

「调查局的政策是两人或三个人出去办案子，然而现在却没有很多人在查案！只要有六七个人，我至少也能听到些消息，或者我在联邦调查局内的内线也应该知道。」马逊说：「我想他们可能知道有人要刺杀总统的企图，但我不认为他们知道是在几时——或是那里。」

「有任何人在那希腊人面前提起过日期吗？」参议员紧张地问。

「我不记得了，但有一个唯一的方法，来试探他们是否知道这事。」主席说。

「什么办法？」老板。」马逊问。

主席静默会儿，点上另一支香烟，说：「干掉安格斯。」

他们沉默了一阵子。马逊第一个开口说话。

「为什么，老板？」

「很简单的逻辑。如果他跟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有关连，那么他们一定会变更明天的行程表。他们一定不敢冒险让肯尼迪的车子驶出白宫的大门。想想下那将是怎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样的一个后果；如果他们知道有人要行刺总统，而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逮捕到何人，而且他们又曾通知过保安部……

「对的，」马逊说：「他们会在最后一分钟找个藉口取消行程。」

了行程。」

「完全正确，所以只要肯尼迪出了那大门，我们就干掉他，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他没有出门，我们就得远离这儿一段时期，因为他们已知道了，对我们可不太安全。」

主席转向参议员。参议员在冒汗。

「你只需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迎接他，如果需要的话，拖延他。其他的事我们自己来。」他粗声地说：「如果我们明天不能干掉他，我们可浪费了大把金钱及大把时间，而且我们肯定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

参议员痛苦地说：「我想你是发神经了，我不想浪费时间争执，我得回去参议院，以免别人发觉我缺席了。」

「冷静下来，参议员。我们控制了整个形势。两方面我们都占上风。」

「或者你占了上风，到事情过后我可成了替死鬼。」

参议员说完即离去。主席沉默地等着门关上。

「现在这个废物走开了，我们继续我们的事吧。告诉我们的有关麦可·安格斯的，及他的目的。」

马逊详细地叙述了麦可过去四十八小时以来的活动情形。主席查问得很详细。

(一一一)

「良好。再见了，」安格斯先生，然后我们等待联邦调查局的反应。现在，你仔细地听着，马逊。我们要这样做：你现在即刻回到参议院……」

马逊细心地听着，时不时点头，并且做笔记。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老板。」

「如果过后他们还让总统离开白宫，这表示他们并不知情。在结束之前，还有一点，如果明天出了什么差错，我们必须自己照顾自己，明白吗？没有一个人说话；过后，赔偿金会照以往的形式送去给你们。」

他们全点头。

「最后的一点：如果出了什么差错，有一个人肯定是不肯掩护我们的，所以我们也得准备好去处理掉他。我提议我们照这个办法进行，既，如果肯尼迪……」

他们静静地听着；没有人反对。

「现在我们可进午餐了。别为了那婊子养的坏了我们的胃口。很可惜你不能跟我们在一起，马逊，但你必须确定这是安格斯最后的一顿午餐。」

马逊微笑：「这会使我的胃口大开。」

他说，然后离去。

主席提起电话：「可以把午餐送来了，谢谢。」他点上另一支香烟。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下午二時十五分

麦可吃完他的午餐。那两个人也吃完他们的三文治，站起来离去。麦可回到参议院去。他想要在辩论会开始之前找到亨利·赖汉。他希望赖汉在经过昨晚的睡眠后

，能向他透露更多的情报。他也想拿到枪枝管制法令审判委员会的议案复印本，以便今晚他能查阅怀耳、保尔、达斯德、邓肯及东顿发问的问题。或者他能从这些得到启示。麦可虽然对此感到怀疑。他越来越相信政治家是很少透露消息的。麦可在辩论会开始的前几分钟抵达。他在接待室四处寻找赖汉。

不久后他看到赖汉忙碌的走来。很显然地，在会议开始前十分钟，他不愿有人打扰他。所以即使他是有想到什么东西，他们也没有机会聊聊。麦可打听到在那里能得到委员会的听证会及讨论会的记录复印本。

「你可以在大厅的委员会办公室得到。」

麦可向他道谢，然后走上楼上的走廊，在那里，他新交的朋友——守卫员——已替他留了个位置。这里都已满座。参议员们走进会议厅，他们在各自的座位坐下，他决定较后才去拿复印本。

副总统宣布会议开始。达斯德参议员昂起头缓慢地扫视下整个大厅，以确定他是否引起每个人的注意。他的眼光扫射到麦可时，他似乎吃了一惊，但他即刻又恢复原状，开始了他对法令的最后一次争论。

麦可感到尴尬，而希望他是坐在达斯德视线外的后座。辩论会继续着。怀耳、保尔、达斯德、邓肯、东顿，在明天的表决前，他们都要发表最后的声音。

(一一二)

麦可聆听着他们，但没有发现任何新鲜的东西。他似乎已走进死胡同。剩下来的时间看来只有去收集那些听证会的复印本。晚上他必须细读它们，但他怀疑在他两次亲身听了他们五位发言后，这些复

印本又能让他知道些什么？但他又有什么别的线索？其他的事局长已关照了。他走过大厅，走向电梯，在底层出口处离开。他走经国会大厦的广场向沃逊大厦走去。

「我要份枪枝管制法令听证会的复印本。」

「全部吗？」秘书难以置信的问。

「是的。」

「全部有六整天的会议。」

天，他想，整晚可要惨了；然而，他只需查看怀耳、保尔、达斯德、邓肯及东镇的问题及声言。

「签署还是付款？」

「我希望我能签署。」他开玩笑地说。

「你是不是那一个部门的职员？」

是的，麦可说。但我不能承认。

「不是。」麦可说，同时拿出他的皮包。

「如果你向你的州的参议员申请，你可能免费地得到它们。不然的话，你须付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打个招呼。

「嗨，德比。你是否有一份空气清洁法令分委员会的会议报告书？」

「当然有，参议员，请等一下。」她走进后面的房间。「这是目前我们唯一的复本，我该送给你呢？」她笑着说：「还是要你签署下？」参议员。

「连参议员也签署，麦可想。参议员签署任何东西。亨利·赖议签署任何东西。」

难怪我要付还这样高的税项。但依我想，在较后时他们的食物费总该由他们自己付给吧。食物，我的天，为什么我以前未曾想到！麦可开始跑步。

「先生，先生，你忘了你的听证记录。」但这已太迟了。

「一些疯子。」史蒂文参议员对秘书说。

「任何一个想读这些全部听证会记录的人一定是个疯子。」史蒂文参议员望着那叠麦可遗留下来的文件说。

麦可直接前往G—211房。他与赖议前一天在此进午餐。门上写着「只供职员的餐室」。只有两三个人在场。

「请问你是否能告诉我参议员们在那里进餐？」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得去问那些女侍者。我只是个清洁工人。」

「我到那里去找女侍者呢？」

（一一三）

给十块钱，先生。」

「我很匆忙，」

麦可说：「我还是付款吧。」

他递上钱。史蒂文参议员在委员办公室及听证室中间的门口出现。

「午安，参议员。」秘书转开身子，

「她已经下班了，你明天再来，她或者能帮你。」

「好的。」麦可叹了口气：「谢谢。」

还有一件事——是否还有另一间参议院的餐室？」

「是呵，在国会大厦有一个大的。S

——109，但你不能进去的。」

麦可跑向电梯，不耐烦地等着。他抵达底层时，即走进那把国会山上的办公大厦连繫起来，迷宫般的地底行道。走经一间房门口写着「烟草店」的摊子，他向一个写着「往国会的地下列车」的牌子走去。

地下列车——是些开了蓬的火车厢——正要开行。麦可跳进最后面的车厢，在一堆正在闲聊着法令及其他事件的参议院职员的对面坐下。几分钟后，铃响起，列车在国会大厦的参议院旁停下。轻松的生活，麦可付道。这些人从来没有涉足到外面寒冷残酷的世界。他们只是穿梭在投票及听证间生活。这边的地窖层跟另一边的地窖层一模一样，髹着死气沉沉的黄漆。有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困惑地四处环视。四周都是云石拱门及通道。参议院餐室在那里？他向一个国会大厦的警察询问。

「向前直走，右边的第一条走廊，走进第一个门就是了。」他手指着说。

麦可向他道谢，然后找到那条走廊。他走经厨房及挂着个「私人——一只供记者」牌子的门。一直走去，他看到一个写着「只供参议员」的木制的大牌子。右边的门引向间食厅，厅内挂着吊灯，玫瑰色的地毯，青色的绒毛家具，彩色眩目的绘画。

从另一个门望去，麦可看到些桌布、花朵、豪华的宴会排场。一个女总管身份的女人在门口出现。

「有何贵干？」她皱着眉头问道。

「我是以参议员工作生活为题写我的博士论文。」麦可从皮包内拿出他的耶鲁大学的学生证给她看，同时以大拇指遮住失效了的日期。

这女人似乎无动于衷。

「我只是想看下这房间。想得到在这房间内的感觉。」

「现在这里没有参议员，先生。通常在星期三下午他们不会来的。星期四时他们大都回到家乡州去渡个漫长的周末。现在只有那枪枝管制法令把他们拖延住。」

麦可走到餐厅中央。一个女招待在打理桌子。她向他微微一笑。

（一一四）

一架百事可乐的售卖机——百事可乐特别优待参议院，这定使可口可乐大为光火吧。他走向大众用的电梯，那里正有一些电要人物被引导进写参议员专用的电梯间去。

麦可走出地面层

「参议员们是否挂账，或是他们以现金付款？」

「他们大多数都挂账，月尾时他们才结账付款。」

「你们如何记得呢？」

「没问题。我们每天都有记录。」她

指着一本写着「账户」的簿子。麦可已从参议员的秘书处知道那天一共有二十三位参议员在这里进餐。只是还有几个参议员没有通知他们的秘书呢？他在思付着如何去探问。

「我可否看下随便一天的记录吗？只是为了好奇。」他装得很随意地露着微笑。

「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让你看下。」

「只要看一下。在我写我的论文时，我要人们知道我是真的知晓我写出来的东西，因为我是亲眼看到的。」

他恳求地望着那女人。

「好吧，」她勉为其难地说：「你必须尽快些。」

「呵，随便选一天，就说是二月二十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四日吧。」

她打开账簿，翻到二月二十四日。

「是星期四。」她说。

史蒂文生、姆斯基、摩尼汉、海斯、一个名字跟着一个名字。

道尔、哈菲、保尔。原来保尔那天在参议院进餐。他继续看下去。

东顿、杯耳——杯耳也一样。更多的名字。丘吉、雷诺、麦可文。所以他今早的声明是真实的。那女招待端上簿子。没有邓肯，没有达斯特德。

「没有什么特别的吧？」她说。

「没有。」麦可说。他向这女人道谢，即刻离去。

他在街上截了辆的士。那三个跟踪他的人，其中一个也截了辆的士，另外两个去驶他们的车子。

几分钟后麦可抵达调查局，付了车资，在入口处出示他的身份卡，然后乘了电梯直上七楼。麦芝格夫人向他微微一笑。

局长一定是单独一人在内，麦可想。他敲了门走进去。

「怎样，麦可？」

「保尔、杯耳及东顿是清白的，先生。」

「前两个并不使我感到惊奇，」局长说：「那是很难理解的，但我可不敢信任东顿。总之，你是如何删除这三个人的？」

麦可回答他是突然得到灵感而想到参议院的餐室，同时也想他是否有遗漏了什么。

「麦可，你在三天前就该想到这些了，是不？」

「是的，先生。」

「我也一样，」局长说：「现在我们只剩下达斯特德及邓肯了。这也会使你感到有趣吧，因这二人，及其他的参议员，明天会在华盛顿，而且都会出席国会大厦的仪式。」

「令人惊异，」

他惊讶地说：「到了这种地步，他还想亲眼看到他的罪案在眼前实现。我们再来重

复一次，安格斯。除非我阻止他，不然总统会在上午十时正离开南门，所以我们只

剩下十七个小时及一个最后的希望。手纹科的人员已找到了那张有卡菲斯基太太手指纹的钞票，那是第二十二张，我们总算够幸运的了——如果

还得去查那剩下的六张的话，那么在明早十点钟之前我们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了。这张钞票上还有些别人的指纹，而他们今晚会通宵工作。今晚午夜前我会回到家，如果你

发现什么，通知我。我要你明早八时十五分来这里。现在你也没什么可作的了。但别担忧，我有二十个人在办这件案子，他们之中没有一个知道全部详情，只有在

我们已监视着那些嫌疑犯，我才会让总统涉险。」

「我八时十五分再来，先生。」麦可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说。」「还有，麦可，我强烈地向你忠告别去会见达斯特德医生。我不愿这个行动在最后一分钟时为了你的恋爱而功亏一篑。我是没有恶意的。」

「我知道，先生。」

麦可感到被冷落了般地离去。有二十个特工在办这案子。局长能向他们隐瞒多久？二十个人在调查达斯特德和邓肯，而他们不知道要调查他俩的原因。至少，只有他与局长两个人知道要调查他俩的原因。

至少，只有他与局长两个人知道整个事件，或者局长比他知道的还更多呢。在明晚之前，他该理智地避免与伊丽莎白见面，但他知道他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一直惦念着要打电话给她。他坐进他的车子，驶回到狄逊大厦，这时他才想起他得回到委员会办公室去拿些听证会的复印本。他抵达那里时，不由自主地走向电话亭。他得打电话给她，问她的车祸情形如何。他转了

华屋·威尔逊的号码。

「喂，她已於较早时回去了。」

「谢谢妳。」麦可说。他转了乔治市区的号码时，心碎碎的在剧跳。

「伊丽莎白？」

「是的，麦可。」她听来语气很冷淡，受惊，疲惫？几百个问题在他脑海中游移。

「我现在来见你，好吗？」

「好的。」电话被搁上。

麦可离开电话亭，发觉手掌中泌满汗水。在会见伊丽莎白之前，他还得做一件事，他必须去拿参议院枪枝管制听证会的文件，他不想因太大意而疏忽了工作。

× × ×  
他走向电梯间。跟在他后面的脚步声，使他感到有些奇怪。他走到电梯前时，他按下「上升」的按钮，然后回头扫视参议院

职员，议员及观光客，有二个人在盯着他——他们是在保护他吗？还有第三个人戴着黑眼镜站在一张卫生部的海报旁，盯着他。以麦可的眼光看来，这个人比其他两个更像个特工人员。

局长说他分派了二十个人在办这个案子，而其中就有三个人在监视着麦可。天！等下他们一定跟踪着他到伊丽莎白那儿去，而局长无疑地会即刻被通知。麦可决定没有任何人可以跟踪他到伊丽莎白的家。这是与他们无关的事。他委摆脱他们三个人。他要平静地和她见面，不要有窥视的眼睛及多舌的嘴。他一边等着看两架电梯中那一架先到，一边迅速地计划着。那两个人现在正向他走来，那个在卫生海报旁的还静止地站着。可他才是办这案子吧，然而很肯定那人相当熟悉。他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有特务人员的兆象，别的特务人员闭上眼睛也能感觉到。麦可全神贯注地等着电梯。右边的灯慢慢亮起，门慢慢地打开。麦可即刻走进电梯，那两个特工跟着他走进电梯，站在他

的背后。那站在卫生海报旁的人开始向电梯走来。门开始关上。麦可按下去的按钮，门又打开来，麦可想：给他一个机会进来，那么三个人就在一起。但那第三个却没有反应，他只站在那里，似乎在等候另一架电梯。可能他想下楼去，他根本就不想上楼。麦可这么地想。门就要关上时，麦可看准时机，即刻跨出电梯外。可惜，奥马利也挤了出来，只剩下他的同伴无可奈何地被送上八楼。麦可现在只剩下两个尾随者。另一架电梯抵达，第三个人即刻走进来。非常聪明还是清白的人，麦可想。他站在外面等着，奥马利站在他的背后——那一个先进去呢？

麦可走进电梯，按下「下降」的按钮，但奥马利还是及时走了进来。麦可即刻按下「开」的按钮，即刻跳了出来。奥马利脸无表情地跟着他，第三个人还是静静地站在电梯内。他们一定是同一伙的。麦可又冲进电梯，然后大力地按着「关」的按钮。门虽然缓慢地关上，但奥马利因已走了两步，而来不及再冲回电梯。门关上时，麦可微笑了起来。摆脱了二个，一个在地面层无助地站着，另一个却在往屋顶上走着，而他跟着第三个降下地窖层。

× × ×  
奥马利及比斯·东逊在第五楼会合。两个人都喘着气。

「他在那里？」奥马利喊道？  
「你是什么意思？他在那里？我以为他跟你在一起。」

「不，我在地面层时失去了他。」

(一一七)

「妈的。他可在任何地方了。」东逊说：「那个王八蛋以为我们是站在那一边？现在谁要去通知局长？」

「不会是我，」奥马利说：「你是上司，你去通知他。」  
「我不会去通知

他，」东逊说：「让那小子马过去领功吧——肯定的是他还跟着他。不，我们必须找到他。他查下面四层，我查上面四层，找到时即刻发出讯号。」

× × ×  
麦可抵达地窖层时，他留在电梯内。那第三个人似乎很犹豫地走出去。麦可大力按住「关」的按钮，门关上了，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他想使电梯别在地面层停下，但他办不到，有人要进来。他只有祈祷不是那三个人中的一个。他只有冒险了。门打开，他即刻走了出来。四周没有特工的影子，也没有人站在卫生部的海报旁，他向走廊尾端的旋转门跑去。那值班警卫疑惑地望着他，一只手已伸向他的枪袋。冲出旋转门跑向外面的街道。他环首四顾，每个人都在走路，没有人奔跑，他成功了。

他穿过宾夕法尼亚道——车辆骤然煞住，司机咒骂着。他跑到停车场，跳进他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的车子，翻找着角子。为什么他们制造这种坐着时手不能顺利伸进裤袋的裤子？他急忙付了泊车费，然后驶向乔治市——及伊丽莎白。他看下车后镜。没有「福特」车。他成功了，现在只剩下他自己。他微

笑着，这一次他可击败局长。他驶过宾夕法尼亚道及第十四街的交通灯。他松弛了下来。

一辆黑色的「布克」衝过红灯。幸亏附近没有交通警察。

× × ×  
麦可抵达乔治市时，他又开始感到不安。这不安是由于伊丽莎白及她的世界，而不是与局长及他自己的世界有关。他按下她前门的门铃时，他可以听到他的心跳。

伊丽莎白出现。她看起来很沮丧而又疲惫，缄默不语。他跟着她走进起居室。

「那宗车祸没使她受伤吧？」  
「不，谢谢你。你怎么知道我发生了车祸？」她问。

麦可想了下，「我打电话去医院。他们告诉了我。」

「你扯谎，麦可。我没有通知医院的人，我接到我父亲的电话后就很早离开了。」

麦可不敢正视她。他坐下来，望着地毯。「我……我不想向你撒谎，伊丽莎白，请别这样。」

「为什么你跟踪我的父亲？」她斥问道：「他在五月花与你见面时感到你很面善，你曾在他的委员会会议上及参议院的辩论会上窥视他。」

麦可没有回答。

(一一八)

「好，你不能解释。我不是全盲的人。我已经有了我自己的结论。我也是你联邦调查局任务中的一部份。为了我，你一直在尽力而为，不是吗！安普斯特特工人员！你为此而追求一个参议员的女儿，你该

死而又笨拙的东西。在这个星期内你已诱惑了几个人？你成功了几个？下一次你可以去诱惑人家的妻子了吧？你那男童的外表更适合她们。然而，我必须承认，我被你欺骗了，你这扯谎的杂种！」

虽然她一直忍着控制她的脾气，但她终于爆发了。伊丽莎白咬着嘴唇。她的声音沙哑了。麦可还是不敢正视她。他感受到她的愤怒及哭声。一时之间，她又冷静了下来。

「请出去，麦可。现在，我不想再见到你了。或者我自己能平复我的自尊。滚回去，滚回去你的污垢吧。」

「这不是事实，伊丽莎白。」

「我知道，你这可怜的邪恶的特工人员，你为了我而爱上我，你的生命里没有别的女人。」她苦涩地说：「我想在你被调派到别的案子前你是这样的。好了，现在这案子已结束了，去诱惑别人的女儿，以你的爱情谎言欺骗她们吧。」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他不能怪她有这  
样的反应。他是多么  
急切要使他明白。但  
他如何期望她去信任  
他，而他同时也被重  
重疑团困着。他对她  
也感到怀疑，不能肯  
定他是否可以信任她  
……。

「伊丽莎白，这

不是事实。」他知道他就要失掉她。  
「噢，非常富有说服力，安普斯特先生。你调查我父亲是不真实的。在同一个时期你来约会我也不是真实的。你也不曾……」

「这不是事实。我爱妳。」麦可说：  
「但我不能证明。」

「你一直在欺骗我。你会伤害到我的父亲，而你要我相信你爱我？去找另一个吧。」她颓然地倒在椅子上：「去，去，滚吧！」

麦可想抚慰她，想告诉她，向她解释一切，但他知道他什么都不能说。二十四小时后，他可以告诉她——告诉她什么？——她是否愿意听呢？他走向大门，无言地离去。他庆幸她没有看到他的脸。他失去了她。

※ ※ ※  
他茫然若失地驶回家。后面那辆轿车的司机警惕地尾随着他。他回到家时，麦可把车匙交给西蒙，然后走进电梯回到他的寓室。

那辆黑色的「布克」在建筑物外一百码的地方停下。那两个人可以看到麦可寓室透出来的灯光。他转了七个号码中的六个，然后他颓丧地把电话筒放下，关掉灯光。「布克」车子内的一个男人点上另一支烟，吸了一口，然后再看他的手表。

(一一九)

一九八三年  
三月十日  
星期四 上午五時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局长突然醒来。他烦躁地躺着。现在除了瞪着天花板苦思之外，他不能做什么；而这样对他也没什么帮助。他一直思虑

着这七天以来发生的每一件事，但最后还是想到取消整个行动——这也就是说那个参议员及他的同谋者能逍遥地逃逸。或者他们已发觉而逃，并且正在策划另一个日子卷土重来。不管是那种情形，他的难题还是存在着。

× × ×  
参议员在五时三十五分惊醒，流了一身冷汗——其实整晚他只是模模糊糊断断续续地睡了几分钟。这是个可怖的夜晚，雷声、闪电及警笛声。是那些警笛声使他冒冷汗。他比他想像中的自己还要紧张不安；其他他在凌晨三点时，就想打电话给主席说他不能忍受，虽然他必须面对主席常婉转地暗示的后果。想像总统倒在他身旁死去的情景，不由使他回想起约翰·肯尼迪被刺时，每个人都会记得他自己那时身在那里；而这次爱德华·肯尼迪的死亡更使他不能忘却他的处境。使他更震

的是，他将看到他的名字成了头条新闻，他的大众形象被破坏了，他的事业被摧毁了。他几乎要打电话给主席，虽然他们之间最后的协议是要等到下一天，当主席已抵达迈阿密时，他们才互相联络。

五个人已经死去，而这只是整个小小的涟漪，但肯尼迪的死亡将冲击整个世界。有多少人还能记得那两个没有名字而被那辆运送罗拔·肯尼迪遗体前往华盛顿的火车撞死的人？没有人；但每个人都记得罗拔的死亡。

参议员发呆地凝视着窗外，望向空茫，然后移开。他不断地看手表，希望时间能停止下来。那些指针不停地移动着——移向十时零六分。他起身吃早餐，阅读早报。「邮报」报道了昨晚华盛顿的大火烧毁了多少间屋子，及弗尼亚州的卢伯蓝河缺堤，浸毁了多少的财产。很少提到肯尼迪。他真希望他现在就能读到明天的报纸。

※ ※ ※  
局长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由艾略特打来的。他向局长报道了达斯德参议员及邓肯参议员的最新活动——而这些并没有带来任何突破——虽然这位特工人员也不清楚这个行动的原因。局长自个儿埋怨，吃完了早餐，阅读下「邮报」。「邮报」正报道了华盛顿昨晚的灾难。他望向窗口，窗外风和日丽，是行刺的好日子，他想。这明丽的日子引来了刺客。最近要到什么时候他才可以让每个人知道这项阴谋呢？十点时总统就要离开白宫。如果需要的话，他必须在这之前二小时通知保安队头子，史达、耐及总统。天，他要等到最后一分钟，过后才作个完整的解释。他愿意以他的事业来冒险——来当场逮捕这个歹毒的参议员。但同时也得拿总统的生命来冒险……。

(一二〇)

六时正他即前往调查局。他要在安格斯抵达前二小时，好好地审阅他昨晚吩咐的报告书。他的高级助理昨晚大都没有好好睡过觉，而他们都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不久后他们将会知道。他的调查

局助理局长，计划及评决部副部长，及犯罪部的头子会帮助他决定他是否继续进行还是取消了整个行动。他的「福特」滑入地下停车场的入口，驶向他的私人停车场。

艾略特在电梯前迎接他——他每次都在那里，从未曾迟到过。他真不像是人类，他该被调走，局长想，如果我没比他更早被调走的话。他突然想到今晚他可能向总统呈上辞职书。是那一位总统呢？他把这念头赶出脑海——必来的事就会到来，目前他只需关注下几个小时将发生的事。

艾略特没有什么特别报告。达斯特及邓肯在夜间及早上都曾收到及打过电话，但都没有什么蹊跷。其他方面也没有什么消息。局长问这时参议员在何处。

「他们都各自在家里吃早餐。达斯特在京斯顿，邓肯在亚历山大。从早上五点以来就有六位特工在监视着他们。他们整天都会被跟踪着。」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很好。有什么事发生时即刻通报我。」  
「好的，先生。」

下来一个是手纹专家。他抵达时，局长为他通宵工作而致歉，虽然他的仪容似乎比这位早上曾刮

过胡子的局长还要焕发照人。

五呎四吋高，削瘦而又苍白，丹尼·苏门顿，开始了他的报告。他像个拿着玩具的小孩子。对他来讲，手纹的检验是他热爱的工作。局长坐着，苏门顿站着。如果局长站起来，不只肩膀及头部高过他，连胸膛也高过他。

「我们找到十七个不同的手指纹及三个不同的拇指纹，局长。」他愉快地说：「我们用了尼海林法，而不是用了碘熏法，因为我们不能再一个地检查，这是由于技术问题。我想我也不必以此来麻烦你。」

他挥着手，表示他不想以科学上的解释来浪费局长的时间，他也知道局长一定不愿意为此而浪费时间。

「我想，我们还有两个手指纹需要调查，」苏门顿继续说：「在两三个小时内我们就能把它们全部指认出来了。」

局长看下表——已经是六时四十五分。

「干得很好。赶得上时间。不管是结果如何，尽早把结果送来。还有，向那些干了通宵的职员传达我的谢意。」

手纹专家离开局长室，急着回去检查那剩下的十七个手指纹及三个拇指纹。局长按下按钮，吩咐麦芝格夫人请策划及评决部的副局长进来。

二分钟后，华特·威廉斯站在他面前。

(一一一)

身高五呎十一吋，苍白的脸，圆滑的额头，布满了皱纹。威廉斯调查局内被称为调查局头脑。他在调查局内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其他六个工作为调查局做出建设性的意见。局长常以些假设性的问题

向他请教，而过后总发觉他的答案竟是正确的。局长对他的判断力充满信心。但今天他可不愿冒太大的险。华特·威廉斯最好能为局长昨晚提出的假设性问题来个可以接受的答复，不然局长的下一个电话是要打给总统了。

「早安，局长。」  
「早安，华特。对我的难题，你的答复是怎样？」

「很有趣，局长……我觉得，公平地说，这答案很简单，即使是我们从任何角度来看得这个形势。」

今天早上以来，局长的脸上首次出现微笑。

「只希望我没有误解了你，局长。」  
局长的笑意更深。华特没有遗漏或误解任何一点。他的态度严肃，所以他不像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往常那样地私底下直呼局长的名字。华特继续说下去，他的眉毛

「你叫我假设总统在某个时候离开白宫前往国会大厦。这要花上六分钟的行程。我假设他的汽车是防弹而又为保安人员

保护着。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能够行刺他呢？答案是：可能，但很困难，局长。总之，根据这些假设，我能得到如此的逻辑结论。行刺的刺客会使用这三个方法：（一）炸药，（二）短距离的手枪，（三）来福枪。

华特似乎照着书本读出来：「炸弹可以在路途上任何地方抛出来，但职业杀手是不会使用的。职业杀手是以成绩，而不是以试图而被付钱的。如果你回想下可有用作炸弹来消灭总统的例子，你会发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成功过，虽然我们曾经有过四位总统在任时被刺杀了。炸弹无可避免地会杀伤无辜的人民，有时连凶手自己也遭殃。基于这个理由，再加上你说职业人士干的，所以我认为他们会用手枪或是来福枪。现在谈到短距离的枪，局长。在这种行程上，是不可能用这种武器的，因为那凶手不可能接近总统，并在短距离内向他开枪而把自己的生命冒险。很可能是用象枪或反坦克枪来粉碎总统的座车。但如果没有得到这些准证，你又不把这些东西移到华盛顿市中心来。」

局长不敢肯定华特·威廉斯是在开玩笑还是在指明个事实。他的眉毛在耸动着，一个暗示别以愚蠢问题来打扰他的讯号。

(一二二)

「当总统抵达国会大厦的台阶时，人群离他相当远，所以用手枪（一）不能够瞄准，（二）那凶手没有逃逸的希望。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刺杀总统的最好最可靠的方法是用装上了望远镜的远程来福枪。所以，刺客的唯一机会是在国会大厦上。刺客是望不到白宫，同时那辆座车的玻璃窗有四吋厚，是以他必须等到总统离开了座车，走上国会大厦的台阶。我们今早试了走上国会台阶所花的时间，那大约要五十秒钟。那里有几个对行刺有利的据点，我们都细心研究过这些地方，你能在我的报告书中读到这些。我们同时必须假设这些刺客认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阴谋，因为他们知道我们能掌握任何射击的地点。我们认为在华盛顿中心进行行刺是不可能的事，但如果有一队高等技术及大胆的人员是办得到的。」

「谢谢你，华特，我相信你是正确的。」

「别客气，先生，我希望这只是个假设。」

「是的，华特。」

华特像个能回答教师的问题的学童般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那样愉快地微笑着。这位「腦子」离开房间，回到其他的难题去。局长静默了一阵子，然后传召他的副局长。

马提·罗渣敲上門然后走进房间，等候着被让坐。他明白他的职位。跟华特·

威廉斯一样，他明白他俩是不可能升为局长，但任何当上局长的人，都不能缺少他。

「怎样，马？」局长指了指椅子，说。

「昨晚我读了安鲁斯最近的报告，局长，而我真的认为我们通知保安部队的时间已到临了。」

「这一个小时内我会做，」局长说：「别担心，你打算如何部署你的人？」

「这要看在什么地方有最大的危险，先生。」

「很好，马。我们假设最危险的地方是在国会大厦，在十点零六分时，在台阶上——怎样呢？」

「第一，我会包围这地点周围四分之一哩的地方。我要关闭所有的地下火车，所有私人及公共的交通，把所有曾经作过恐吓及出现在保安档案内的人拉来审问。我会要求市中心警署给一般性的协助。我们会派出越来越多的探子。我们可派安鲁斯空军基地的两到四架直升机来搜查。至於总统的附近，我们要保安部队给与最严密的保护措施。」

「很好，马。你需要多少人来进行这个行动；及如果我现在宣布紧急状态，需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准备好？」

副局长看下他的手表——刚过七时。他考虑了：「我需要三百个特工及二个小时来作准备工作。」（一二三）

「很好，现在就开始进行。」他乾脆地说：「他们准备好时即刻通知我，但直到最后一分钟，别告诉他们最终的目的。还有点，找到直升机到十点零一分时才可以出现。我不要再有任何的遗漏；这是我们提到那刺客的机会。」

「为什么不简单地取消了总统的行程呢？先生，我们在水深火热的境界，而且这也不全是你的责任。」

「如果我们现在取消了，我们明天又须重新开始过，」局长说：「而且我们不可能再得到这样的机会了。」

「是的，先生。」

「别出差错，因为我要让你指挥整个地面行动。」

「谢谢你，先生。」

罗渣离开房间。局长知道他的命令会很完满地被执行，就像任何美国职业法律保卫官员那样有效率。

「麦芝格夫人。」

「是的，先生。」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给我接通白宫的保安首长。」

「是的，先生。」

局长看下手表：七点十分。安鲁斯八点十五分才会到达。电话铃响起。

「耐先生的电话，先生。」

「史达，请你拨我的私人电话号码，同时确定别给别人偷听了。」

史达，耐了解哈特所说的意思。他即刻用了个特线电话打来。

「史达，我得马上会见你。老地方，不会超过三十分钟。紧急事件。」

他妈的够麻烦，耐想道。但哈特每年只作两三次的要求。他知道现在得把别的事情搁置在一旁。只有总统及司法部长才会比哈特更重要。

※ ※ ※

十分钟后，联邦调查局局长及保安队首长在联邦车站前的的士龙处相遇。他们没有坐进第一辆的士，他们坐进第七辆。

他们没打招呼而无言地坐进车内。艾略特驶着「马斯公司」的黄色的士在国会大厦绕圈子。局长说着话，保安首长聆听着。

※ ※ ※

麦可的闹钟在七时十五分把他吵醒。他冲浴刮胡子，同时想起他遗留在参议院的复印本，并且使自己相信即使是看了这些记录，他也不一定能指出是达斯德还是邓肯。他暗中感谢史蒂文参议员那间接的启发，致使他删除了保尔、杯耳及东顿三人的嫌疑。他会向任何能致使他消除对达斯德参议员怀疑的人感激不已。他开始同意了局长的分析——所有的嫌疑都指向达斯德。他的动机使人不得不相信，但……

麦可看下手表：时间还早。他坐在床边，抓着脚部的痒处：昨晚定是给什么东西咬了。他不断地回想他是否有遗漏了什么东西。

（一二四）

※※※  
七时二十分主席起床，点上他的第一支香煙。他记不起他是在几时醒来的。在六时十分时，他打电话给东尼。东尼已经起床，在等待他的电话。除非主席因紧急而急需车子，不然

他们今天不会见面。下一次他们通话是预定在九时三十分，那时他们得确证他们已各就各位。

主席搁下电话后，又打给酒店的房间服务处要了份早餐。他今天早上要从事的工作可不是空着肚子的人能干的。七时三十分后，马逊随时都会打电话来给他。或者他还在睡觉。经过昨晚的工作后，马逊应该得到休息。主席独自微笑起来。他走进浴室，打开花洒，冰冷的水花撒了出来。该死的酒店。一天六十元的房租，却没有热水供应。他浇着头，同时想起下来五个小时内要干的事。他仔细地回想着计划中的每一个细节，以免遗漏了任何琐事。今晚，肯尼迪已经死去，而他会有五十万美金存在苏黎世的瑞士联合银行，户口号码是A Z L 11-376921-B。这是他那些从事军火生意的朋友给他的一个小小的代价。而这些都是免税的。

电话铃响。他妈的。他淌着水走进房间，他的心激动着。是马逊。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晨二时三十分才从麦可的公寓处回来。他的任务已经完满执行。马逊多睡了一个小时。那他的酒店忘了叫醒他；现在的日子，你是不能信任任何人的。他一醒来，就打电话向主席报

到。

阮已准备妥当，安全地睡在吊重机顶上——他可能是他们中唯一还在睡觉的人。

主席——虽然淌着水珠——却感到很惬意。他放下电话回到浴室去。妈的，水还很冷。

※※※  
爱德华·肯尼迪到七时三十五分才醒来。他翻身，想回忆起他所作的梦，但总想不起来。他的心思游移着。今天，他要在参议院举行投票前，前往国会大厦为那枪枝管制法令作辩护，然后与这法令的支持者及反对者一起进午餐。既然法令已在委员会上被通过，所以他很有信心地全神贯注在今天参议院表决的战略上。到目前为止他还是得到多数的支持。他向背朝着他的微笑。这是个繁忙的会议期。他很想能早日去大卫营，这样他就能有更多的时间与家人会集。还是起身吧，整个美国都已经起身了，他想，而我还赖在床上……但是，这些已经起身的美国人，昨晚可没有像他一样得设宴招待那来自的四百磅重的国王。这国王将不会离开白宫，直到他被请出去。总统自己不敢肯定东哥国是在地图上的那一方。他只知道它在太平洋上，而太平洋是个大海洋。他让他的国务卿，亚比·柴耶去会谈，因为至少他知道东哥国的正确位置在那里。肯尼迪是在凌晨二时正才爬上床的。

(一二五)

他停止思索，把脚放到地面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总统的徽章——除了厕所卫生纸外，这徽章出现在所有的东西上。他知道他走过大厅进入餐厅吃早餐时，那儿已搁放了「纽约时报」的第三版，

「华盛顿邮报」的第三版，「洛杉矶时报」及「波士顿环球报」第一版的报纸，以备他阅读，而且在所有他的名字出现的地方，都被划了红线。还有一份昨天报纸的摘要。在他还没有穿上衣服前，他们把这些都搞妥了。他们是怎样弄的，他好奇地想着。他走进浴室，打开花洒，水的温度正恰好。他在想他最后该说些什么，才能使那些参议院的反对者同意而把枪枝管制法案立法成为法律。他的思潮被截断，因为他的肥皂擦不到他的背部。总统本身也得亲自做这种事啊，他想。

※※※  
麦可还有二十分钟就得去会见局长。他看下他的邮件——一个来自美国通运的信封。他没有把它拆开，而放在厨房的桌子上。

打着呵欠的奥马利正坐在一百码外的一辆「福特」车上。他松地地望着麦可离开公寓，正向后面车房的看守员谈话。奥马利及东逊都没有向任何人报告他俩在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昨晚曾被麦可抛掉了几个小时。麦可走向建筑的弯角处，顿时消失在那坐在蓝色「福特」车上的人的视野外。这并不使他担忧，奥马利在一个小时前查看了「马逊地」车的位置；那儿只有一

个出口处。

麦可转过了弯角时发觉到一辆红色的「飞霞」车，很像是伊丽莎白白的，他自付着，除了前面有块撞坏了的挡杆。他定眼一看，果然是伊丽莎白白的车子，而伊丽莎白正坐在里面瞪视着他。他打开车门，在她身旁坐下。他俩都沉默着，直到他俩不约而同地同时开口，而又尴尬地笑了下。她开了口，麦可沉默地坐着。

「我为昨晚的过份暴躁而来此向你道歉。我应该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我真的不希望你跟别的参议员的女儿睡觉。」她勉强挤出个笑容说。

「是我该向你道歉，丽，相信我。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今晚我们再见面，那时我会向你解释一切。在这之前，别问我什么，而且答应我，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今晚一定要跟我见面。过后要是你认为我不需要我，我答应你，我会平静地离去。」伊丽莎白点头同意了。「但我期望你别像上次那样突然地离去。」

麦可环抱着她，匆忙地吻了她一下；「不会再发生那晚的事了。我在等待着第二次的机会。」

他俩都笑了起来。他就要起身离去。我送你去上工可好，麦可？我就要前往医院，这样我们今晚也不必因两辆车子而伤脑筋。」

(一二六)

麦可迟疑了下：「也好，好主意。」他在猜想这会是个最后的陷阱。她转过屋角时，西蒙挥手叫他们停下来，公寓七号房的車子今早较迟些就会回来：「麦可，我把你的车子泊在路边，别担心，我会照顾着它。」

麦可递给他车匙。西蒙注视着伊丽莎白，咧咀微笑着：「你是不需要我的姐儿的。」

伊丽莎白把车子驶向第六街。一百码处，奥马利嚼咬着口香糖。

「我们今晚去那里吃晚餐？」  
「我们再回到那法国餐馆，再回到那晚的气氛去。这次我们得完成最后一章。」

我希望如此开始。「这是罗马最尊贵的人。所有的阴谋者，只有保护他……」麦可想着。

「这次我请客。」伊丽莎白说。

麦可接受了，同时回想起那还未拆开的美国通运的账单。这时交通灯转红。他们停下等候，麦可又开始抓他的脚，他感到些痛楚。

※ ※ ※  
那辆德士还在国会大厦绕圈子，而哈特向史达·耐的简述已接近尾声。

「我们相信当总统在国会大厦前钻出车子后，刺杀行动就会开始。如果你能安全地保护他进去，其余在国会大厦的事我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们会处理。我们会监视着所有建筑物的屋顶及所有可能用来射击的据点。」

「如果总统能坚持走上台阶，整个工作就会轻易些。自从一九七〇年卡特在宾夕法尼亚道散步以来……」他的声音逐渐恼怒起来：「哈特，为什么你不早些通知我？」

「这里头有些离奇古怪，史达。我不能告诉你详细的情形，但别担心，这些跟你保护总统的工作没有任何连系。」

「很好。我接受你的解释。你真的认为我的手下帮不上手吗？」

「不，只要你安全地保护着总统，我就很满意了。这样我更能放手地去逮捕那杂种。不可打草惊蛇。我要当场捉住凶手及他的武器。」

「我应否通知总统？」

「不，只须通知他这只是你一些新的保安措施，你得偶而试用下。」

「他有太多其他的事，他会相信的。」耐说。

「照着原来的路途及时间表，我会通知你一切，史达。我不要再有任何的风声透露。在总统的午餐会上我再跟你见面，那时我再向你作详细的报告。还有，今天总统的暗号是什么？」

「美丽叶斯。」

「天，我不敢相信。」

「你是告诉了我一切我应该知道的事，是不，哈特？」

「不。当然我没有，史达，你认识我，马道威利最小的弟弟。」

局长拍下艾略特的肩膀，德士就被驶回到刚才的德士行列中。这两位乘客钻出车子，向相反的方向走去。耐去乘地下火车回白宫，局长载了辆德士回调查局。两个人都没有回望。（一二七）

史达·耐真好命，局长想，至少他没受到这七天来的煎熬。现在这个会面已经过去了，局长对他自己的策略感到信心大增。他决定只有他及安鲁斯知道整个事件的秘密——除非他们能找到参议员确实

犯罪的证据。他要活捉凶手，让他们指认参议员。局长看下手表：及华盛顿行动室上的旧邮政局的钟楼。八时正，安鲁斯在十五分钟内抵达。他走进调查局的旋转门时，守卫焦急不安地站在他办公室外面向他敬礼。

「第四波道，先生，紧急找你。」

「接进来。」局长说。他连忙走进他的办公室，拿起分线电话筒。

「我是特工奥马利，从巡逻车打来，先生。」

「什么事，奥马利？」

「安鲁斯被杀掉了，先生，同时还有另一个人在车子里。」

局长顿时僵住，讲不出话来。

「你在听着吗，局长？」奥马利等待着：「我重复，你在听吗？局长？」

局长终于开口：「马上回来。」他放下电话。他的巨掌抓紧住安妮女皇型的桌面。手指紧握着拳，他的指甲紧戳进皮肤。血丝在皮肤上沁出，涂在桌面上。他呆坐在那里一阵子，然后他吩咐麦芝格夫人替他接通白宫总统的电话。他要取消所有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想。局长凝视着他。「怎么发生的？」他急促地问。

「他在车子内被炸毙了；我们相信还有人伴着他。」

「为什么？到底是怎样发生的？」

「一定是有颗炸弹被系在点火机处。它在我眼前爆炸起来，炸得一塌糊涂。」

「我才不管那些呢，」局长的声音逐渐高扬起来。这时，门被打开。

麦可·安鲁斯走了进来：「早安，先生。我希望没有打扰了你，我记得你说八时十五分。」

那两个人瞪住他。

「你已经死了。」

「什么，先生？」

「那么，是那一个行驶你的『马赛地』？」特工奥马利说。

麦可不解地瞪着他。

「我的『马赛地』？」他即刻说：「你是在说什么？」

「你的『马赛地』刚被炸得粉碎。我亲眼看到的。我的同事正在那里收拾残局；他报告说已找到个黑人的手臂。」

麦可倚靠住墙边。「那些杂种杀死了西蒙，」他愤怒地喊道：「这次不必叫格兰·南那来抽他们的筋，我要自己动手。」

「请你解释下。」局长说。

（一二八）

的行程，太冒险了。他静默地等候着。那些杂种击败了他。他们已经知道一切。十分钟后，特工奥马利抵达调查局，他直接被引进局长室。

我的天，他看来已八十岁了，奥马利

麦可镇静下来，面对他们两人。今早伊丽莎白·达斯德送我到这里，她来见我，她送我。他重复地说。

「西蒙移动我的车子，因为它是占了别人白天预订了的泊车处。那些杂种害了他。」

「坐下来，安鲁斯。你也一样，奥马利。」

电话响起。「是总统的幕僚长，先生。总统在两分钟内接听你的电话。」

「取消这电话，并向他们道歉，告诉马丁先生事不关紧要，我只是想预祝总统今天在枪枝管制法令的运气。」

「好的，先生。」

「所以他们认为你已经死去了，安鲁斯，他们已发出了他们最后一张牌，现在该轮到他们出牌了。你暂时还要死去一阵子。」

麦可及奥马利不解地互相对望了一眼。

「奥马利，回到你的车子去。你别跟你的伙伴提起什么。你没有看到还生存着的安鲁斯，明白吗？」

「是的，先生。」

「去吧。」

「麦芝格夫人，替我把公共联络部的主管叫来。」

「是的，先生。」

局长注视着麦可：「我刚才想起你。」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谢谢你，先生。」

「先别谢我，我正要把你置于死地。」

敲门声，然后比尔·甘走了进来。他是公共关系的模范人物，在这建筑物内穿着最体面的人。整天

挂着笑脸，一头每隔两天就要洗一次的浓发。他有点阴郁地走进来。

「你可听到我们一个年轻特工的死讯？」

「是的，比尔。即刻发出个文告，说一位不知名的特工今天早上被杀死，而你将在十一点时发出更完整的文告给报章。」

「在这之前他们会自究及询问我，先生。」

「让他们去向你发问。」局长尖锐地说。

「是的，先生。」

「在十一点时分，你再发表另一个文告说，那个特工还生存着……」

比尔·甘满脸诧异。

「……而较早的文告是错误的，那个死了的人是个年轻的车房看守员，跟联邦调查局没有任何连系。」

「但是，先生，我们的特工？」

「我想你会愿意会见那位已经是死了的特工吧。比尔·甘——这位是特工安鲁斯。不可泄露一个字，比尔。这个人在未来的三个小时内是个死人。如果我发觉泄露了消息，你就得去找份新的职业了。」

比尔·甘对此深信不疑。「是的，先生。」

「你把文告写好时，打电话给我，唸给我听。」

「是的，先生。」

比尔·甘疑惑不解地离去。他是个温蔼随和的人，虽然他感到不解，但他信任局长。

局长察觉到多少人是深信不疑，而他深信多少人的信任。他注视着麦可。麦可还浸没在西蒙作为他的替死鬼的震撼中——这是八天内的第二个人了。

「麦可，现在只剩下两个小时，

我们过去再去哀悼死者吧。你对昨天的报告还要增加些什么吗？」

「是的，先生。还活着是件多好的事。」

「如果过了十一点你还能活着，年轻人，我相信你会有个健康而又长的寿命。但我们还不知道是达斯德还是邓肯。你知道我是怀疑达斯德。」局长又看了下手表：八时三十分——只剩下九十六分钟了：「有什么意见。」

「先生，伊丽莎白是不可能参与了。她今早到来，救了我一命。如果她要我死的话，她就不会这样做了。」

「我接受你的意见，」局长说：「但这并不能洗脱她的父亲的嫌疑。」

「他当然不会杀死那个可能跟他的女儿结婚的人。」麦可说。

「你太感情用事了，安鲁斯。一个策划行刺总统的人才不会去关心他儿女的男朋友。」

电话响起。是公共关系的比尔·甘。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是的，请唸出来。」局长细心地听着：「很好。即刻向电台、电视及报馆发出这文告。在十一时再发出第二张文告，谢谢你，比尔。」局长搁下电话。

「恭喜你，麦可，你是唯一活着的死

人，而且跟马克·吐温一样，能够读到自己的讣告。现在，我得让你知道最近的形势。我已经派了三百个特工行动组监视着国会大厦及邻近的地区。在总统座车抵达时，整个地区外界隔离封锁。」

「你要让他到国会大厦去？」麦可震惊地说。

「细心听着，麦可。从九时开始我已派了六个特工监视着这两位参议员，而且他们每分钟都向我们报告这两人的行踪。在九时十五分，我们也要亲自走到街上去。那事发生时，我们将会在现场。既然我得肩负这个责任，我不如亲自出马。」

「是的，先生。」

内线电话响起。

「是苏门顿先生。他急着要见你，先生。」局长看下手表：八时四十五分。就如早先所答应的，正赶上时间。

丹尼·苏门顿冲了进来，看起来很喜悦。

他直截了当地说：「有一个手指纹正符合我们的罪犯档案。这是个拇指印，他的名字是马逊——拉夫·马逊。」

苏门顿拿出张马逊的相片，一张素描，及张放大的拇指印。

「有一点你是不喜欢知道的，先生，他是个前联邦调查局人员。」他把马逊的宗卷交给局长看。麦可看相片，是那个希腊正教神父，大鼻子，大下巴。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一个专业性的人。」局长及麦可不约而同地说。

「很好，苏门顿，即刻印上三百份的相片，然后送去给调查部的副局长——即刻进行。」

「是的，先生。」这手纹专家欣悦地急步走出。他们接受他的拇指纹的成绩。

「麦芝格夫人，给我接通罗渣先生。」

副局长打来电话；局长告诉了他一切情况。

「见到他时要逮捕他吗？」

「不，马。一旦发现他，监视着他，同时也别让你的人员惊动着他。如果他感到怀疑，他还可能取消一切行动。时时跟我保持联络，十时零六分才逮捕他。如有什么变更我会通知你。」

「是的，先生。你可通知了保安部队？」

「是的，我通知了。」他搁下电话。

局长又看下手表：九时零五分。他按了按钮，艾略特走进来。「那两个参议员在那里？」

「邓肯还在他亚历山大的住宅。达罗德离开了京斯顿正前往国会大厦，先生。」

「你留在这办公室内，艾略特，与街上的副局长及我保持着无线电的联络。别离开这房间。明白吗？」

「是的，先生。」

「我拿着我的手提对话机，用第四波段。我们走吧，安鲁斯。」他俩离开房间。

「如果有人找我，麦芝格夫人，把他们接进给我办公室内的特工艾略特。他知道如何与我联络。」

「是的，先生。」

几分钟后，局长及麦可走在宾夕法尼亚街道上，往国会大厦走去。麦可戴上他的黑眼镜，把衣领扯高。一路上他们经过几位特工的身边，没有一个向局长打招呼。

在宾夕法尼亚道与第九街的街角处，他们经过主席。主席正点上支香煙，瞥下手表；九时三十分。他走到人行道的边沿，脚下遗留着一堆香煙头。局长瞥下那些香煙头：乱抛垃圾，该罚款一百元。他们急步往前走。

「通话，东尼。通话，东尼。」

「东尼，老板。『布克』车已准备好了。我正从车上的收音机收听那位英俊的安鲁斯已经完蛋了。」

主席微笑起来。

「通话，阮。」

「准备好，等待我的讯号。」

「通话，马逊。」

「都准备好了，老板。四周有很多特工人员。」

「别担心，每次总统出门时，都有大把保安人员出动的。别通话，除非有紧急的难题。你们三个人都把无线电开着，我下次通知你们时，只是激活你们手表边的撼动器。那时你们只有三分钟四十五秒，因为那时肯尼迪正会在我前面经过。明白吗？」

「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了。」

主席关上无线电，再点上另一支香煙；九时四十分。

局长看到马提·罗渣坐在一部特别的巡逻车内，急忙向他走去。「一切都已控制着，马？」

「是的，先生。如果有任何人想干不轨的行动，他不能跑去半理之外。」

「很好，几点了？」

「九时四十五分。」

「好，你照顾着这里，我要到国会大厦去。」

哈特及麦可与副局长分手继续行程。

「艾略特跟局长对话。」

「通话，艾略特。」

「他们在马丽兰道及第一街附近，靠近卡菲雕像的地方找到了马逊，在国会大厦广场的西南角，在装修工场西部的前方一带。」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了。」

主席关上无线电，再点上另一支香煙；九时四十分。

局长看到马提·罗渣坐在一部特别的巡逻车内，急忙向他走去。「一切都已控制着，马？」

「是的，先生。如果有任何人想干不轨的行动，他不能跑去半理之外。」

「很好，几点了？」

「九时四十五分。」

「好，你照顾着这里，我要到国会大厦去。」

哈特及麦可与副局长分手继续行程。

「艾略特跟局长对话。」

「通话，艾略特。」

「他们在马丽兰道及第一街附近，靠近卡菲雕像的地方找到了马逊，在国会大厦广场的西南角，在装修工场西部的前方一带。」

「很好，监视着他，同时派五十个人到那个地区去，暂时别采取行动，通知罗渣先生，叫他的人员别惊动了马逊。」

「是的，先生。」

「他在国会大厦的那一边做什么？」

麦可轻声地说：「在西北角，你是射击不到国会大厦台阶上的任何人，除非你是在直升机上。」

「我同意，这很奇怪。」局长说。

他们抵达国会大厦前的警戒站。局长出示了他的身份卡，然后与麦可走进去。那一个国会大厦的警察再次检查他们；他不敢相信他正看到活生生的人物。是的，他是联邦调查局的局长泰生本人。

「对不起，先生，请进来。」

「艾略特跟局长对话。」

「什么事，艾略特！」

「保安部长找你，先生。」

「史达。」

「开路车辆现在已离开前门，朱丽叶斯在五分钟后出发。」

「谢谢你，史达。你好好干你那边的事吧。」

「别担心，哈特。我们会的。」

五分钟后，总统座车离开南门驶上大道。开路车辆经过站在宾夕法尼亚道及第九街街角的主席。他微笑起来。点上另一支香煙等候着。五分钟后，一辆庞大的「林肯」座车，车首两旁飞扬着旗帜，车门印着总统的图章，在主席前面经过。在他灰黑色的玻璃窗内，他看到车后座坐着三个人影。一辆被称为「枪车」的车子跟随着总统座车后面，里头坐着保安人员及总统的私人医生。主席擦下他手表上的按钮。撼动器在他手腕处震动着。十秒钟后，他关掉撼动器，走过一条街，截住一辆德士。

「国际机场。」他对德士司机说，他的手指在衣袋内拿着他的机票。」

马逊手表上的撼动器震荡着他的皮肤。十秒钟后，它停止下来。马逊走向建筑工场旁，弯下身子繫紧他的鞋带。

阮开始除去胶带，他庆幸能开始行动了；他在那里已经躺了一整夜了。他把望远镜装上枪管。

「副局长跟局长通电话。马逊正走向建筑工地。他现在停步繫紧他的鞋带。建筑工地上没有人，我已通知直升机去调查，那里有一架看来是荒废了的起重机。」

「很好。等到最后一分钟才行动。总

统的座车抵达时我会通知你，你必须活捉他们。叫国会大厅屋顶上的特工戒备。」

局长似乎松了口气地转向麦可：「我想一切都会顺利的。」

麦可眼望着国会大厦的台阶。「你看到吗？达斯德参议员及邓肯参议员都在欢迎总统的队伍中？」

「是的，」局长说：「两分钟后车子就要到来，即使我们不知道是那一个参议员，我们也会捉到其他的凶手。我们过后会叫他们开口，第一下——有点不对劲。」

局长从他衣袋里掏出几张打着密麻麻的字的纸张，匆匆忙忙地扫视着。

「是了，正如我所想到的。总统的详细日程表上写着达斯德会发表个特别安排的演说，但他不会跟总统出席午餐会。很奇怪；我很肯定所有的反对党领袖都有被邀请出席午餐会，为什么达斯德不出席呢？」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不，先生，『我常常跟我父亲在星期四那天共进午餐』。」

「麦可，座车在一分钟后就要抵达了。」

「是邓肯，先生，是邓肯。我真是个大蠢虫——星期四，二月二十四日，在乔治市。我一直以为二月二十四日不是星期四。那天达斯德跟伊丽莎白共进午餐。『我常常跟我父亲在星期四那天共进午餐』。这就是他在那天被人看到出现在乔治市的原因，一定是了，错不了。」

「你肯定吗？你怎么能肯定？可能性不大吧？」

「是邓肯，先生，不可能是达斯德。第一天时我就该发觉了。天，我真笨！」

「好，麦可，赶快到上面去，监视住他的每一个行动，不管在怎样的情况下，准备逮捕他。」

「是的，先生。」

「罗渣。」

副局长联络着：「先生？」

「座车已抵达，即刻逮捕马逊；查看下国会大厦的屋顶。」局长望向天空：「噢，我的天，不是从直升机，是那架他妈的吊重机。一定是那吊重机了！」

「没有什么奇怪的，先生，他常常在星期四跟他女儿共进午餐。我的天！『我常常跟我父亲在星期四那天共进午餐』。」

「是的，麦可，你说第一次时我就听到了。」

(一三三)

※※※  
阮把那黄色的来福鎗托在肩膀上，瞄视着总统的座车。他在枪管上用了条细线绑了支羽毛，这是他在越南时从美国人那里学习到的技巧——没有风。漫长的等候已到尽头。邓肯参

议员站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从那三十强力的烈菲望远镜内，他可以看到在那个人头额上泌出的汗珠。

总统的座车在国会大厦北面停下来。一切都照着计划进行。阮把望远镜瞄准着车门，等候肯尼迪出现。两个保安人员钻了出来，向人群扫视着，等候第三个人出现。没有动静。阮望向参议员出现。参议员紧张而又茫然。回望到座车，肯尼迪还是没有出现。他去了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他再看一下羽毛；还是没有风。他再望向总统的座车。天，吊重机在移动，而肯尼迪并没有在车子里。马逊一直以来是讲对了，他们已知道一切。阮急忙实行紧急计划；只有一个人会连累他们，而且他一定会这样做的。他移动枪管瞄向国会大厦的台阶。头额上一寸半的地方。他按扣下扳机一次……两次，但第二次他已不能瞄准，在一瞬间，他已不能再看到国会大厦的台阶。他从在移动着的吊重机望下去，五十个穿着深色衣服的人员包围着他，五十支枪指着他们。

麦可距离邓肯参议员还有一码之遥时，他听到邓肯喊叫，然后倒下。麦可连忙扑向他，第二粒子弹擦到他的肩膀。在台阶上的参议员及官员一阵慌乱。欢迎行列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总统先生。」

「但这不是通常前往国会大厦的路线。」

「不是，先生。我们从宪法道去罗索大厦。我们听说国会大厦那边有些问题，好像是些示威行动，是国家来福枪协会。」

「而我要避开他们，像个懦夫，是不是？史达？」

「不是的，先生。我要把你从地窖道送上去，这是为了你的方便，及考虑到保安问题。」

「这就是说我要乘坐那该死的地下车。即使我是参议员时，我也情愿在外面行走。」

「我们已清除了整条路线，先生。你会准时抵达那里的。」

总统埋怨着望出车窗，这时一辆救护车从相反的方向急驰而过。

邓肯参议员在抵达医院前死去。麦可裹了伤口，麦可看下手表，笑了起来。十一时零四分——他就要复活了。

「你的电话，安鲁斯先生。」

「麦可吗？」

「是的，先生。」

「我听说你没事，很好。很遗憾地通知你，参议院为了哀悼邓肯参议员而休会。总统感到震惊，但他认为这正是时候来讨论有关枪枝管制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提早去进午餐。可惜你不能来参加。我们提到三个人——马逊，一个越南的枪手，及一个叫索尼·罗拉狄多的流氓。可能还有更多人，我以后再告诉你。谢谢你，麦可。」

队伍连忙退进里面。三十位联邦调查局人员急速移动。局长是唯一站在台阶上的人。镇定地静站着，朝那吊重机望去。

「史达，我们是去那里？」

「去国会大厦，

总统先生。」

「但这不是通常前往国会大厦的路线。」

「不是，先生。我们从宪法道去罗索大厦。我们听说国会大厦那边有些问题，好像是些示威行动，是国家来福枪协会。」

「而我要避开他们，像个懦夫，是不是？史达？」

「不是的，先生。我要把你从地窖道送上去，这是为了你的方便，及考虑到保安问题。」

「这就是说我要乘坐那该死的地下车。即使我是参议员时，我也情愿在外面行走。」

「我们已清除了整条路线，先生。你会准时抵达那里的。」

总统埋怨着望出车窗，这时一辆救护车从相反的方向急驰而过。

邓肯参议员在抵达医院前死去。麦可裹了伤口，麦可看下手表，笑了起来。十一时零四分——他就要复活了。

「你的电话，安鲁斯先生。」

「麦可吗？」

「是的，先生。」

「我听说你没事，很好。很遗憾地通知你，参议院为了哀悼邓肯参议员而休会。总统感到震惊，但他认为这正是时候来讨论有关枪枝管制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提早去进午餐。可惜你不能来参加。我们提到三个人——马逊，一个越南的枪手，及一个叫索尼·罗拉狄多的流氓。可能还有更多人，我以后再告诉你。谢谢你，麦可。」

(一三四)

在麦可回答之前，电话已被挂上。

下午七時正

那天下午麦可去参加了西蒙的葬礼，并向那对痛苦的父母致哀：他们有五个孩子，但这并不能减轻他们的哀痛，他们的

悲郁使麦可觉得生命之可贵。那天下午七时他来到乔治市。

伊丽莎白穿着他第一次遇到她的衣服——红色绸衬衫及黑裙。她迎接他。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的父亲刚来电话，告诉我你救了一个参议员的命。你去那里做什么？我父亲对射击事件感到非常不满。你为什么一直跟踪着他？他有没有危险？」

麦可正视着他。「不，他没有参与。让我们再开始吧。」

她依然不明白。他们抵达餐馆时，那侍者张开手臂迎接他们。

「晚上好，安鲁斯先生，真高兴再见到你。我不记得你有订座位。」

「不，是以我的名字。达斯特德医生。」伊丽莎白说。

「哦，是的，医生，当然有。请跟我来。」

他们要了鲑肉，牛排及两瓶酒。

※ ※ ※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一路上麦可唱着歌回家。他们抵家时，他紧捉住她的手，走进那黑暗的起居室。

他们倒在沙发上。

「你喝醉了。」

「等着看。」他

吻着她的咀唇久久不

放，并开始解开她衬衫的钮扣。

「你真的不要来些咖啡吗？」她戏弄地说。

「是的，我不要。」他轻轻地把手伸进她的裙内拉起……

「来些音乐吗？」她轻声说：「一些特别的。」伊丽莎白按下音响系统的按钮。

又是仙纳杜拉，但这次的歌可是唱对了：

这是地震，或只是个简单的震撼，

这是真的龟肉汤，还是仿造品，

这是鸡尾酒，这种欢愉的感受，

还是我真正的感觉？

这是永恒呢，还是嬉戏？

这是我看到的卡那达，还是艾柏里公园，

这只是个不值得怀念的梦幻，

还是一个……长……远……的爱？

她靠在麦可的怀中。

「你要告诉我今天的事吗，麦可？」

「等下，达玲。」

他脱掉他的衬衫。伊丽莎白看到他肩膀上的绷带。

「这就是你今天工作时受到的伤？」

「不，这是我以前的爱人所咬的地方。」

「我希望她比我有更长的时间。」

他们逐渐移近。

(一三五)

他把电话筒拿起——今晚不行，朱丽叶斯。

「我不能接通，先生。」艾略特说：「只是在通话的讯息。」

「再试一下，再试一下。我知道他在那里。」

「我接通接线员可好？」

「好的，好的。」局长不耐烦地说。

局长等候着，他的手指在安妮女皇时代的桌子上敲打着，眼睛却瞪视着上面的

血污，猜想着它怎么会沾上了。

「接线员说电话筒已被拿掉了，先生。要不要叫她发出嘟嘟声，这样会引起他的注意。」

「不必了，艾略特。你可以回家了。我明早再打电话给他。」

「是的，先生。晚安，先生。」

他得离去——回去俄亥俄州或任何地方，局长想着，同时把灯火扭熄，然后回家去。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一日星期五

上午七時正

麦可最先醒来；可能是由於陌生床的缘故。他翻身望向伊丽莎白。她从来没有

化妆，而今早，就像其他的日子一样美丽，她卷着的黑发复盖在裸露着的颈项。他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轻柔地抚摸着。她蠕动了下，翻身，轻吻下他。

「去刷你的牙齿。」

「真是罗曼蒂克的开始呵。」他说。

「你回来时我就起身了。」她呻吟着说，舒展着她的四肢

麦可走进浴室，想着以后他的东西该挂在那里。他回到卧室时，发觉电话筒还没有挂上。他看下手表：七时零五分。他爬上床去，伊丽莎白溜了下来。

「等下。」她说。

电影上不是这样的，麦可付道。

她回来，在他身旁躺下，过了会儿她说：「你的下巴刺痛了我。你不上一次我们见面时那样刮得很清洁。」

「那天傍晚我很细心地刮，」麦可说。

「奇怪，我真不明白一些事情，它跟我想像的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他故意大声地说：「在电影上不是这样的。你知道被控告强姦一个死了的女人时，法国人怎么说？」

「不知道。」

「并没有发觉她已经死了；我以为她是个英国人。」

「别担心，麦可，我可是个热血的美国人。」

「我相信你。」

过后她问麦可早餐要吃什么。

「嗯，在你这旅店可有麦片？」

「还有燻肉及蛋，」她说：「等下你也会收到账单，而本机构不接受美国通信用卡来付账的。」

(一三六)

麦可扭开花洒，水的温度正恰当。「我想，我们一起冲浴吧。」伊丽莎白说。「我从来没有跟医生冲浴过。早餐准备好时请通知我。」麦可在花洒回答，同时以走调的声音唱着「长远的爱」。

一只修长的手伸进来关掉热水龙头。歌声静止，看不到伊丽莎白在何处。麦可急忙穿上衣服，然后把电话筒挂上。电话即刻响起，伊丽莎白走了出来。麦可要回到床上去。她提起电话：「早安。是的，他在这里。是你的电话。我想是个妒忌的情人。」

她穿上衣服，走向厨房去。「麦可·安鲁斯。」「早安，麦可。」「噢，早安，先生。」「从昨晚八时开始，我一直在找你。」

「噢，是吗？先生。我以为我在渡假中。如果你查下华盛顿行动室的值日簿，我想你会看到我已签出渡假了。」「是的，麦可，但你的渡假将受到打扰，因为总统要见你。」「总统？」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美国的总统。」

「先生，他为什么要见我？」「昨天，我杀死了你，但今天我使你成了英雄，而他要对你冒险抢救邓肯参议员之举向你表示赞扬。」

「什么？」「你最好读下今早的报纸，现在我不能讲，以后我再向你解释。」「在那里，先生，什么时候？」「你会被通知的。」电话被挂上。麦可搁上电话筒，回想着刚才的对话。他正要问伊丽莎白早报是否已被送来时，电话又响起。「你接下电话，达玲，麦可。现在你的情人都在这里了，所以一定是你的电话。」

麦可提起电话筒。「安鲁斯先生吗？」「是的。」「请等下，总统就要跟你谈话。」「早安，我是爱德华·肯尼迪。我想知道在今早十点钟时你是否有空来白宫一趟。我想会见你。跟你聊聊。」

「我感到很荣幸。先生。」「我等候你，安鲁斯先生，我想会见你，亲自向你道贺。你来到西门时，罗夫先生会在那里等你。」「谢谢你，先生。」这是报章常报导的传奇性的电话。局长刚才是在调查他在那里。是不是总统自昨晚八时以来一直在找他？「是谁？达玲。」「美国总统。」

(一三七)

「告诉他你会回电；他常常打电话，他也常常等人家的电话。」

「不，我是认真的。」「是啊，亲爱的。」

「他要见我。」「是啊，达玲，

在你家里还是他的家？」

麦可走进厨房吃麦片。伊丽莎白拿着「邮报」走进来。

「你看，」她说：「这是官方消息。你不是恶棍，你是个英雄。」

头条新闻写着：邓肯参议员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被射杀。

「真的是总统吗？」她说。「是啊，亲爱的。」

「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说了，但你又不相信。」

「对不起。」伊丽莎白说。「我爱妳。」

「我也爱你，但希望不要每个星期都发生这样的事。」

她继续读着报纸。麦可嚼着麦片。「麦可，为什么有人要谋杀邓肯参议员呢？」

「我不知道。『邮报』怎么说呢？」「他们还找不出原因；他们说他在国内国外都有很多敌人。」她开始唸出新闻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报导：「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邓肯参议员昨天早上十时零六分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被刺客开枪射杀。射杀事件是发生在肯尼迪总统抵达之前的几分钟。总统是在作对枪枝管制法令的最后呼吁。昨天参议院本来要对此法令进行投票。显然地，保安部队知道在国会大厦台阶附近有示威行动，所以把总统的座车驶往罗素参议院办公室大厦。」

「子弹直接射进邓肯参议员的头脑。他在抵达华屋·威尔逊医药中心时即被证实已死亡。第二颗子弹擦伤联邦调查局里廿八岁的特工麦可·安鲁斯的肩膀。他当时扑向参议员，想抢救他一命。安鲁斯接受治疗后即离院。」

「官方没有解释在刺射事件发生前几分钟，为何有一辆没有总统的总统座车抵达国会大厦的台阶前面。」

「副总统班伯斯宣布参议院为哀悼邓肯参议员而休会。国会也通过休会七天。」

「总统经过罗素大厦的地下轨道抵达参议院时，听到有关邓肯参议员被射杀的新闻，他受到震憾，但他宣布午餐宴会继续进行，以便讨论枪枝管制法令，同时也建议所有出席的参议员为他们死亡的同事而默祷一分钟。」

「总统继续说：『我知道大家都为刚发生的恐怖悲剧事件所震撼及哀伤，这宗没有理智地射杀一个美好、清廉的人的案件应该使我们加强我们的决定，大家一致团结在一起，使我们不能轻易取得军火，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安全。』」

「总统预定在今晚九时向全国致词。」

(一三八)

「现在你知道一切了，丽。」  
「我什么都知道。」她说。  
「我自己本身也知道得不多。」麦可承认。  
「和你生活在一起会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麦可在十点钟前抵达。他只来得及回家换套新鲜的衣服就赶来。  
「早安，局长。」他轻快地说。  
「早安，麦可。」  
「幸好你及时赶来。」他嘲弄地说：「这位是总统的新闻秘书，

「谁说我要跟你生活在一起？」  
「我想你一定认为你已得到你所要的了。」

※ ※ ※  
在福丹尼比华酒店的游泳池旁坐着一个男人，他正读着「迈阿密快报」，喝着咖啡。邓肯参议员已死亡，这至少使他安全些。阮尽了他的责任。  
他啜下咖啡，有点烫口，但不要紧，他并不急着去那里。他已经发出新的命令：他不能再冒险。阮在晚上时就会死去；这早已安排好了。马逊及东尼会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这是他那个从来不曾使他失望过的律师向他这么保证，而他暂时也不能去华盛顿。他轻松地倒在沙滩椅上，让迈阿密的阳光使他温暖。他点上另一支香烟。

※ ※ ※  
九时四十五分，局长抵达白宫处，遇着总统的新闻秘书哈利·罗夫。他们一边等候一边闲聊。局长向新闻秘书提起特工安普斯·罗夫专心听着。

哈利·罗夫先生。」

「早安，先生。」麦可说。  
罗夫开口：「请你们来我的办公室，我们在那里等候。总统正在录影今晚他向全国电视发表的演词。在十一时十五分他就要飞往大卫营。我想，你跟局长有十五分钟的时间会见他。」

哈利·罗夫带他们走进他的办公室。这是在西厢的一个大房间，从窗口望出，可看到玫瑰园美丽的景致。一张约翰·罗拔及爱德华·肯尼迪的相片挂在桌子后面的墙壁上。

「来些咖啡吧。」罗夫说。  
「来些别的吧。」麦可低声道。  
「什么？」罗夫问。  
「没什么。」

局长及麦可在舒适的椅子坐下，他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挂在墙壁上的一张宽大的电视控制器的银幕。上面正映现出椭圆形办公厅内的情形。

总统的鼻部正被扑上粉，以便他上镜头发表演词，电视人员在他周围移动着。罗夫在听电话。

「加拿大广播公司及国家广播公司准备好了，哈利，但美国广播公司还在装置他们的机械。」一个亢奋的女声说。

罗夫在另一条电话线上找到美国广播公司的制片。

「赶快些，海利，总统不是整天闲着的。」  
「哈利。」  
肯尼迪在银幕上出现。他抬起头。「什么事，总统先生？」  
「美国广播公司在那里？」

「我在催他们，总统先生。」  
「催他们？他们已得到四小时的预先通知。」

「是的，先生，他们就要来了。」  
海利·那丹，美国广播公司的制片在银幕上出现：「我们现在准备好了，先生。五分钟内可以开始录影了。」

「很好。」肯尼迪看下手表说。十时十一分。数字变更——映现出他心跳的速度——七十二；正常，他想。数字又变更，这次映现出他的血压——140/90；高了一点；这个周末他该给他的医生检查下。这数字又隐去，出现时间：十时十二分。总统最后一次演习下他的演词的开头句子。今早在床上他已演习了整篇演讲稿，而且感到很满意。

麦可。X X X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 譯



「是，先生。」  
「我要你在今天下午回到华盛顿行动室向格兰·南那报到。」

「是，先生。」  
「然后我要你去渡假。我是指真正的渡假，直到五月为止。艾略特先生在五月

底会离开我，去哥伦比亚行动室当特工主管的职位。我要你顶替他的工作，而且还要你做我的私人助理。」

麦可吃了一惊：「非常谢谢你，先生。」  
「他的五年计划完蛋了。」

「你说了一些什么，麦可？」  
「没什么，先生。」  
「麦可，在私底下，如果我们以后要在一起工作，你可以不必再称呼我「先生」的了；不必这样。你可以叫我哈特或哈拉狄奥——随便那一个。」

麦可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觉得我名字好笑吗，麦可？」  
「不，先生。我只是赢了3516元。」

「试声：一、二、三。响亮而又清楚，请你发声试试，总统先生。」在场的制片说。

「玛丽拥有一头小羔羊。」总统清晰地说。

「谢谢你，先生。很好，开始吧。」

所有的摄影机照射着总统。总统坐在他的桌后，阴郁而又严肃。

「可以开始了，总统先生。」  
总统望向第一摄影机的镜头。

「各位美国同胞，我今晚在椭圆形办公厅这里，为邓肯参议员在国会大厦台阶上被人血腥地射杀事件而向你们发表谈话。罗拔·艾华拉·邓肯是我的朋友及同事。他的去世使我们感到很大的损失。我向他

的家族致以哀悼。这件恐怖的事件使我更加决心在国会复会时通过严加控制私人拥有及售卖枪械的立法。为了纪念罗拔·邓肯参议员，我会这么做，不会让他这么平白地死去。」

局长望向麦可；他俩都没有说话。总统继续说下去，解释枪枝管制的重要性，及这种措施为何需要全美国人民的支持。

「而现在我要让你们，我的同胞们，向上天感谢美国还能生产出情愿冒他们生命危险而出任公仆的人。谢谢你们，晚安。」

摄影机的镜头转向总统徽章。然后室

## 我們該通知總統嗎？

傑·菲利·艾察著  
陳欣譯



外摄影队接过镜头，映向降了半旗的白宫建筑。

「接着是新闻摘要报道，海利。」一个女制片人说。

「我们再重映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总统在椭圆形厅，

局长和麦可在哈利·罗夫的办公室内看着重映。拍得很好。如果肯尼迪被重选，枪枝管制法令一定被通过的。麦可想。

侍从长在哈利·罗夫的门口出现。他向局长说：「总统邀请你及安鲁斯先生前往椭圆形办公厅会见他。」

他俩站起来，沉默地跟着他走过西厢的云石走廊，经过一些前总统，及他们的妻子的画像，及一些美国历史上重大事件的绘画。他们经过林肯的半身铜塑雕像。他们抵达东厢时，他们在椭圆形办公厅的巨大白色半圆形的门前停下。上面高挂着总统的徽章。一个保安人员坐在大厅上的一

张桌子后面。他抬头看下侍从长，两个人都没有说话。麦可看到保安人员的手伸向桌底，然后听到「咭」一声。那徽章随着门打开来。侍从长还站在进口处。

有个人正在除下系在总统领带上的小麦可风。一个年青的妇女正在替他抹去粉底。电视摄影队已经离去。侍从长通报道：「总统先生，联邦调查局局长，哈特·泰生先生及特工麦可·安鲁斯到。」

总统在房间另一端站起来，等着迎接他们。他们缓慢地向他走去。

「麦可，」局长吸了口气说。

「什么事，先生？」

「我们该通知总统吗？」

(一四一·完)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

皇冠圖書第八九六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一三一

---

**要不要告訴總統**

**SHALL WE TELL THE PRESIDENT?**

---

原 著：JEFFREY ARCHER

譯 者：陸 欣

---

發行人：平 鑫 沛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電 話：7003422

出版經理：張 杜 國

出版者：皇冠出版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政劃撥10426帳戶

電 話：7003422

登 記 證：局版台榮字第1069號

---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友勳

趙南心、曹 菁、陳楚華、金國芳

林靜華、林少宏、許新倫、吳國光

湯新華、李維宣、葛馬娜、謝瑞芳

編輯顧問：陳星華

策 劃：張寄青

美術設計：吳聖人、楊茗翠

校 對：曹馬娜、劉秋斌、鮑秀珍

---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7071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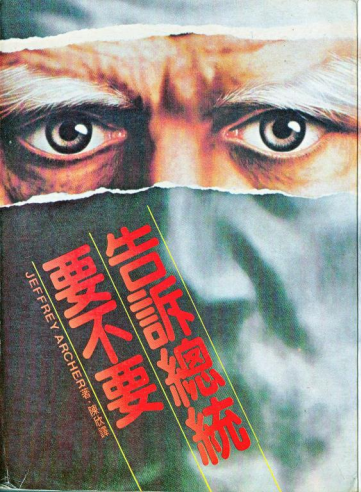
---

第一版：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四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盜印必究

---

NT\$1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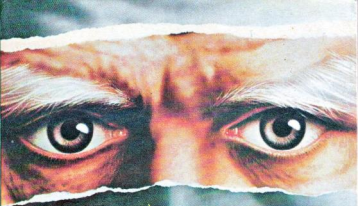
本書原著者  
傑弗瑞●亞契爾

傑弗瑞亞契爾  
暢銷金榜鉅著

演繹女子

要不要告訴總統

HK\$20.00



# 告誡總統 不要娶

JEFFREY ARCHER 著 · 歐達譯